## 第一章：腐朽的序曲

马车每一次颠簸，都像一根冰冷的钢针，狠狠刺入瓦勒留斯（Valerius）的太阳穴。他在半梦半醒的混沌中挣扎，意识是暴风雨中一豆随时可能熄灭的烛火。这不是旅途的疲惫，而是一种更深层、源自灵魂的痛楚，几乎要将他的理智碾碎。他仿佛能听见远方妹妹艾拉拉那日渐微弱的呼吸声，与车轮碾过石板的“咯噔”声重叠在一起，变成了这场献祭之旅中催促他走向祭坛的倒计时。

唤醒他的并非颠簸，而是气味——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在腐败中达成诡异和谐的气味，不容分说地灌满了他的鼻腔，仿佛要将他的肺腑也一同染上这城市的颜色。

一种是经年不散的湿腐气息，如同整座城市都被浸泡在发霉的棺木里，连空气都成了可以触摸的、带着霉斑的陈年丝绒。这气味让他想起祖父仓库里那些被遗忘的香料，但此刻，它们不再代表财富，只象征着无可挽回的腐朽。另一种，则是渗透在前者之中的血腥味，带着一丝铁锈般的甜腻，像是屠宰场隔着几条街飘来的余韵，新鲜而残忍。

瓦勒留斯终于睁开眼，眼皮沉重得如同铅铸。他习惯性地用审视的目光打量周遭，但窗外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一种源自心底的战栗。一片能吞噬光线的浓雾，像一头无形的巨兽，正贪婪地啃噬着街道的轮廓。哥特式的尖顶建筑在雾中扭曲成骇人的剪影，沉默地刺向一片永远看不到太阳的、淤青色的天空，仿佛一具具被遗弃的神明骸骨。偶尔，他能瞥见一扇紧闭的窗户背后，有微弱的烛光一闪而过，随即又被更深的黑暗吞噬，像溺水者最后的挣扎。

石板路的缝隙里，暗红色的液体正在缓缓渗出、汇集。它们蜿蜒成一道道细小的溪流，在昏暗中闪烁着如同碎浆果般的诡异光泽。

“这座城市……在流干自己的血。”瓦勒留斯在心中默默地低语，一种生理性的恶心感涌上喉头。

就在这时，马车经过一条狭窄的巷口。一阵极其微弱、却又清晰可辨的婴儿啼哭声，从巷子深处的浓雾中传来。那哭声凄厉而无助，足以勾起任何旅人心中最柔软的怜悯。瓦勒留斯下意识地侧过头，想要看得更清楚些。

“别多看，外乡人。”

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前方飘来，像是两块墓碑在互相摩擦。瓦勒留斯向前望去，只能看到一个被沾血斗篷包裹的佝偻剪影，几乎与前方的浓雾融为一体。那是赶车的老头，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头，仿佛只是在对前方的浓雾自言自语。

“到了亚楠，就得像个本地人一样思考。”老头的声音在狭窄的车厢里回荡，带着一丝不祥的告诫，“想活下去，就得懂这里的规矩。第一条——别追着哭声走，尤其是在小巷里。那不是婴儿，是诱饵。是钓鱼的，钓的是你这种多管闲事的外来者。”

瓦勒留斯心中一凛，收回了目光。“一个会让你尸骨无存的陷阱。”他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条准则。

马车继续前行，车轮碾过一具倒在路边、半边身体已经融入石板的干瘪尸体。尸体的手中，还紧紧攥着一个空空如也的棕色小药瓶。

“第二条，”老头的声音再次响起，“别信那些该死的血疗。一开始，它确实能治好你的病痛，像神明赐予的奇迹。但它的恩赐……需要用你的理智来偿还。时候到了，那玩意儿只会让你脑子里长满眼睛。”

瓦勒留斯没有作声。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触摸到了一枚小小的、用丝绸包裹的银质铃铛。那是艾拉拉最喜欢的玩具，他临行前，妹妹将它塞进他的手里，虚弱地说：“哥哥，如果你迷路了，就摇摇它，我会听到。”此刻，这枚冰冷的铃铛，是他对抗这个疯狂世界里所有诱惑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它提醒着他，他为何而来。

马车驶过一处坍塌的雕像时，老头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浓雾似乎比刚才更浓了，一轮模糊的、几乎看不清轮廓的月亮，在淤青色的天空中若隐若现。

“还有……最后一条。”老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怕被天上的什么东西听到，“午夜之后，千万、千万别抬头看月亮。会看见不该看的东西。看见了，你就再也不是你了。”

车厢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剩下车轮碾过湿滑石板的单调声响。瓦勒留斯的手指在商人外套的内袋里，轻轻摩挲着一块冰冷的银质怀表。那是他家族传承的信物，代表着秩序与精准。但在亚楠，时间似乎早已失去了意义。这块怀表，更像是一个象征，提醒着他，在这场疯狂的旅途中，他唯一属于“过去”的、尚未被污染的，只有他自己。

终于，老头似乎觉得自己的告诫已经足够。他从座位底下摸出一个皮囊，灌了一口，浓烈的麦酒味驱散了些许腐臭。他用手背擦了擦嘴，语气缓和了一些。

“看你的打扮，是个过路的？”

“是的，来找一样东西。”瓦勒留斯回答，声音沉稳。

“呵，亚楠欢迎任何人。”老头干笑了一声，“只要你搞清楚，这里流通的货币，不是金币，是‘勇气’和‘秘密’。”

马车开始缓缓减速，前方，一扇锈迹斑斑的巨大铁门的轮廓，在浓雾中浮现。

“我们到了。”

## 第二章：血的契约

马车在一扇锈迹斑斑的巨大铁门前停了下来，突兀的静止让瓦勒留斯向前踉跄了一下。这铁门像是一座被遗弃了数个世纪的陵墓大门，用料考究，做工精良，但如今只剩下被岁月和血污侵蚀后的残破。门楣之上，用古亚楠语雕刻着“中心广场”的字样，但大半已被扭曲的藤蔓所缠绕。那些藤蔓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灰黑色，仿佛是从这座城市的腐烂血肉中生长出来的。

“下车吧。”赶车的老头终于动了动，他推开车门，一股更浓烈的湿气与血腥味涌了进来，“你的旅程，从这里开始。至于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哦，亚楠没有明天，只有更深的夜晚。”

瓦勒留斯没有立刻下车。他从怀里摸出一枚陈旧的银币，递了过去。这是他的习惯，一种近乎固执的、试图在混乱中维持秩序的本能。

老头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他没有接，只是摇了摇头：“在这里，这东西买不到一滴干净的水。留着吧，外乡人。或许……它能让你在某个夜里，想起自己还是个人。”

说完，他不再理会瓦勒留斯，自顾自地赶着马车，准备调头。

瓦勒留斯收回银币，走下马车，双脚踩在湿滑的石板上。他下意识地将手按在腰间，隔着厚重的外套，感受着那柄猎人弯刀冰冷的轮廓。

这柄刀，是他此行唯一的信物，也是束缚他的第一道枷锁。

他清晰地记得，在一个月前，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那位自称“梦境信使”的神秘人是如何找上他的。他当时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堆毫无希望的医学报告发呆，那人就像一个没有实体的影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房间的角落。

那人穿着信使的制服，脸上却缠满绷带，只露出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看他时就像在端详一件即将入土的货物。

“瓦勒留斯先生，”信使的声音干涩而平淡，仿佛在宣读一份早就拟好的判决书，“您的请求，我们收到了。关于‘苍白之血’，亚楠是唯一能找到它的地方。但这趟旅程，九死一生。您……确定要签下这份血的契约吗？”

信使没有索要任何报酬，而是将这柄造型奇异的弯刀，连同它的刀鞘，放在了他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

“这是‘猎人契约’的信物，”信使解释道，“握紧它，就等于您接受了这份契约。契约规定，只要您还握着它，就算在亚楠死去，您的意识也能从一个名为‘猎人梦境’的中转站里重新归来。那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是为像您这样执着的灵魂提供的……庇护所。”

瓦勒留斯清楚地记得，当他颤抖着手，握住那柄冰冷的弯刀时，窗外的雾气似乎都随之浓重了几分。信使在他耳边补充了一句，那声音轻得像是耳边的幻听：

“但是，瓦勒留斯先生，请记住，每一次死亡，都会让您的灵魂被噩梦啃出一个洞。洞太多了，您的‘自我’就会被彻底清空。到那时，这份契约……也就自动到期了。”

灵魂上的洞……瓦勒留斯苦涩地想。为了他远在家乡、生命正像一本被水浸透的书页般日渐枯萎的妹妹艾拉拉（Elara），他的灵魂就算被啃成一张破网，也必须找到传说中的“苍白之血”。他曾以为世间万物皆有其价码，只要付出足够代价，就能换取奇迹。但现在他明白，亚楠，这座被诅咒的城市，它想要的不是交换，而是吞噬。

他回头看时，那辆破旧的马车已经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驶入浓雾，转瞬间便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存在过，也从未被记入任何账簿。

现在，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与这座垂死的城市四目相对。

他深吸了一口混合着腐败与血腥的空气，像是品尝一杯昂贵却致命的红酒。他走到那扇沉重的铁门前，冰冷的金属触感从指尖传来。这一刻，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做生意时，父亲对他说的话：“瓦勒留斯，记住，推开每一扇门之前，都要想清楚，你准备为门后的东西，付出什么。”

为了艾拉拉，我愿意付出一切。

他不再犹豫。

他推开了门。

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像是在为一位新的赌徒，拉开通往地狱赌场的帷幕。

## 第三章：会说话的尸体

瓦勒留斯迈入广场的瞬间，脚下的石板路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哒”声。

声音非常细微，像是有人在石板之下，用长长的指甲不耐烦地抠着石头。他立刻停下脚步，侧耳倾听，甚至屏住了呼吸。多年来游走在危险边缘的经历，让他拥有了如猎犬般敏锐的直觉。那声音停顿了半秒，似乎也被他的突然静止所惊动，随后又继续响了起来，固执而有节奏。

他的目光扫过整个广场。这里死寂得可怕，像一片被神明遗忘的墓园。空气里，那股混杂着腐败与血腥的气味更加浓郁，仿佛凝固成了实质，让他几乎要干呕出来。广场中央的喷泉早已干涸，池壁上布满苔藓和凝固的黑色污迹，像干涸的血。而在喷泉的底座上，能看到一些用利器划出的、杂乱无章的符号，像某种绝望的祈祷，又像濒死前的涂鸦。

在池底，躺着一具尸体。

那人穿着亚楠猎人的标准制服，但身体从腰部被什么东西齐整地截断了，切口平滑得像用滚烫的刀刃划过黄油。他就像一件被随意丢弃的、破损的工具。

瓦勒留斯没有立刻上前。在未知的环境里，最先暴露自己意图的人往往输得最惨。他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寻找潜在的威胁或线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左侧唯一的光源。那是一栋透出昏黄光芒的二层建筑，老旧的木制招牌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上面用潦草的字体写着：“尤瑟夫卡诊所”。一阵若有若无的女人哼唱声从半开的窗户里飘出，调子很美，却在死寂的广场上显得格外诡异，像一首引诱旅人走向毁灭的塞壬之歌。

他收回目光，转向右侧。那是一座通往旧亚楠的石桥，桥的另一端完全隐没在浓雾中。他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听见铁链在地面上拖行的声音，“哗啦……哗啦……”，像是在宣告着某种沉重存在的到来。偶尔，有几个摇摇晃晃的人影在雾中时隐时现。

他原地缓缓转动身体，评估着最后的方向——他的身后，那扇他刚刚进来的、锈迹斑斑的铁门。铁门之上，是一片被大火焚毁的教堂废墟，只剩下残破的门框和烧黑的墙壁。在昏暗的光线下，他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但能闻到空气中那一丝若有若无的、陈旧羊皮纸被焚烧后的焦糊味。

确认了几个可能的方位后，他才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那具尸体上。他缓步靠近，皮革靴底碾过地上的碎石，发出的声响让石板下的“咔哒”声又一次停顿了。他蹲下身，首先检查的是尸体的伤口。伤口处没有血，只有一片灰黑色的糜烂，像是被某种强酸腐蚀过。脖颈以一个极其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仿佛是被一股巨力硬生生拧断的。

这绝非普通野兽的撕咬痕迹，更像是……某种亵渎神明的仪式留下的残骸。

他的目光落在了尸体紧攥着的手上。这是一只苍白而修长的手，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不像一个终日搏杀的猎人。在指关节处，却嵌着一枚银质的戒指。戒面本应是一朵盛开的玫瑰，但其中一半似乎被什么利器给削掉了，只剩下半朵。戒指的边缘，还沾着尚未干透的、颜色更深的暗红色液体，像是某种用于密封重要信物的火漆。

一个猎人，却戴着一枚用于密封信物的戒指？这不合常理的组合，让瓦勒留斯的好奇心压过了警惕。他伸出手，试图掰开尸体冰冷的手指。

就在他的指尖触碰到尸体皮肤的瞬间——那尸体的手腕，毫无征兆地以九十度角猛地弹了一下！

这不是死后僵直！

瓦勒留斯心中警铃大作，多年来的危险直觉让他闪电般地缩回了手。即便如此，尸体那变得尖锐的指甲还是划破了他的手套，在皮革上留下一道深痕。一股尸体特有的冰冷顺着手套的破口传来，让他不寒而栗。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尸体的胸腔，那本该早已停止呼吸的胸腔，突然剧烈地起伏了一下。一道气泡破裂般的嘶声从他喉咙深处挤了出来。

“别……别碰……我……”

瓦勒留斯猛地向后退了一步，腰间的弯刀已经半出刀鞘。他死死地盯着那具尸体，心脏狂跳。这已经超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那嘶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积蓄着最后的力量。尸体的嘴唇无声地开合着，最终，那声音再次挤了出来，微弱，却清晰：

“……苍白之血……在……地窖……”

话音未落，那尸体的双眼猛地从眼眶里凸了出来，像是被一股来自颅内的庞大力量给硬生生顶破了表层皮肤！眼球表面布满血丝，直勾勾地瞪着淤青色的天空，仿佛看见了什么凡人无法理解的恐怖。

“地窖……”瓦勒留斯下意识地重复着这个词。他的目光，本能地投向了广场上唯一可能存在地窖的建筑——左侧那栋透出昏黄灯光的诊所。

就在这骇人的一幕发生的同一时刻，诊所的方向，传来一声清脆的金属落地声。

紧接着，一个冷冽如冰的女声穿透浓雾，清晰地传到瓦勒る留斯耳中：

“看来，你已经收到了他的‘遗言’。”

## 第四章：死亡的邀约

一个身影从左侧诊所方向的浓雾中缓缓走出。那是一个女人，身形笔挺如一柄出鞘的利剑。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每一步都踩在石板最坚实的位置，落地无声，像一只在黑夜中狩猎的猫。她穿着一身深褐色的皮甲，鞣制过的皮革在昏暗中泛着油润的光泽，被雨水和雾气打湿后，紧紧地贴合着她矫健的身形，勾勒出紧实的大腿和劲瘦的腰肢的惊人线条。皮甲上布满了细小的划痕——那并非磨损，而是无数次与利爪尖牙亲密接触后，刻下的勋章。

她的脸庞轮廓分明，带着一种雌雄莫辨的冷峻之美。高挺的鼻梁下，嘴唇很薄，抿成一条倔强的线。一头深色的短发被雾气打湿，几缕发丝不羁地贴在她光洁的额角和脸颊上。她的目光锐利如鹰，直接越过了瓦勒留斯，落在了那具已经彻底没了动静的尸体上，眼神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惋惜与……愤怒。

“又一个蠢货。”她冷冷地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战斗后的沙哑，和轻微的喘息。这喘息声在死寂的广场上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种鲜活的、生命的热度，与周围的腐败死亡形成鲜明对比。

瓦勒留斯没有立刻回应。他的身体依旧紧绷，手也没有离开刀柄。他打量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她的出现像一道劈开沉沉死气的闪电。她的腰间，一边挂着两把小巧而致命的短弩，另一边则是一柄还在向下滴落着某种透明液体的匕首——那是某种腐蚀性的毒液，滴落在石板上，发出轻微的“滋滋”声。她的斗篷下摆沾满了泥浆和暗红色的污渍，但她的站姿却无可挑剔，双脚稳稳地踩在湿滑的石板上，带着一种军人般的沉稳。

“你是谁？”瓦勒留斯问，刻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一个被吓到、却又想故作镇定的外来者。

女人终于将目光转向他，那目光像是在评估他手中的武器是否锋利。当她的视线落在他腰间那柄异乡风格的猎人弯刀上时，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一个清理垃圾的人。”她回答，然后抬起下巴，示意了一下那具尸体，“而他，就是一件已经发臭的垃圾。你呢？是来这里寻找什么，还是来送死的？”

“我是来寻找一件东西的。”瓦勒留斯巧妙地回避了问题，他缓缓蹲下身，假装再次检查尸体，实则为了与这个危险的女人拉开一个更安全的距离。他的鼻端，甚至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混杂着雨水、皮革和淡淡汗气的独特味道。这味道并不难闻，反而带着一种原始的、充满生命力的危险气息，让他心跳漏了一拍。

这一次，他看清了尸体那只紧握的手里，除了戒指，还有一张被血浸透的纸条。他小心翼翼地，用匕首的尖端挑开尸体的手指。这一次，尸体没有再动。

纸条上用一种狂乱的、几乎要刺破纸背的笔迹写着一行字：“诊所的玛丽修女在藏东西——不是血瓶，是会动的……”

“会动的东西”，在这座城市里，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瓦勒留斯的心脏微微一缩。他的视线在纸条的右下角，发现了一个极其模糊的印记残迹。凭借着鉴定古董的经验，他勉强辨认出，那似乎是“拜尔”两个字母的一部分。

“拜尔……”他低声念出这个词，脑中飞速运转。

“拜尔金沃斯。”那个女人突然开口，接上了他的话。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你居然知道这个名字。看来你做的功课，比之前那些蠢货要足得多。”

瓦勒留斯缓缓站起身。他知道，在对方面前再隐藏信息已经没有意义。他晃了晃手中的纸条，像一个准备摊牌的赌徒。“我只是对所有被埋葬的历史，都比较感兴趣罢了。”他的目光，越过女人的肩膀，投向了身后那片被大火焚毁的教堂废墟。

原来，那里才是拜尔金沃斯。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充满未知的诊所，一条指向早已被焚毁的废墟，似乎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却又在某种未知的层面上交汇。

“你碰了他的东西，”女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按照亚楠的规矩，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把那张纸条交给我，要么……就和我一起，把它变成你的遗物。”

她向前逼近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到不足一臂。瓦勒留斯甚至能看清她深色瞳孔中倒映出的、自己那张略带惊愕的脸。她手中的匕首，在覆着皮手套的掌心熟练地转了个圈，刀刃划过空气，带起极轻的嗡鸣。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威胁，也是一种最后的警告。

亚楠的第一次交锋，现在才正式开始。而这场交锋的危险与诱惑，似乎都远超他的想象。

## 第五章：匕尖的博弈

伊拉的威胁如同一块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坠入两人之间死寂的空气里。她的匕首在昏暗中划出一道残忍的弧光，杀意毫不掩饰，仿佛下一秒就能切开瓦勒留斯的喉咙。

面对这生死攸关的最后通牒，瓦勒留斯却做出了一个出乎伊拉意料的反应。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求饶，甚至连握着刀柄的手都放松了。他转而用指尖摩挲着另一侧口袋里那块银质怀表的金属链，这个他习惯性的动作，像是在纷乱的思绪中寻找一个坚实的锚点。他的眼神平静得可怕，让伊拉那股凝聚起来的杀气，仿佛刺在了一团深不见底的寒潭上。

“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提议。”瓦勒留斯开口了，声音平稳得仿佛他们不是在对峙，而是在讨论一幅古老的地图，“但任何一个还想看到明天太阳的人都知道，永远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用刀尖递过来的‘善意’。”

伊拉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这不是善意，是通知。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外乡人！”

“不，我有。”瓦勒留斯打断了她，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如同磐石。他晃了晃手中的纸条，像一个握着唯一护身符的朝圣者，“这张纸条，是我从这具尸体上发现的。按照最古老的规矩，它现在属于我。你想得到它，就必须拿出对等的‘东西’来交换。”

“东西？”伊拉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向前踏出一步，身上的杀气骤然升腾，“在亚楠，我的刀，就是一切！”

“你的刀，可以夺走我的性命，但未必能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瓦勒留斯冷静地分析着，他的大脑在极度的危险下运转得飞快，每一个词都像一枚精准落下的棋子，“第一，你杀了我，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那座诊所里唱歌的女人，或者石桥对面拖着铁链的家伙。我们在这里停留得越久，周围的危险就越高。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顿了顿，抬起头，直视着伊拉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你承担不起杀死一个‘梦境信使’的客人的后果。”

“梦境信使”这四个字一出口，伊拉身上那股凝如实质的杀气奇迹般地停滞了。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震惊的表情，甚至比看到尸体说话时还要惊讶。她重新审视着瓦勒留斯，目光中多了一丝难以置信的忌惮。在亚楠，治愈教会或许是白天的统治者，但所有猎人都知道，在那些无法言说的、更深的夜晚，“信使”才是真正的、维持着某种恐怖秩序的存在。

“你怎么会……和他们扯上关系？”伊拉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疑问。

“看来你听说过他们。”瓦勒留斯知道自己赌对了。他将手伸进内袋，似乎要掏出什么信物，但又停住了，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神秘。“所以，伊拉，”他第一次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这亲昵的称呼让两人间的氛围出现一丝微妙的变化，“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吗？比如，聊聊一个叫卡伦的叛徒，和他偷走的‘圣血样本’？”

瓦勒留斯将从纸条背面模糊血迹中辨认出的名字，以及从戒指火漆联想到的“圣血”概念，在此刻一并抛出，彻底掌握了这场博弈的主动权。

伊拉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变得极其复杂。她第一次意识到，眼前这个外乡人，绝不像他外表看起来那么简单。他冷静得可怕，并且懂得在最恰当的时机，抛出最致命的言语，将自己从一个待宰的羔羊，变成了一个平等的、甚至更具威胁的对手。

“好吧，”伊拉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收起了匕首。那股压迫着瓦勒留斯的杀气和混杂着汗味的危险气息也随之后撤，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她妥协了。“看来你确实有些门道。那张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

“在我告诉你之前，我需要你先拿出你的诚意。”瓦勒留斯寸步不让，“告诉我，圣血样本是什么？它和拜尔金沃斯有什么关系？”

伊拉的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限。她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正要开口反驳——

一声凄厉的、不似人类的尖啸突然从右侧石桥方向的浓雾中传来！紧接着，那原本懒散的铁链拖地声骤然变得清晰和急促起来，“哐当、哐当”的金属撞击声，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他们这场持续过久的对峙所惊动，正在桥上狂奔而来，每一步都踏得石桥在微微颤抖。

伊拉猛地转身，反应快得不像人类。她腰间的短弩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已握在手中，弩弦绷紧，箭头直直地对准了桥口那片翻涌的浓雾。

“该死！”她压低声音，语气里充满了厌恶与戒备，“是‘铁链囚徒’！被教会用圣血锁链拴着的疯子，以前是个守墓人——它被我们引过来了！”

## 第六章：共舞的刀锋

浓雾中，一个庞大的、扭曲的黑影正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他们狂奔而来！亚楠的血色欢迎会，不请自来。

“现在，你的麻烦来了。”伊拉没有回头，但话语里的试探意味不言而喻，“如果你死在这里，我们之间的‘约定’，也就到此为止了。你的一切，都将归我所有。”

瓦勒留斯的心脏再次狂跳起来。他知道，伊拉说的是实话。但更深层的意思是，她还在观察，在审视，在用亚楠的方式来衡量他的斤两。这是他踏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场考验。他必须立刻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包袱，而是一个值得并肩作战的同伴。

“也许，这也是个展示诚意的好机会。”瓦勒留斯的声音沉了下来，那份属于异乡人的从容在这一刻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逼入绝境的凌厉。

他没有再进行任何言语上的博弈，而是用行动来回应。他猛地拔出猎人弯刀！

弯刀与刀鞘摩擦，发出一声清越的鸣响，在死寂的广场上炸开。这声音仿佛一道无形的战书，彻底激怒了石桥那头的怪物。

“你疯了？！”伊拉怒喝道，“你想把它彻底引过来吗？”

“比起被动地等待，我更喜欢主动选择战斗的地点。”瓦勒留斯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质感，“它早晚会过来，不如现在就解决它。而且……”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压低，摆出了一个标准的起手式——那姿势虽然标准，却带着一种精于计算的、属于剑客而非猎人的独特韵味，这让伊拉再次感到了惊讶。

“……而且，我也想看看，我未来的‘同伴’，是否值得我托付后背。”

他竟然反客为主，将这场战斗变成了对伊拉的考验！

伊拉的眼神在一瞬间变得无比锐利。她从这个外乡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与亚楠所有猎人都不同的特质——他并非沉溺于狩猎的疯狂，而是像一个冷酷的棋手，试图将疯狂本身，也纳入自己的棋局。

“很好。”伊拉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她不再犹豫，腰间的短弩对准浓雾，果断地扣下了扳机！

弩箭带着破空声射入浓雾，紧接着传来一声金属碰撞的脆响和怪物愤怒的咆哮。显然，这一箭并未奏效。

“它的要害在膝盖！”伊拉飞快地给短弩重新上弦，同时高声喊道，“它的铁链能防御大部分攻击，但膝盖是唯一的弱点！你的刀……够锋利吗？”她的话语里，依旧带着最后一丝挑衅。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瓦勒留斯的身影已经动了。他没有像普通猎人那样正面迎击，而是利用对空间的敏锐判断，身体向侧后方滑出一步，恰好躲到了一根倾倒的石柱后面。这个位置，既能躲避怪物可能的直线冲撞，又能清楚地观察到它的动向，甚至……还为可能的撤退，预留了最佳路线。

伊拉的瞳孔微微收缩。这个男人在战斗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深思熟虑的计算，这让她感到陌生，却又奇异地……安心。这是一种她从未在任何一个亚楠猎人身上感受过的、可靠的冷静。

浓雾中的黑影越来越近，那股混杂着铁锈和腐肉的恶臭扑面而来。瓦勒留斯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他紧握着弯刀，那来自“梦境信使”的冰冷信物，仿佛也感受到了主人的战意，刀身上，一缕几不可见的微光，悄然亮起。

## 第七章：潜藏的观察者

瓦勒留斯拔刀的瞬间，一股奇异的暖流顺着刀柄涌入他的掌心。这感觉他并不陌生，每次他下定决心踏入险境时，这柄来自“梦境信使”的弯刀都会产生这种“血之契约”般的共鸣。仿佛这柄刀不是死物，而是一个沉睡的活体，正被他的战意所唤醒。

这股暖流让他纷乱的心绪瞬间平定，感官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他那双习惯了在昏暗灯光下分辨古董瑕疵的眼睛，此刻竟能清晰地“看”穿翻涌的浓雾，捕捉到那团狂奔而来的黑影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一个骇人的怪物，勉强还维持着人形，但身高至少有两米。它的躯干上像毒蛇一样缠绕着粗大的铁链，链条深深地嵌入皮肉，与身体仿佛长在了一起，散发着一股陈年铁锈与腐肉混合的恶臭。裸露的皮肤上，布满了墓碑状的诡异刻痕，像是某种痛苦的诅咒被实体化，烙印在了它的身上。最令人胆寒的，是它的双手——那根本不是手，而是两簇长达半尺、乌黑发亮的利爪，随着它的狂奔，在古老的石板路上犁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溅起刺耳的火星。

“小心它的冲撞！”伊拉的低喝在他耳边响起。

她已经射出了第一箭。短弩的弓弦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嗡”声，淬炼过的弩箭在雾中划出一道冰冷的银光，直奔“铁链囚徒”的头颅。然而，那怪物在狂奔中竟以一个极其不协调的姿势猛地一晃，弩箭擦着它的头皮飞过，最终“钉”的一声，深深地射入了后方教堂废墟那扇腐朽的木门里。

怪物被彻底激怒了。它发出一声不似人类的嘶吼，那声音像是从生锈的铁管里硬生生挤出来的，充满了痛苦与疯狂。它身上的铁链突然绷直，如同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猛地向瓦勒留斯藏身的石柱当头抽来！

铁链在空中划出一道致命的弧线，撕裂了浓雾，带着呼啸的风声。瓦勒留斯瞳孔一缩，他的身体比大脑更快地做出了反应。他没有后退，冷静的判断让他瞬间明白，后退只会被锁链的攻击范围完全覆盖。他猛地压低身体，几乎是贴着地面向侧前方滑出一步。铁链带着千钧之力从他头顶扫过，砸在石柱上，迸射出无数碎石，其中一块擦过他的脸颊，留下了一道火辣辣的血痕。

“它的膝盖！那里没有铁链覆盖！”伊拉的声音再次传来，冷静而精准。她已经射出了第二支箭，这一次，箭头带起一蓬灰黑色的血雾，从囚徒的耳侧擦过，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囚徒吃痛，发出更加狂暴的嘶吼，但它的目标依然锁定在近在咫尺的瓦勒留斯身上。它收回铁链，正准备发动下一次更猛烈的横扫。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瓦勒留斯做出了一个让伊拉都感到不解的决定。他没有立刻寻找下一个掩体，也没有尝试反击，而是将手中的弯刀，猛地插进了自己脚边的石板缝隙里！

“你在干什么？！”伊拉怒吼道。

瓦勒留斯没有回答。他只是借助弯刀的支撑力，身体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向后倾斜，目光越过囚徒宽阔的肩膀，死死地盯住了后方教堂废墟那扇被弩箭射中的木门。

伊拉的第一箭落空了，但那声响，像是投入死水潭的石子，一定会引起某些涟漪。

他赌对了。

就在他将目光投向那扇门的瞬间，教堂废墟那扇腐朽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

瓦勒留斯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那一闪而过的异动。门后的阴影里，静静地站着一个身影。那是一个女人，穿着一身流线型的银白铠甲，与亚楠粗犷、厚重的风格截然不同。那铠甲的线条优雅而圣洁，仿佛月光凝聚而成，完美地勾勒出她高挑而匀称的身形，每一片甲胄都像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她的手中，一柄雕刻着繁复符文的长剑斜斜地插在地面上，剑身上的符文正随着她的呼吸，发出微弱而有节奏的光芒。

银白铠甲，符文长剑。她就像从古老史诗中走出的女武神，带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与疏离感。

她没有立刻加入战斗，也没有任何要帮忙的意思。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隔着一段距离，像一个冷漠的观察者，用那藏在头盔阴影下的目光，审视着这场发生在广场上的生死搏杀。

瓦勒留斯心念电转，一个嗜血的怪物在前，一个神秘的骑士在侧。他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场危险棋局的中央，而他需要为这场博弈，增添一枚新的、能打破僵局的棋子。

“小心！”

伊拉的怒吼如同一记重锤，将瓦勒留斯的注意力猛地拽回了残酷的现实。

## 第八章：三方的棋局

就在瓦勒留斯分神观察的那一刹那，铁链囚徒抓住了这个致命的空隙。它那半尺长的利爪已经划到了面前，带着一股腥臭的风。瓦勒留斯下意识地猛地偏头，只觉得左耳一阵火辣辣的刺痛，一缕黑色的头发被利爪带起的劲风削断，飘然落地。

生死只在一线之间。

伊拉的第三支箭终于建功。这一次，弩箭没有丝毫偏差，深深地射中了囚徒的右膝。灰黑色的血液如同墨汁般喷溅而出，落在石板上，发出“滋滋”的腐蚀声，冒起一缕白烟。

囚徒发出一声痛苦至极的咆哮，巨大的身体因为剧痛而失去了平衡，本能地转身，准备撞向对他造成伤害的伊拉。它背后的铁链在空中甩出半道狂乱的弧线，像一堵移动的钢铁之墙。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瓦勒留斯正要拔出插在地上的弯刀，给予其致命一击，但门后那个银甲女人却先他一步，动了。

她的动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没有拔剑，甚至没有上前一步。她只是用她那包裹在金属战靴里的脚尖，看似随意地、轻轻地踢了踢脚边的一块碎石。

那块碎石“咕噜”一声，划出一道毫不起眼的弧线，不偏不倚地滚到了铁链囚徒踉跄的路径上，恰好卡在了它那只受伤的膝盖即将着地的位置。

这个动作精准得可怕，仿佛经过了上万次的计算。那不是一次攻击，而是一次……对局势的精妙操纵。

囚徒的膝盖重重地磕在碎石上，剧痛让它彻底失去了平衡，庞大的身躯猛地向前扑倒。就在它身体倾斜的瞬间，瓦勒留斯清楚地看见，女人那身银白铠甲的肩甲内侧，用一种极其精细的手法，刻着一行极细的字母缩写：“A·B”。

“它的铁链在发光！”伊拉突然高声喊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急迫。

瓦勒留斯立刻注意到，缠绕在囚徒身上的那些铁链，正在由内而外地变成一种不祥的赤红色，仿佛刚刚从熔炉里取出。空气中，弥漫开一股灼热的、带着血腥味的气息。

“它要用那招了！‘血雾喷发’！”伊拉的声音透着凝重，“下一轮它会对周围造成范围伤害，我们必须提前拉开距离！”

伊拉下意识地就想后撤，寻找掩体。但瓦勒留斯知道，不能退。

后退，意味着暂时安全，但也意味着失去了击杀这个怪物的最好机会。更重要的是，那个神秘的银甲女人，也可能会因为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再次隐匿。他们将失去一个强大的潜在盟友，以及……关于她的所有情报。

前进，风险极高，可能会被“血雾喷发”重创，甚至死亡。但回报也同样巨大——他们有机会彻底解决这个威胁，并且，能够借此机会，强行将那个银甲女人拉入这个泥潭之中，摸清她的底细。

这是一场豪赌，但瓦勒留斯别无选择。他必须为这场危险的棋局，再增添一枚能打破僵局的棋子。

没有丝毫犹豫，瓦勒留斯做出了最本能的选择。他拔出弯刀，刀柄上的温热感仿佛在催促着他。他无视了铁链散发出的灼人高温，猛地向前冲去，目标直指囚徒那只受伤的、正在流淌着黑血的膝盖。

与此同时，他朝着教堂木门的方向，用尽全力大吼出声：

“那边的朋友！搭把手！事后的报酬，好商量！”

他的求助都带着明确的利益交换，他不知道对方是否在意所谓的“报酬”，但他知道，这种直接的交易，远比空洞的求救更能打动一个陌生人，尤其是在亚楠这种地方。

弯刀的刀刃，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划破了被高温扭曲的空气。而他那句打破了三方僵局的喊话，其锋利程度，丝毫不亚于他手中的刀锋。

## 第九章：沾血的盟约

瓦勒留斯的喊声在广场上回荡，像一枚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教堂门口的那个银甲女人——艾瑞贝斯——显然被这句出人意料的“邀请”镇住了。她头盔下的目光在瓦勒留斯和那只即将爆发的怪物之间来回扫视，似乎在以最快的速度衡量着眼前的局面。

瓦勒留斯的刀快如闪电，但在最后一刻，囚徒那巨大的身躯在濒死的本能驱使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强行扭动了一下。这致命的一刀，没能精准地刺入膝盖的伤口深处，只是在周围的皮肤上划开了一道新的、更长的口子。

灰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溅在他的刀身上。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不洁的血液接触到猎人弯刀的瞬间，发出一声轻微的“嗤”响，仿佛冷水泼上烙铁。紧接着，瓦勒留斯的刀刃，竟泛起了一层淡淡的、妖异的红光。一股陌生的力量感顺着刀身反哺回来，他的手臂肌肉微微隆起，感觉这柄刀仿佛变得更轻、也更致命了。

这柄刀……竟然能吸收污秽来增强自身？瓦勒留斯心中闪过一丝惊异，但他没有时间细想。

囚徒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吼，那声音中充满了被亵渎的愤怒。它身上泛红的铁链骤然绷成直线，链条间的缝隙里，灼热的血雾已经开始酝酿，眼看就要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将周围的一切都化为焦土。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艾瑞贝斯终于做出了决定。

教堂那扇腐朽的木门，“吱呀”一声，被彻底推开了。她依然没有去拔那柄插在地上的长剑，而是以一种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腰间解下了一把短柄的战斧。那战斧的造型古朴而厚重，斧刃上雕刻的符文，在她握住它的瞬间，骤然亮起刺目的红光！

“成交。”艾瑞贝斯的声音比伊拉更沉，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质感，冷静，却不容置疑，“但你最好保证，你承诺的报酬，值得我出手。”

话音未落，她手腕一抖，那柄战斧已经脱手飞出。它在空中高速旋转，像一轮血色的死亡之月，精准地劈开了弥漫的雾气，不偏不倚，重重地砸在了囚徒背后，所有铁链汇集的那个巨大金属接口处！

“哐当！”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仿佛教堂的钟被敲碎。那个坚不可摧的金属接口，竟应声断裂！

缠绕在囚徒身上的所有铁链，瞬间失去了力量的源头。那不祥的赤红色迅速黯淡下去，酝酿中的“血雾喷发”被这石破天惊的一击，强行打断了。

囚徒庞大的身躯失去了铁链的支撑，如同一个被抽去骨架的巨人，软软地跪倒在地。伊拉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射出了第四支箭。这一次，弩箭不再瞄准坚硬的肢体，而是直奔囚徒暴露出来的、柔软的后颈。箭簇深深地钉了进去。

最终，在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碎裂声中，囚徒的身体彻底瘫软下去。血肉迅速消融，最终在石板上汇集成一滩不断冒着气泡的、散发着恶臭的黑泥。

战斗，结束了。

广场上再次恢复了死寂，只剩下三个人粗重的喘息声和心脏狂跳的余音，在浓雾中交织。伊拉喘着气，汗水浸湿了她额前的碎发，让她那冷峻的脸庞多了一丝动人的狼狈。她缓缓收起短弩，但警惕心没有丝毫放松，手中的匕首反握，目光直直地射向那个缓缓走来，弯腰捡起战斧的女人。

“我叫艾瑞贝斯。”银甲女人将战斧重新挂回腰间，斧刃上的符文已经熄灭。她的目光越过伊拉，直接落在了瓦勒留斯和他手中那柄沾血的弯刀上。“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你所说的‘报酬’是什么？”

瓦勒留斯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落在那滩仍在冒泡的黑泥上。他蹲下身，用刀柄小心翼翼地拨开表层的黏液。

“别急着谈条件，艾瑞贝斯。”瓦勒留斯的声音平静无波，“在分享战果之前，总得先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不是吗？”

黑泥之中，裹着半截生锈的铁链。他用刀尖将其挑起，发现链环的内侧，刻着细密而复杂的花纹。那花纹的样式，和他之前在第一具尸体手指上看到的半朵玫瑰戒指的纹路，惊人地相似。

“这是‘圣血锁链’。”伊拉走了过来，脸色凝重，“教会用来束缚最危险的血狂者。卡伦偷走的那个样本，就装在一个用这种锁链捆着的盒子里。”她顿了顿，看了一眼艾瑞贝斯那柄看似普通的战斧，“能斩断它，你的武器不简单。”

“圣血……”艾瑞贝斯的目光落在瓦勒留斯手中的半截锁链上，眼神变得复杂起来。她的视线，更准确地说是落在了瓦勒留斯那柄刀身上尚未完全褪去的妖异红光上。“……你手上的弯刀，能吸收它的力量，对吗？”

她向前走了一步，语气里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急切：“我一直在找一个……能解开‘血契’的猎人。看来，我找对人了。”

瓦勒留斯的心头猛地一跳。“血契”——那个梦境信使提到过的、如同诅咒般的附加条款。他将锁链收起，站起身，终于将目光正式投向这位强大的新同伴。

“看来，我们都有各自需要的东西。”瓦勒留斯说，“这样最好。合作的基础，就是各取所需。那么，艾瑞贝斯，作为你刚才出手的回报，以及我们后续盟约的见证，我有一个问题——‘血契’，和‘圣血’，到底有什么关系？”

## 第十章：禁忌的知识

瓦勒留斯的问题，像一枚投入死水潭的石子，让刚刚缓和的气氛再次变得紧张。伊拉和艾瑞贝斯同时将目光集中在了他身上。一个充满了审视，一个则带着探究。

“看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艾瑞贝斯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审慎。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用覆着金属手甲的指节，轻轻敲了敲自己肩甲内侧那行“A·B”的刻字。“这只是我以前的代号，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动作，像是在与自己的过去做一个小小的切割。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圣血’是源头，是亚楠一切力量的根基，也是这座城市一切疯狂的……起点。而‘血契’，”她的声音变得有些遥远，“是教会利用圣血，与……某个更高存在签订的契约。它赐予猎人不死的能力，但代价是，我们的灵魂会被永远烙上印记，无法摆脱，就像一道永远无法挣脱的锁链。”

“所以，你在寻找挣脱这道‘锁链’的方法？”瓦勒留斯立刻抓住了她话语中的核心。

“没错。”艾瑞贝斯点头，“而挣脱锁链的关键，就藏在卡伦偷走的那份‘圣血样本’里。”

“这么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瓦勒留斯立刻转向伊拉，试图在她们之间建立一座脆弱的桥梁，“你追捕叛徒，是为了夺回样本。而艾瑞贝斯需要样本，来寻求自由。看起来，我们有并肩作战的理由。”

伊拉冷哼一声，她擦了擦匕首上沾染的黑泥，动作不大，却充满了戒备：“别说得那么轻松。卡伦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而且，我凭什么相信一个连代号都不愿意解释清楚的前教会猎手？”她的矛头，精准地指向了艾瑞贝斯那模糊的过去。

“凭我们能帮你找到他。”艾瑞贝斯没有被激怒，她突然蹲下身，手指在黑泥的边缘停顿了半秒，似乎想触摸什么，但最终还是克制地收了回去。“别用手碰，这种黑泥会侵蚀金属。”她的目光重新落回那半截锁链上，“圣血锁链的钥匙……我记得，应该在拜尔金沃斯教堂的神父手里。很多年前，我见过他用一个银质的十字架，打开过类似的盒子。”

拜尔金沃斯教堂！神父！钥匙！

一连串的关键线索，像珍珠一样被串联起来。瓦勒留斯立刻看向了身后那片黑暗的废墟。

“看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那里了。”瓦勒留斯做出了决定。

“我需要先确认一下诊所的情况。”伊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那具尸体是从诊所方向过来的，他身上的纸条也提到了玛丽修女。我不喜欢有未知的威胁潜伏在背后。一个合格的猎手，从不把后背留给看不见的敌人。”

她的提议合情合理，充满了猎人的谨慎。团队刚刚形成的合作意向，瞬间又因为行动路线的分歧而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短暂僵持的瞬间——

广场的另一端，雾气突然剧烈地涌动起来，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搅动着。紧接着，从尤瑟夫卡诊所的方向，传来一阵清脆的玻璃破碎声！

随即，一声女人的尖叫划破了死寂。

那声音凄厉而尖锐，但又带着一种非人的特质，更像是某种鸟类被活活掐住脖子时，发出的最后悲鸣。

三人的脸色同时一变。

“看来，我们没得选了。”伊拉举起了短弩，箭头直指诊所的方向，眼神冰冷，“那个‘威胁’，自己找上门来了。”

## 第十一章：滴血的情报

那声非人的尖叫像一根冰冷的探针，刺入广场上每个人的耳膜。紧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是一阵令人牙酸的、骨头被嚼碎的“咯吱”声。

声音的源头——尤瑟夫卡诊所，那扇半开的窗户，此刻像一张咧开的、正在享用“晚餐”的嘴。

“看来，我们没得选了。”伊拉举起了短弩，箭头直指诊所的方向，眼神冰冷，“那个‘威胁’，自己找上门来了。”

“等一下。”瓦勒留斯却出人意料地开口，制止了正准备行动的伊拉和艾瑞贝斯。他没有看向诊所，而是将目光重新投向艾瑞贝斯，仿佛外面那恐怖的声响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闹剧。

“在踏入下一个险境之前，我必须知道更多。”他的声音平静而固执，指尖再次绕起了怀表的金属链，“艾瑞贝斯，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签下的这份‘血契’，其背后真正的代价是什么。”

伊拉不敢置信地看着瓦勒留斯。“你疯了吗？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恰恰相反，现在是最好的时候。”瓦勒留斯的目光锐利如刀，“危险越近，真相就越重要。外面的威胁，恰好证明了我对这份真相的渴求是多么紧迫。如果我现在走进了那家诊所，却因为无知而变成一具会说话的尸体，那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艾瑞贝斯深深地看了瓦勒留斯一眼，她头盔下的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赞许。这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冷静地剖析局势，抓住最核心的要害。

“你说的对。”艾瑞贝斯终于松口。她从瓦勒留斯手中，接过了那半截“圣血锁链”，用覆着手甲的拇指，捻起了一点锁链断口处的红色粉末。

那些粉末在她的掌心，“噗”的一声，燃起一簇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火苗，又迅速熄灭了。

“拜伦维斯的那些学者说，血契，是猎人跟‘梦境’签下的契约。”她的声音比刚才更低沉了，像是在诉说一个禁忌的秘密，“但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书写契约的墨水……其实就是稀释过的圣血。”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伊拉立刻反问，语气中充满了怀疑，“教会从不对外人提起圣血的真正来历！”

“因为我见过‘旧神遗骸’。”艾瑞贝斯抬起头，目光穿透了重重迷雾，仿佛看到了某些凡人无法窥见的东西，“在亚楠地下的古老遗迹里。那些嵌在石壁里的巨大骨骼，会像树脂一样，不断渗出新鲜的血液。任何接触到那些血液的人，都会在脑海里听见‘低语’——那就是血契的源头。”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他们消化这骇人的信息，然后将目光转回到瓦勒留斯身上，视线灼热得仿佛要穿透他的身体。

“猎人之所以能在梦境中复活，不是因为你们手中的武器，而是因为圣血，记住了你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你的武器，刚才吸收了那滩黑泥里的血，对吗？”艾瑞贝斯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这说明，你和圣血的契合度，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猎人都要高。寻常猎人接触到那种浓度的不洁之血，手臂早就该腐烂了。”

“这也是我……会回应你邀请的原因。”她坦然承认，“我需要你的这份‘特殊’，来帮我接触圣血样本。这是我挣脱锁链的唯一机会。”

她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瓦勒留斯和伊拉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灵魂被圣血所铭记——这个看似美好的承诺背后，隐藏的却是被某种更高存在所“标记”的残酷事实。他们并非梦境的主人，只是被允许在其中一次次复活的囚徒。

“现在，你满意了？”伊拉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可以去处理那个正在吃‘晚餐’的鬼东西了吗？”

“当然。”瓦勒留斯点了点头，但他的脚步，却不是朝着诊所，而是朝着后方的教堂废墟。

“你干什么？”伊拉皱起了眉。

“更换目标。”瓦勒留斯一边走，一边冷静地分析道，“刚才的情报，改变了一切。诊所里的东西是未知的、活跃的危险。而拜尔金沃斯，虽然也未知，但它至少是一个‘死’的目标，一片沉寂的废墟。在对付一个正在咆哮的野兽之前，先去一个安静的坟墓里寻找它的弱点，才是更明智的选择。也许，我们能在那片废墟里，找到克制诊所里那个东西的方法。”

艾瑞贝斯立刻表示赞同：“他说得有道理。拜尔金沃斯是亚楠最古老的研究机构，他们的档案室里，或许有关于‘会动的东西’的记载。”

伊拉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得不承认，瓦勒留斯的提议，是目前最稳妥的方案。

“好吧。”她妥协道，但还是警惕地将一支弩箭对准了诊所的方向，“但我们动作得快点。我可不想等它吃完了饭，主动出来找我们。”

## 第十二章：沾血的盟约

三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标准的猎人小队阵型，沉默地走向了那片被遗忘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废墟。艾瑞贝斯走在最前，她高挑的身材和符文铠甲带来了足够的安全感；瓦勒留斯居中，负责观察和分析；而伊拉则殿后，时刻警惕着后方诊所的动向。他们之间没有交谈，只有武器与石板碰撞的细碎声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戒备。

“你来亚楠，到底是为了什么？”走在路上，伊拉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她的问题直指瓦勒留斯，却用眼角的余光瞥着艾瑞贝斯。她似乎还在为刚才被瓦勒留斯主导了节奏而耿耿于怀，试图重新夺回对话的主动权。

“为了一线希望。”瓦勒留斯回答，他没有隐瞒，“一个能治好我妹妹的病的希望。”他知道，在寻求合作时，适当暴露自己的脆弱，有时比一味隐藏更能获得信任。

“治病？”伊拉嗤笑一声，“那你来错地方了。亚楠不治病，只制造更可怕的病。这里只给予希望，然后用绝望来将你吞噬。”

“那可不一定。”瓦勒留斯看了一眼身前的艾瑞贝斯，“这位女士，不就在寻找挣脱‘病症’的方法吗？”

这番话成功地将话题的中心引向了艾瑞贝斯。她停下脚步，转过身，头盔下的目光扫过伊拉，最终落在了瓦勒留斯身上。

“我们做一个正式的约定吧。”她说，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像是在宣告某种不可动摇的誓言，“我可以同行，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情报和战斗支援。我的目标是找到圣血样本，挣脱我身上的锁链。”

她转向伊拉：“作为交换，伊拉，我会帮你抓到卡伦，拿回教会的失物。无论生死。”

然后，她再次看向瓦勒留斯：“而你……我会带你去见‘旧神遗骸’。如果你身上的这份‘特殊’是一种天赋，那里能让它变得更强。如果它是一种诅咒，那里或许也有让你摆脱它的方法。”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给他们消化信息的时间，然后抛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

“我们的目标在某个节点上是重合的。在亚楠，暂时的盟友，总比潜在的敌人要好。同意，还是拒绝？”

这一次，伊拉没有再犹豫。艾瑞贝斯展现出的强大实力，以及她所掌握的禁忌知识，都让她成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盟友。对付叛徒卡伦，多一个这样的帮手，无疑会大大增加胜算。

“成交。”伊拉吐出两个字，干脆利落，“但要是你敢耍任何花样——”

“我对亚楠的权力斗争没有丝毫兴趣。”艾瑞贝斯直接打断了她，目光坚定地投向前方那片黑暗的教堂废墟，“我只想找到……自由。猎人不应该永远被困在别人的梦境里，像提线木偶一样，为一场自己永远无法理解的狩猎而战死、复活，再战死。”

这番话也触动了瓦勒留斯。自由，多么奢侈的词汇。他来到亚楠，是为了妹妹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种束缚。但艾瑞贝斯的话，却在他心底种下了一颗新的种子：如果找到了苍白之血，治好了妹妹，他自己呢？他这个被圣血标记的灵魂，还能回到过去那种平静的生活吗？还是说，他早已在这份血的契约上，献出了自己的未来？

他攥了攥口袋里的怀表链，金属的冰冷让他纷乱的思绪重新变得清晰。

“既然盟约已定，”他做出了最终决定，朝着教堂废墟的方向抬了抬下巴，“那就先去看看，拜尔金沃斯的废墟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 第十三章：搏动的墙壁

通往拜尔金沃斯废墟的路，比中心广场更加泥泞难行。石板缝隙里渗出的暗红色液体已经汇集成一个个小水洼，没过了脚踝。踩上去时，能感觉到一种“拉丝”般的黏连感，仿佛踩在半凝固的血液上。空气中那股腐败的气味里，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陈旧羊皮纸被焚烧后的焦糊味。

“小心脚下。”走在最前面的艾瑞贝斯突然开口，她用战斧的斧柄戳了戳地面一个不起眼的小水洼。只见水洼里立刻冒出一串气泡，一只只有拇指大小、通体血红的蠕虫从淤泥里钻了出来，又迅速钻了回去。

“这是‘血蛭’的幼体，”伊拉解释道，她的声音里带着厌恶，“它们对活人的血液极其敏感。别受伤，否则会引来成百上千只。”

走了没几步，伊拉突然停住了脚步，举起手示意他们停下。

“不对劲。”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她指向左侧的一堵断墙——那里本该是教堂的侧门，此刻，却被一层诡异的、灰白色的薄膜完全封住了。那层膜上布满了血管状的暗红色纹路，还在像心脏一样，有节奏地微微起伏、搏动。

“这是‘血肉增生’。”艾瑞贝斯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我只在古神遗迹的深处见过这种东西。它意味着，这片区域被旧神血液污染的程度，已经高到足以让无机物开始模仿生命体征了。”

伊拉用匕首的尖端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那层膜，膜壁立刻像受惊的软体动物般向内收缩了一下。她回头问道：“我们是直接穿过去，还是绕路走正门？”

艾瑞贝斯看向瓦勒留斯，似乎在征求他的意见。她或许认可瓦勒留斯的敏锐，又或许，她想看看这个外来者在面临抉择时，会展现出怎样的胆魄。

瓦勒留斯看了一眼那层搏动不休的血肉之膜，又看了看远处那扇洞开着、如同巨兽之口的教堂正门。正门附近，浓雾翻滚，隐约能看见几个比“铁链囚徒”更庞大的黑影在徘徊。

他没有立刻回答，目光下意识地从两位同伴身上扫过。伊拉正警惕地握着匕首，汗水让她额前的碎发紧贴着皮肤，眼神专注而充满野性，像一头随时准备扑杀猎物的豹子。而艾瑞贝斯则静立一旁，包裹在圣洁铠甲下的身躯散发着一种禁欲而强大的气息，宛如一尊冰冷的月光女神像。一个是触手可及的、危险的火焰；一个是遥不可及的、圣洁的冰霜。在这该死的地方，他竟然会产生如此荒谬的念头。瓦勒留斯自嘲地摇了摇头，将这不合时宜的幻想驱出脑海。

“直接穿过去。”他沉声说，做出了最理性的判断，“与其在雾里跟别的东西捉迷藏，我宁愿面对一个看得见的敌人。”

伊拉赞许地点了点头。她不再犹豫，反手握住匕首，深吸一口气，猛地划向那层增生膜！

“刺啦——”

一声令人作呕的撕裂声响起。一股混杂着腐烂蜂蜜和铁锈味的腥甜气息，从裂口处狂涌而出。伊拉率先弯腰钻了进去。紧接着是瓦勒留斯。就在他的身体穿过裂口的瞬间，那层膜壁突然剧烈地收缩，像一条巨蟒般紧紧地贴在了他的皮肤上！

他感觉自己的小腿猛地一痛，像是被无数细小的牙齿狠狠地咬了一下。他低头一看，只见膜壁里那些血管状的纹路突然亮起妖异的红光，膜的内侧，竟真的嵌着无数排米粒大小的、锋利的牙齿，正疯狂地往他的皮肉里钻！

“该死！它在吸血！”伊拉怒骂一声，回身一刀，砍断了缠向瓦勒留斯的几条“血管”。

艾瑞贝斯的战斧紧随其后，带着破风声，在他脚边精准地劈开了一道裂缝。瓦勒留斯趁着膜壁震颤松动的瞬间，用力挣脱出来，踉跄着扑倒在教堂冰冷的地面上。

他立刻感到小腿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他卷起裤腿，只见小腿上留下了一圈密密麻麻的血洞，每个伤口都在向外渗着黑色的血液。

“快！处理伤口！”艾瑞贝斯的声音异常急促，“血蛭群马上就会被引过来！”

伊拉立刻从腰间掏出一个小小的火药包和火石，但艾瑞贝斯却制止了她。“没用的，普通的火焰只能烧掉它们的表皮。必须用符文或者……更纯净的血液来净化。”

她的目光，意有所指地落在了瓦勒留斯那柄正在微微发光的弯刀上。

瓦勒留斯心领神会。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将那柄吸收了囚徒血液后泛着红光的弯刀，缓缓地、贴近了自己腿上的伤口。这不仅仅是治疗，更是一次验证——验证他这份特殊的体质，究竟是一份希望，还是一份无法摆脱的诅咒。

“嗤——”

刀刃接触到伤口的瞬间，那些黑色的血液像是遇到了克星，发出了轻微的灼烧声，并迅速凝固、结痂。但一股钻心的疼痛也随之而来，让瓦勒留斯几乎晕厥过去。

就在这时，他们脚下那片沾染了瓦勒留斯黑血的地面，突然开始“咕噜咕噜”地冒泡，无数只血红色的蠕虫正从石板缝隙里疯狂地涌出！

“来不及了！”伊拉脸色惨白，举起了短弩。

但艾瑞贝斯却一把按住了她。“别开枪，会引来更多东西。”她冷静地从腰间解下一个小小的皮囊，将里面一种灰白色的粉末撒向血蛭群。那些粉末一接触到血蛭，便立刻化作冰霜，将它们冻结在原地。

“这是‘拜伦维斯的静滞之尘’。”她解释道，一边将皮囊重新系好，“能暂时压制这些低级生物的活性。我们得赶紧找线索，它的效果持续不了多久。而且……这东西很珍贵，刚才那一下，用掉了不少。”

她看似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但瓦勒留斯却听出了其中的潜台词：我为这个团队付出了代价，你们，最好也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 第十四章：染血的日记

教堂内部比外面更加昏暗、压抑。唯一的些许光亮，来自穹顶那些破碎的彩色玻璃窗。血色的月光穿过玻璃碎片，在地面上投下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影子，像一个等待着行刑者的巨大绞刑架。空气中，那股羊皮纸被烧焦的气味更加浓郁，混杂着一丝陈腐的墨水香。

“分头找。”艾瑞贝斯下达了指令，她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堂里带着回响，“神父的办公室或者卧室，通常在祭坛的侧后方。寻找任何有价值的文书、地图，或者……钥匙。”

三人立刻行动起来。伊拉像一只警惕的猎豹，无声地检查着每一个角落的阴影，她的匕首反握在手中，寒光随着她的动作在黑暗中若隐若现。艾瑞贝斯则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直接走向了祭坛后方那片保存相对完好的区域，她走路时，那身银白的铠甲与破碎的光影交织，竟有一种神圣而凄美之感。

而瓦勒留斯则忍着腿上的刺痛，用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审视着这里的每一处残骸。他发现，这里的破坏痕迹非常奇怪，大部分的桌椅和书架都是被一股由内而外的力量撑破的，木头的断裂处向外翻卷，不像是外力入侵。

“这里不像被外敌攻破，更像是……内部发生了某种可怕的‘病变’。”他在心中判断着。

他走到一处倒塌的祭坛前，这里似乎是破坏的中心。碎石堆里，露出半只戴着主教戒指的手。那只手的手指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弯曲着，像是死前仍在拼命地抓挠着什么。而在那只手的下方，压着一本被烧得焦黑的日记本的残角。

瓦勒留斯没有立刻呼喊同伴。他先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只手的位置，恰好被一块巨大的穹顶碎石压住，而周围的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玻璃药瓶和被烧成一半的祈祷书。

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主教戒指），在最后关头，没有选择祈祷（祈祷书），也没有选择服毒自尽（药瓶），而是拼命地想要保护或者销毁这本日记。这说明，这本日记里，藏着比神明和死亡更重要的秘密。

他尝试用刀柄去拨开石块，但石块太重了。

“艾瑞贝斯，帮个忙！”他这才喊道，“我这里有重要发现。”

艾瑞贝斯立刻走了过来，看到那本日记，眼神也是一亮。她用战斧的斧背当做杠杆，手臂上优美的肌肉线条瞬间绷紧，轻松地撬开了压在上面的巨大石块。那本日记，终于完整地暴露了出来。

大部分书页已经化为灰烬，但最后几页，因为被石块压着，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艾瑞贝斯将日记本捡起，借着从窗口透进的微光，低声读了出来：

“……血月要来了……我能闻到它铁锈的味道……他们在挖地窖，那些该死的工人在挖地窖……我听见了，就在地窖下面……那些‘婴儿’的哭声，一声又一声……”

读到这里，艾瑞贝斯的声音微微一顿，她和伊拉交换了一个眼神，显然都从车夫的告诫中想起了什么。

她继续读道：“……钥匙，钥匙不能给卡伦，他已经被那个‘声音’骗了，他想要的不是净化，是……”

日记到这里就中断了。

就在艾瑞贝斯读完最后一个字的瞬间，教堂地面的中央，一块巨大的木板突然“砰”的一声，被一股巨力从下面狠狠地顶开！

一股浓郁的、混杂着泥土和婴儿腐烂气味的恶臭，从地窖的入口狂涌而出。

一个穿着神父长袍的高大身影，缓缓地从黑暗中爬了出来。

但是，他没有头。

在他本该是脖颈的位置，蠕动着无数细小的、苍白的触须，像一丛活过来的海葵。而在他那只没有戴主教戒指的手里，正紧紧地攥着一个银光闪闪的十字架——正是他们此行的目标，“圣血锁链”的钥匙。

## 第十五章：三重奏的葬礼

那从地窖爬出的怪物，缓缓地伸直了身体。它虽然没有头颅，却仿佛能“看”到入侵者。那丛在脖颈断口处疯狂蠕动的触须，齐刷刷地转向了瓦勒留斯他们所在的方向，在空气中微微抽动，像是在嗅探猎物的气息。

“小心，这是‘无头神父’。”艾瑞贝斯的声音压得极低，她的身体已经进入了战斗姿态，肌肉紧绷，战斧的斧刃在血色月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光，“教会内部的改造失败品。他们试图用旧神的力量取代大脑，结果制造出了一堆只懂得杀戮的怪物。它的弱点是光和火。”

“不，它的弱点是那个。”瓦勒留斯打断了她，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了怪物手中那个银光闪闪的十字架，“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它。只要拿到那个，它就是一堆无用的烂肉。”敏锐的直觉，让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场对峙的核心。

伊拉没有说话，她的短弩已经瞄准了怪物攥着十字架的手腕，动作精准而稳定。他们都明白，这是一场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战斗。铁链囚徒是纯粹的疯狂与暴力，而眼前这个怪物，则散发着一种源自宗教仪式的、更加诡异和亵渎的气息。

“我主攻，伊拉牵制，瓦勒留斯，”艾瑞贝斯立刻制定了战术，但她这次没有下达命令，而是看向瓦勒留斯，寻求他的意见，“你的看法呢？”

“你的战术很稳妥，”瓦勒留斯点头表示认可，“但补充一点：不要只盯着它本身，注意它的影子。它的动作很僵硬，但它的影子……在动。”

经他提醒，伊拉和艾瑞贝斯才注意到，在血色月光的映照下，无头神父那巨大的影子，正像一滩活物般在地面上缓缓蠕动，其形状与本体的动作并不完全一致。

“我主攻，伊拉牵制，”艾瑞贝斯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重新下令，“瓦勒留斯，你腿上有伤，速度受影响，不要硬拼。用你的方式，找到夺取十字架的机会！”

她话音刚落，便率先发起了攻击。她的冲锋迅猛而无声，银白色的铠甲在昏暗的教堂里划出一道流光。战斧带着呼啸的风声，直劈向无头神父那丛蠕动的触须。神父的反应快得惊人，它脖颈处的触须瞬间拧成一股，如同一条粗壮的肉鞭，迎向艾瑞贝斯的战斧。“啪”的一声闷响，触须与战斧碰撞，竟发出了皮革抽打钢铁般的声音。艾瑞贝斯被巨大的力量震得后退了半步，而那些触须只是断了几根，断口处流出乳白色的黏液，随即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生长出来。

就在它与艾瑞贝斯正面碰撞的瞬间，伊拉的弩箭到了。她没有攻击坚韧的触须，而是精准地射中了神父宽大的长袍下摆，将它的一条腿钉在了地上。

神父发出一声无声的咆哮——那声音并非通过声带，而是通过触须高速摩擦空气产生的高频震动，直接冲击着三人的耳膜，让人头晕目眩。

瓦勒留斯强忍着小腿的剧痛和脑中的嗡鸣。他没有像艾瑞贝斯命令的那样立刻去夺取十字架，因为他知道，在没有创造出绝对的机会之前，任何冒然的接近都是自杀。他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对方力量削弱的契机。

他注意到，无头神父虽然被钉住了一条腿，但上半身依旧灵活。它空着的那只手猛地一挥，一股混杂着泥土和腐肉的恶臭掷向艾瑞贝斯。艾瑞贝斯侧身躲开，但那些泥土落在她身后的石柱上，竟发出了“滋滋”的腐蚀声。

“小心！它会用墓穴的污秽物！”艾瑞贝斯高声警告。

就在这时，伊拉趁机一个翻滚，绕到神父的侧面，手中的匕首快如毒蛇，在神父的长袍下摆猛地一划！

“刺啦——”

布料被撕开，露出了长袍下蠕动的血肉。但在那血肉之中，什么都没有。

“不对！”伊拉的脸色一变，“它的核心不在体内！”

几乎在同一时间，无头神父空着的那只手，突然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反向折断，像毒蛇般抓向了身后的伊拉！

伊拉反应极快，就地一滚，狼狈地躲开了这致命一击。但这也让她彻底暴露在了怪物的攻击范围之内。

就是现在！

瓦勒留斯知道，不能再等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块银质的怀表。他咬了咬牙，拇指用力，掀开了怀表的表盖。

“咔哒。”

一声清脆的、几乎微不可闻的声响，在死寂的教堂里突兀地响起。怀表表面那些古老而精致的雕花，突然泛起了柔和的银色光芒。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无头神父那丛原本疯狂蠕动的触须，以及那只正要追击伊拉的手，动作明显慢了半拍，仿佛陷入了看不见的泥沼。甚至连它那在地上蠕动的影子，都凝固了一瞬。

“有用！”艾瑞贝斯抓住这个机会，战斧带着撕裂空气的厉风，重重地劈向触须最密集的地方。“咔嚓”一声，三根最粗壮的触须应声而断，灰黑色的汁液四处飞溅。那些汁液溅在艾瑞贝斯的铠甲上，却立刻被表面流转的符文光芒所蒸发。

“它的手腕！”伊拉也趁机脱离了险境，她重新举起短弩，高声喊道，“它的力量正在从十字架涌向手腕！那里在发光——那才是它的弱点！”

瓦勒留斯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忍着小腿那如同被烧红的铁钎搅动的剧痛，猛地扑向神父那只握着十字架的手腕。

他的指尖，终于触碰到了那个银质十字架。

一股灼热到几乎要将他手指融化的感觉，顺着指尖瞬间蔓延至全身！

## 第十六章：沾毒的收获

那银质十字架远比看起来要沉重得多，入手冰凉，却又仿佛带着某种灼热的生命力。表面那些精细的雕刻，摸上去才发现竟然是一道道细小的血槽，里面似乎还残留着早已干涸的、古老的血液。

就在瓦勒留斯攥住十字架的瞬间，一连串模糊而破碎的画面，如闪电般强行灌入他的脑海：他看见一群穿着洁白长袍、脸上没有任何五官的人，正围绕着一个巨大的石质祭坛，高举着一模一样的银色十字架，口中吟诵着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古老祷文……那祷文没有声音，却像无数根针，刺入他的意识深处。

幻觉转瞬即逝，但那股源自血脉深处的悸动，却让他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无头神父突然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嗡鸣。它似乎意识到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即将被夺走，陷入了最后的疯狂。所有剩余的触须，如同暴雨中的狂鞭，不分敌我地抽向它的四周！

“小心！”伊拉眼疾手快，从腰间解下一条备用的铁链，猛地甩出，缠住了几根抽向瓦勒留斯触须。但怪物的力量实在太大，她被巨大的力道带着往前踉跄了两步，手臂被其中一根触须的末梢扫中。伊拉闷哼一声，那被扫中的手臂上，立刻浮现出了一片青黑色的诡异纹路，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蔓延。

“该死，这东西的触须有毒！”她咬着牙喊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因剧痛而产生的颤抖。

与此同时，瓦勒留斯手中的怀表，表面的银光开始剧烈地闪烁，齿轮转动的声音也变得断断续续，显然，这件来自过去的遗物，其力量即将耗尽。

“撤退！”艾瑞贝斯见状，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她猛地将手中的战斧狠狠地插进了神父的后腰，借着反作用力，她一个箭步冲到瓦勒留斯身边，一把拽住他的衣领，将他强行向后拖去，“退到地窖入口里躲避！”

两人刚刚退到地窖门口，就看见无头神父的身体开始急剧地膨胀，长袍被撑得寸寸碎裂，从它的躯干里，钻出了无数只细小的、惨白的手臂，像一棵从地狱里长出来的、不断开枝散叶的怪树。

“砰！”

瓦勒留斯和艾瑞贝斯合力关上了地窖那扇厚重的铁门。伊拉也紧随其后地退了进来，她迅速地将那条铁链在门把手上缠了三圈，死死卡住。几乎在同一时间，门外传来一阵恐怖的骨骼碎裂和血肉爆裂的声音，以及某种液体泼溅在铁门上的“滋滋”声。

门内，是暂时的安全和死寂。

伊拉靠在冰冷的石壁上大口喘着气，汗水浸透了她的短发，紧贴着她苍白的脸颊。她中毒的手臂上，那片青黑色的纹路已经爬到了手肘。她看着瓦勒留斯手中那个依旧散发着余温的银质十字架，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为了这个东西……差点把命都搭上，值得吗？”

瓦勒留斯也低头看向手中的战利品。他突然发现，在十字架的背面，用一种极其微小的字体，刻着一行小字：“卡伦带走了左半张图——在禁忌森林。”

他将十字架递给伊拉看。“看来，这次冒险没白费。”他说，“至少，我们现在有了明确的线索。”

艾瑞贝斯的目光却落在瓦勒留斯那血肉模糊的小腿上。她沉默了片刻，从铠甲内侧掏出一个小巧的陶罐，递了过来。“这是‘拜伦维斯的防腐膏’，能暂时压制血毒和腐蚀。”她的手指在碰到瓦勒留斯皮肤时，微微顿了一下。

她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他：“我收回刚才的话。你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猎人，但你是一个……合格的‘赌徒’。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下次别再用自己的传家宝去冒险了，这种不计后果的疯狂，用多了，总有一次会让你万劫不复。”

瓦勒留斯听着这充满警示的告诫，不由得苦笑了一下。他知道，艾瑞贝斯已经真正地，将他视为了可以平等对话的同伴。

## 第十七章：草药与体温

厚重的铁门将门外那令人作呕的爆裂声和狂乱的力量余波隔绝开来。地窖里陷入了一片深沉的黑暗与死寂，只有三人沉重的呼吸声和伊拉手臂中毒后压抑的闷哼。

瓦勒留斯扶着粗糙的石壁缓缓站直身体，小腿上那被血肉增生体咬出的伤口，在涂抹了防腐膏后虽然不再流血，但此刻却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骨头。但他更担心的是伊拉的状况——她是一位重要的同伴，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力，如果她倒下了，他们将寸步难行。这并非冷酷的计算，而是在这地狱般的环境中，对同伴最本能的依赖。

艾瑞贝斯将战斧的斧刃在墙壁上一划，溅起的火星点燃了瓦勒留斯递过来的一根蜡烛。昏黄的光晕在黑暗中扩散开来。这是一个约莫半间屋子大小的封闭空间，墙角堆着几捆已经发黑腐烂的干草，中间摆着一个沉重的铁制工作台，上面散落着几把生锈的解剖刀、手术剪和几个空空如也的棕色药瓶。

“我们在这里休整一下。”艾瑞贝斯开口，她的声音在封闭的空间里显得异常清晰，“处理伤口，恢复体力。外面的东西暂时进不来，这是难得的机会。”

她接过蜡烛，照亮了伊拉那条青黑色的手臂。纹路已经爬过了她的肘关节，伊拉的嘴唇发白，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身体因痛苦而微微颤抖。

“是‘尸毒’，”艾瑞贝斯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教会的普通解毒剂没用，只会加剧毒素的扩散。必须找到‘净化苔藓’。”

“哪里有？”瓦勒留斯立刻问，语气里满是急切。

“旧亚楠的草药师，或者……像这种神父的秘密储藏室里。”艾瑞贝斯环顾四周，“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瓦勒留斯立刻行动起来。他没有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翻，而是先走到了那个铁制工作台前。他用手指蹭了蹭台面上的灰尘，又闻了闻空气中残留的气味。“这里处理过草药，但最近一次是在很久以前。如果神父有储藏室，应该就在附近，而且会保持干燥。”

他的目光快速扫过地窖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停在了墙角那堆看似普通的干草堆上。他走过去，拨开最上层已经腐烂的干草，露出了下面一层相对干燥的。在那里，他终于找到了那股若有若无的草木香气的来源——一个用麻布包裹的小包，被小心地藏在干草堆的底层。

“是这个吗？”他将麻布包举到艾瑞贝斯面前。

伊拉的眼神瞬间亮了一下，她挣扎着说：“是……净化苔藓……旧亚楠的草药师……才有……”

“没错，这是唯一能中和尸毒的东西。”艾瑞贝斯点头确认。

瓦勒留斯撕开包装，苔藓叶片立刻渗出一种黏稠的透明汁液。他正准备直接敷在伊拉的伤口上，脑中却突然闪过一个模糊的片段——那是在某个遥远城市的集市上，他与一位来自东方的草药商人交谈时，对方无意中提到的一个诀窍：“净化苔藓，必须用新鲜的、有活力的血液来激活，才能发挥它最强的效力。”

这是一个冒险的念头。他看了一眼身旁脸色凝重的艾瑞ベス，又看了看因痛苦而几乎失去意识的伊拉。他知道，现在不仅仅是救治一个同伴，更是巩固这个脆弱联盟的基石。一次舍身的互助，远比任何口头上的承诺都更坚固。

没有丝毫犹豫，瓦勒留斯用伊拉掉在地上的匕首，在自己的指尖划开一道不深不浅的口子。鲜红的血液立刻涌了出来，他将血珠精准地滴在苔藓的叶片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苔藓渗出的黏液在接触到他血液的瞬间，仿佛被注入了生命，迅速从透明变成了灿烂的淡金色！一股温暖而纯净的气息扩散开来。

他不再迟疑，立刻将这片泛着金光的苔藓敷在了伊拉手臂上青黑色最深的地方。他单膝跪地，为了固定住苔藓，他的手掌不得不覆在伊拉冰冷的手臂上。隔着衣料，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皮肤上传来的、因高烧和中毒而产生的灼人体温，以及那控制不住的、细微的颤抖。

“滋——”

如同滚油遇到了冰雪，青黑色的纹路在接触到金色黏液的瞬间，发出了轻微的声响，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后退潮。伊拉紧咬的牙关终于松开，发出了一声痛苦却如释重负的闷哼。她的颤抖渐渐平息，灼热的体温也似乎降下了一些。

“多谢……”她虚弱地说，看着瓦勒留斯，眼神中少了几分审视，多了几分复杂的感激。她低头看着自己正在恢复的手臂，喃喃自语，“教会的猎人手册上说，我们的血不洁，不能用来净化任何东西……看来，他们又说谎了。”

伊拉的危机暂时解除，但瓦勒留斯自己的问题却浮现了。他腿上的伤口在流过血后，疼痛变得更加剧烈。他看向艾瑞贝斯，口袋里的怀表链在掌心无声地转了半圈。“艾瑞贝斯，刚才的防腐膏很管用。但我这伤，需要更彻底的治疗。我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

## 第十八章：共担的诅咒

艾瑞贝斯的目光从伊拉恢复血色的手臂上移开，落在了瓦勒留斯那血肉模糊的小腿上。她沉默了两秒，似乎在进行一场复杂的权衡。

“我没有圣疗的能力。”她缓缓开口，“但我这里，确实有一件东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她从铠甲内侧的同一个布袋里，又掏出了一个更小的瓶子，里面装着琥珀色的、如同融化黄金般的液体。她将瓶子递过来时，指节微微收紧，似乎有些不舍。

“这是‘拜伦维斯的浓缩血液’。”她说，“它能快速愈合伤口，但……它也是一种毒药。”

“那你想要什么作为交换？”瓦勒留斯问，他的眼神锐利，像在审视一份重要的约定。

“我什么都不要。”艾瑞贝斯凝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把它送给你。就当是……我对你这份‘特殊’体质的一种‘投资’。”

她顿了顿，补充道：“但是，你必须清楚它的代价。你每用一次这种东西，你和旧神的联系就会加深一分。这对祂来说，是一场只赢不输的博弈。你……还愿意饮下这杯毒酒吗？”

用暂时的治愈，换取与未知存在更深的捆绑。瓦勒留斯看着艾瑞贝斯那双隐藏在头盔阴影下的、深不见底的眼睛，他知道，对方抛出的不仅仅是一瓶药剂，更是一份测试，一份邀请，以及……一份共同承担的诅咒。她需要的，是他这份特殊的体质；而她想给予的，是他未来可能带来的、挣脱两人共同锁链的机会。

瓦勒留斯没有犹豫，接过了瓶子。他拔开瓶塞，将那琥珀色的液体倒在自己小腿的伤口上。剧烈的疼痛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麻的、奇异的痒意。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恐怖的血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结疤。

但就在伤口愈合的同时，他的太阳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钝痛。眼前，再次闪过一连串模糊而破碎的画面：一具巨大到无法想象的、嵌在黑色石壁里的惨白骨骼……一座正在汩汩渗出新鲜血液的黑色祭坛……还有一个看不清脸孔的人，高高举起了他手中那个一模一样的银质十字架……

幻觉转瞬即逝。瓦勒留斯猛地甩了甩头，才将那些不祥的画面驱散。他知道，艾瑞ベ斯没有骗他。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确实更深了。他已经接受了这份“投资”，从这一刻起，他与艾瑞贝斯之间，便多了一层除了合作之外的、更复杂的关联。

就在这时，地窖中央的那个铁工作台，突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咔哒”声。三人立刻警觉起来。瓦勒留斯转头看去，发现是台上一把生锈的解剖刀，正在轻微地震动，它的刀尖，正对着墙角那堆他们刚刚翻找过的干草堆。

那里的干草，似乎在……缓慢地起伏。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藏在下面，安静地呼吸着。

伊拉挣扎着坐起，她虽然虚弱，但猎手的本能让她立刻举起了短弩，箭头在昏黄的烛光里泛着冰冷的杀意。“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个。”

“不管是敌是友，我们总得有个准备。”瓦勒留斯看向伊拉，“能做个简单的陷阱吗？预警一下。”

伊拉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我是猎手，不是陷阱工匠。”她生硬地拒绝了，语气里却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因被治愈而产生的别扭。但她嘴上虽然这么说，手上的动作却没停。她还是将那把震动的解剖刀插进了工作台的木板缝隙里，又扯了一大把干草，紧紧地缠绕在刀柄上，另一端则压在一块削好的木片之下。

“最多只能这样了，”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如果是个活物，它从草堆里钻出来，只要碰到刀柄，就会带动这块木片倒下来。至少，能让我们知道它的大小和动静。”她瞥了一眼墙角，又补充道：“如果陷阱触发了，你负责用蜡烛照明，艾瑞贝斯的战斧，比我的弩箭更适合在这种近距离下应对突发状况。”

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警戒系统，就这样布置好了。艾瑞贝斯无声地走到陷阱的另一侧，与瓦勒留斯形成了一个交叉的守护姿态，将正在布置陷阱的伊拉完全保护了起来。这无言的默契，让地窖里冰冷的空气似乎也多了一丝温度。

就在陷阱布置完成的瞬间，墙角那堆干草，突然剧烈地起伏了一下。像是有什么沉睡的东西，在里面翻了个身。

地窖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 第十九章：墙角的秘密

干草堆那一下剧烈的起伏，像一记无声的警钟，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刚刚经过一场生死搏杀和两次治疗，三人的状态已截然不同。

伊拉的反应最快，但也最勉强。尸毒虽解，但身体的亏空让她脸色依旧苍白，她几乎是立刻停止了包扎伤口，一个翻身向后退了半步，手中的短弩已经重新上弦，但持弩的手臂却在微微颤抖。

艾瑞贝斯的呼吸则沉稳得多，作为身经百战的猎手，她的体力显然是三人中最好的。她只是将那柄厚重的战斧抵在地面，斧刃上那些沉寂的符文，开始由内而外地泛出微光，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瓦勒留斯的疲惫则更多来自精神。接连不断的冲击和那短暂却诡异的幻觉，让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他攥紧了手中的蜡烛，他注意到，烛芯的火苗不再安稳地向上，而是朝着墙角那片阴影的方向微微倾斜。这说明那里的空气正在流动。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艾瑞贝斯。除了战斧，她的腰间还佩着一柄长剑，剑鞘古朴，没有任何装饰，却比那柄符文战斧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那柄剑，似乎才是她真正的武器。

“艾瑞贝斯，”瓦勒留斯压低声音，“你的剑……或许比战斧更适合在这种狭窄的地方应敌。”

艾瑞贝斯的身形明显僵硬了一下。她头盔下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像被触碰了禁忌。“我的战斧，足够了。”她的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彻底打断了这个话题。

瓦勒留斯不再多言，立刻将注意力转回眼前的威胁：“用你的斧柄，试探一下。”

艾瑞贝斯没有多问。她用厚重的斧柄，稳稳地、试探性地戳向那堆起伏的干草。斧柄接触到干草堆的瞬间，一声沉闷的“噗”声从里面传来，那感觉，不像是戳中了坚硬的物体，更像是戳进了一个灌满了水的皮囊。艾瑞贝斯立刻收回战斧，只见斧柄的末端，沾上了一层黏糊糊的、半透明的液体。

“是软的，”艾瑞贝斯低声说，眼神变得更加警惕，“而且，它在呼吸。”

“既然是活物，总得让它出来见见光。”伊拉的声音冰冷，她的弩箭已经瞄准了草堆。

“别用箭，动静太大，可能会引来地上的血蛭。”瓦勒留斯制止了她，“我有更好的办法。”

他深吸一口气，捏着蜡烛，小心翼翼地凑近干草堆。他没有直接点燃，而是将融化的蜡油，精准地滴落在草堆最边缘的一根干草上。蜡油迅速凝固，将那根干草与周围的分开。紧接着，他才用火苗点燃了那根独立的干草。

火焰“呼”的一声窜起，像一条灵活的火蛇，迅速引燃了整个草堆。

火焰中，突然传来一阵尖细到足以刺破耳膜的嘶鸣！

一个排球大小的、浑身裹着湿滑黏液的恶心东西，从熊熊燃烧的草堆里翻滚了出来。它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芝麻大小的黑色眼睛，此刻正因为痛苦而胡乱地转动着。伊拉的短弩随即响起，弩箭精准地钉住了那东西身上伸出的一条细小触须，将它死死地钉在了石板地上。

“是‘血蛭母巢’！”艾瑞贝斯立刻认出了这东西，“本身没什么攻击力，但它能产下成百上千只小血蛭。必须立刻杀了它！”

她举起战斧，正要挥下，瓦勒留斯却突然开口：“等等！”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血蛭母巢背后，那被火焰照亮的石壁。“它不是藏在这里的，”瓦勒留斯语速极快地说，“它是被卡在那里的——看那道石缝！后面有东西！”

被他这么一提醒，众人才发现，母巢翻滚出来的地方，墙角的石壁上有一道非常隐蔽的裂缝。母巢那柔软的身体，正好将这道裂缝堵得严严实实。火焰烧到母巢身体的瞬间，它背后的石壁突然轻微地震动了一下。一块松动的石头“哐当”一声，从石缝上方掉落下来，露出了一个隐藏在墙壁里的方形暗格。

暗格里，静静地摆放着一个古旧的铁盒。而铁盒上的锁孔，其形状，恰好能与瓦勒留斯手中那个银质的圣血锁链钥匙，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这，恐怕才是无头神父真正想要守护的秘密。

血蛭母巢的嘶鸣声越来越弱，伊拉走上前，正准备一匕首结果了它，却发现它的身体下，压着一小片被黏液包裹得很好的、泛黄的纸。

她嫌恶地用匕首尖将其挑了出来。展开后，借着烛光读道：“卡伦说，禁禁忌森林里有‘月神的眼泪’，能洗掉猎人身上的血契……但我看见他给尤瑟夫卡的玛丽修女送过血瓶，不止一次。那个女人的眼睛，已经变成灰白色了。”

“月神的眼泪……”艾瑞贝斯的呼吸，在听到这个词时，明显地急促了一瞬，但很快就被她压制了下去。

瓦勒留斯的心头又是一紧。玛丽修女，这个名字再次出现，而且与偷走圣血样本的卡伦联系在了一起。他想起诊所里传出的那阵诡异的哼唱和尖叫，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

他没有立刻去开锁，而是将那冰凉的圣血锁链钥匙，握在掌心，转身看向两位同伴。

“看来，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秘密。”他的声音平静无波，“但在开启一份可能会改变我们盟约的东西之前，我们应该先明确……彼此的界限。”

伊拉和艾瑞贝斯同时愣住了，显然没想到他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起一场新的试探。

“打开它，”瓦勒留斯看着她们，“无论里面是什么，地图，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将共同面对。但如果有人想独占这份秘密，那么现在，就是她动手的最好时机。”

他这是在用一种近乎于“引诱”的方式，来测试她们的底线。

地窖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许久，伊拉冷哼一声，将匕首收回了鞘中。艾瑞贝斯则缓缓地摇了摇头，她头盔下的眼神深邃难明。

瓦勒留斯这才点了点头，转身走向墙角的暗格。他能感觉到，背后两道目光——伊拉和艾瑞贝斯——正无声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刻意放慢了动作，在将钥匙插入锁孔时，用眼角的余光留意着两人的反应。

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传来“咔哒”一声清脆的轻响。没有毒箭，没有机关，铁盒的盖子，缓缓地向上弹开。

## 第二十章：分歧的盟约

铁盒里，静静地躺着一卷保存完好的羊皮纸。瓦勒留斯将其取出，小心翼翼地展开。一股混合着尘封时光与古老墨水的气味，扑面而来。

这正是那份失踪的“遗迹地图”的另一半！上面用朱砂清晰地标出了禁忌森林的入口，而在入口旁边，画着一个惟妙惟肖的月牙形状的标记，旁边用古亚楠语写着两个字：“祭坛”。

就在地图完全展开的瞬间，瓦勒留斯清晰地捕捉到了身后那个细微的动作——艾瑞贝斯的手指，突然攥紧了她的战斧，指节在银白色的金属手甲之下，因用力而泛出青白。她头盔下的呼吸似乎停滞了一瞬，视线在那个月牙标记上，停留了至少三秒钟，才像是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望向了墙角。

这个细微的停顿，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问题：她在渴望这张地图，或者说，渴望地图上所指向的那个“月神祭坛”。

伊拉的反应则直接得多。她吹了声口哨，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总算没白挨那一下。”但她手中的匕首，却在工作台的边缘，敲击出了一串急促而无声的节奏。这是瓦勒留斯在之前的战斗中发现的、她紧张时下意识的小动作。

“现在我们有地图了，”伊拉看着艾瑞贝斯，语气强硬，像是在宣告一件事的结束，“找到了卡伦，拿回样本，我们的盟约就到此为止。至于解除血契，那是你自己的事。”

“恐怕不行。”艾瑞贝斯摇了摇头，她的声音恢复了冷静，像是在回应一场新的提议，“卡伦去了禁忌森林，那里不是你一个人能应付的。我们需要瓦勒留斯的帮助。”她的目光转向瓦勒留斯，“他的血，很特别。或许能克制森林里那些被深度污染的怪物。”

两人再次将瓦勒留斯，当成了这场博弈天平上的关键砝码。

“盟约可以继续，”瓦勒留斯开口了，他没有立刻站队，而是将地图翻了过来，发现背面还有几行用炭笔写下的小字，“但在那之前，我们得先解决眼下的问题。”

他将地图背面展示给两人看：

“月神的眼泪，其实是旧神的眼球。卡伦想要用它来复活‘苍白之血’——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玛丽修女，是穿着她皮囊的‘影兽’。”

“影兽？”伊拉的匕首停了下来，脸色变得很难看，“教会的古老典籍里提到过这种东西，说那是古神的仆从，能完美地模仿人类的样子，但极度害怕纯银。”她突然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向瓦勒留斯腰间的银质怀表，“你的怀表，或许能对付它。”

瓦勒留斯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了铁盒的底层，那里，还放着一个小小的布袋。他掂了掂，里面传来一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他走到正在检查短弩弓弦的伊拉面前，将布袋递了过去。

“我想，这东西在你手里，比在我这有用。”

伊拉疑惑地接过布袋，倒出里面的东西——是五颗用纯银打造的、表面刻着驱邪符文的弹丸。她的手指在触碰到布袋时，明显地顿了一下，随即扯出了一个有些生硬的笑容：“算你这个外乡人有点良心。”她将弹丸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单独的箭囊。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她刚才那番强硬的态度，瞬间缓和了不少。

“等遇到那个什么‘影兽’，”她看了一眼艾瑞贝斯，意有所指地说，“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箭穿喉。”

“所以，”艾瑞贝斯看着他们，将问题重新抛回了桌面上，“我们是先去禁忌森林追捕卡伦，还是先回广场，解决诊所里的‘影兽’？”

新的分歧，再次摆在了三人面前。

## 第二十一章：容器的诅咒

“所以，”艾瑞贝斯看着他们，“我们是先去禁忌森林追捕卡伦，还是先回广场，解决诊所里的‘影兽’？”

新的分歧，再次摆在了三人面前。

“当然是先去森林！”伊拉立刻说道，她的情绪因为“影兽”和“卡伦”这两个词而变得有些激动，“地图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卡伦已经领先我们太多，不能再耽搁了！”她晃了晃手中的银弹，“至于诊所那个东西，等我们拿回了样本，再回来解决它也不迟。”

“我不同意。”瓦勒留斯却摇了摇头。他拿起那张写着“影兽”字样的纸条，转身走向艾瑞贝斯。她正用战斧的斧背，在石壁上刻画着通往禁忌森林的简易路线图，溅起的火星落在她的银白铠甲上，又被无形的力量弹开。

“艾瑞贝斯，”瓦勒留斯将纸条递到她面前，开门见山地问道，“这上面提到了‘月神的眼泪’。你之前说，你要挣脱锁链——这东西，和你想要寻找的自由，有关吗？”

他将“自由”这个词咬得很重，像是在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询问。他需要知道，这位强大的新盟友，她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艾瑞贝斯的动作停了下来。她的视线在“月神的眼泪”那几个字上，停留了足足两秒。她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战斧上的符文，烛光将她的侧影拉得很长，看不清表情。

“拜伦维斯的学者中，流传着一个传说。”她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遥远的、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缥缈，“他们说，月神，是唯一一个能够干涉并改写‘血契’的古神。而它的眼泪……据说，能够洗掉一个猎人灵魂上，所有被圣血留下的印记。”

她突然抬起头，直视着瓦勒留斯的眼睛，那眼神在烛光里显得格外明亮，像两颗被精心打磨过的、冰冷的宝石。

“但也有人说，那其实是月神设下的一个最恶毒的陷阱——”

“被洗掉印记的猎人，会变成它在人间的……新容器。”

“容器……”伊拉突然冷笑一声，她将匕首狠狠插进工作台的木头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她从牙缝里挤出这个词，仿佛在咀嚼一块腐烂的肉。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极度的愤怒。“所以那才是真相。卡伦那个混蛋，他不是在寻求净化……他是在参加一场该死的、成为神的面试！为了这个，他背叛了我，背叛了我们曾经的一切！”

她的愤怒里，带着一种恍然大悟后的、更深的冰冷。这让瓦勒留斯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推断。

“所以，‘苍白之血’的真相，从来就不是什么治愈的奇迹。”瓦勒留斯的声音冷了下来，“而是一场……寻找合适‘容器’的选拔仪式。卡伦偷走圣血样本，是为了让自己成为那个容器，对吗？”

“很可能。”艾瑞贝斯回答，“而诊所里的那个‘影兽’，恐怕就是他用来守护自己秘密的看门狗。或者……是他的盟友。”

“这更说明了我们应该先去解决它！”伊拉激动地拔出匕首，“它和卡伦是一伙的，从它身上，一定能问出更多关于卡伦的线索！”

“不。”瓦勒留斯再次否定了她，他的冷静与伊拉的激动形成了鲜明对比，“你只看到了眼前的线索，却没有想过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对‘影兽’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银弹可能对它有效。但我们只有五发银弹。万一这五发子弹打不死它呢？万一诊所里还有别的陷阱呢？我们可能会把所有的力量都浪费在一个‘看门狗’身上，等真正找到卡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

他的分析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伊拉的怒火之上。

“这是一场不明智的冒险。”瓦勒留斯做出了总结，“我们应该先去禁忌森林。因为卡伦才是核心目标，影兽只是一个不确定的障碍。我们应该集中所有力量，去处理最关键的问题。”

## 第二十二章：篝火边的誓言

瓦勒留斯的分析让地窖里的气氛再次陷入了沉默。伊拉的胸口剧烈起伏，愤怒与被背叛的痛苦像火焰一样灼烧着她的理智，让她恨不得立刻冲出去将那个“看门狗”撕成碎片。

“都停下。”

艾瑞贝斯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像一盆夹着冰碴的雪水，浇在伊拉的怒火上，也让因失血而有些眩晕的瓦勒留斯精神一振。

“你们两个现在的状态，走出这个地窖就是去送死。”她用战斧的斧柄敲了敲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不容置疑。“我们在这里休息。恢复体力，处理伤口。天亮前，再做决定。”

她说完，便自顾自地走到墙角，将那几捆相对干燥的干草拖到地窖中央，又从废墟里找来几块还算完整的木板，用匕首削出引火物，很快便升起了一堆小小的篝火。跳动的火焰驱散了地窖里的阴冷和恶臭，也给这片绝望之地带来了一丝难得的、文明的暖意。

伊拉重重地哼了一声，但终究没有反驳。她走到火堆旁坐下，开始仔细地擦拭她的短弩和匕首，仿佛想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注在冰冷的武器上。瓦勒留斯则靠在墙边，默默地处理着自己腿上的伤口，感受着火焰带来的温暖，紧绷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空隙。

地窖里一时间只剩下篝火燃烧的“噼啪”声和武器擦拭的“沙沙”声。

瓦勒留斯的目光在两位同伴之间游移。火焰映照着伊拉专注的侧脸，汗水和污迹让她显得有些狼狈，但那双紧抿的嘴唇和锐利的眼神，却透着一种惊人的、不屈的生命力。她的手指灵巧地拆解着弩机，那双手，既能精准地射出致命的箭矢，也在不久前因中毒而无力地颤抖。这种脆弱与强大的矛盾感，让她显得无比真实，像一株在岩石缝隙里顽强生长的野玫瑰，带刺，却也芬芳。

他的视线转向另一侧的阴影。艾瑞贝斯卸下了她的头盔，露出一张令瓦勒留斯都为之屏息的脸。那是一张轮廓极其分明的、古典雕塑般的面容，皮肤白皙得近乎透明，仿佛常年不见阳光。一头银色的长发被简单地束在脑后，几缕发丝垂落在她高挺的鼻梁旁。火焰的光芒在她深邃的眼眸中跳动，那眼神平静如寒潭，却又仿佛蕴藏着无尽的秘密和悲伤。她比伊拉要高挑许多，即便是坐着，也能看出那身铠押之下惊人的身形轮廓——宽阔的肩膀、结实有力的腰腹，以及即便被甲胄覆盖也依然能感受到其力量感的修长大腿。她不是那种纤弱的贵族小姐，而是一尊真正为战斗而生的、充满力量与美感的女武神雕像。

或许是察觉到了他的注视，伊拉的动作顿了顿，抬起头瞥了他一眼，眼神复杂。而艾瑞贝斯只是淡淡地将目光从火焰上移开，与他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了一瞬，便又平静地移开，仿佛他的凝视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这种无形的距离感，让瓦勒留斯心中那丝莫名的悸动迅速冷却，化为一丝苦笑。他知道，这样的存在，是他永远无法触及的。

“最后一个问题。”他决定打破这既温暖又疏离的寂静，他的语气变得异常认真，“伊拉，艾瑞贝斯。如果到了祭坛，我们发现，成为‘容器’是唯一的选择。你们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刃，直直地插进了三人之间刚刚因篝火而缓和的气氛之中。它不再是关于战术或路线，而是直指每个人最核心的价值观和底线。

伊拉装填银弹的手猛地一顿。她抬起头，用一种全新的、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瓦勒留斯，仿佛在重新评估这个人的危险性。她想起了卡伦，想起了他那为了成为“容器”而变得狂热的眼神。她害怕……害怕眼前这个外来者，会走上和她同伴一样的老路。

“别想太多。”她生硬地回答，试图用强硬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我的任务是追捕卡伦。而你，现在是我完成任务的关键。我不会在任务完成前，眼睁睁看着我的同伴变成别人的祭品。”

她的话很现实，很冷酷，却奇异地带来了一丝安全感。

艾瑞贝斯沉默了更久。她一直静静地坐在阴影里，像一尊思考的雕像。久到瓦勒留斯几乎以为她不会回答。

最终，她缓缓地抬起战斧，用斧刃的侧面，轻轻地碰了碰自己的胸甲，发出“铛”的一声清响。

“我会履行我的职责。”她说，“守护‘契约’的完成。”

她没有说，是守护谁的契约。

这个回答，像亚楠的浓雾一样，充满了模糊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瓦勒留斯知道，他不能完全相信眼前的任何一个人。在这座被诅咒的城市里，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谎言与目的。

他唯一能信的，只有自己那柄冰冷的弯刀，和他那颗为了妹妹，甘愿支付任何代价的决心。

“既然如此，那就出发吧。”瓦勒留斯深吸一口气，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他没有走向地图上标记的密道，而是径直走向了那扇通往教堂外部的地窖铁门。

“你干什么？！”伊拉和艾瑞贝斯同时惊呼。

“去诊所。”瓦勒留斯头也不回地说。

“你不是说那是场不明智的冒险吗？”伊拉彻底被他搞糊涂了。

“此一时，彼一时。”瓦勒留斯转过身，嘴角勾起一抹略带狡黠的微笑，“刚才，我们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判断。但现在，我们了解得更多了。而且……”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刚刚改变主意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逻辑上的破绽。卡伦既然把影兽留在诊所，就说明诊所里，一定有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但又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他千方百计地用‘月神的眼泪’和禁忌森林来吸引猎人们的注意，这本身……就是一种最高明的误导。他越是想让我们去森林，我们就越应该先去撬开他留在这里的‘保险箱’。”

伊拉和艾瑞贝斯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无奈和……兴奋。与这个人同行，或许危险，但绝不无聊。

“走吧。”瓦勒留斯率先拉开了那扇厚重的铁门，“去看看，这位玛丽修女的‘保险箱’里，到底藏着什么好东西。”

## 第二十三章：虚假的圣所

瓦勒留斯率先拉开厚重的地窖铁门，一股混杂着焦糊与血腥的冷风倒灌进来，吹得篝火的余烬疯狂摇曳。门外的教堂废墟比他们进来时更加死寂，仿佛刚才与无头神父的死斗只是一场幻觉。

“真的要去？”伊拉跟在他身后，压低声音问，语气里带着怀疑，“那地方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正因为让人不安，我们才更该去看看。”瓦勒留斯头也不回地说，“连经验丰富的猎手都觉得不对劲，说明那里一定藏着对我们这些外来者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往往是卡伦留下的依仗。”

艾瑞贝斯没有说话，却将战斧从肩上取下握在手中。她比瓦勒留斯高出近半个头，这个简单的动作在她做来，带着一种天生的威慑力，已经表明了她的立场。她相信瓦勒留斯此刻的判断。

三人再次踏足中心广场，目标明确——那栋在浓雾中透出昏黄灯光、不断传来诡异哼唱声的尤瑟夫卡诊所。

距离诊所还有几十步远，那若有若无的哼唱声就变得清晰起来。是女人的声音，空灵优美，却带着一种非人的、机械般的重复感，像坏掉的八音盒永无止境地播放同一段旋律。这歌声与广场上死寂腐败的氛围格格不入，反而因这种违和显得更加诡异，如同在腐烂的尸体上绽放出一朵鲜艳的毒花。

“小心。”艾瑞贝斯突然停下脚步，指向诊所门前的地面，“有‘信使’的痕跡。”

瓦勒留斯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湿滑的石板上有几个极淡的脚印，像孩童留下的，边缘却渗出淡淡的、水银般的光泽。

“是梦境信使？”瓦勒留斯立刻想起那个脸上缠满绷带的神秘人。

“不完全是。”艾瑞贝斯摇头，“亚楠的信使有很多种。梦境信使负责传达‘契约’，而这种在地面留下痕迹的是‘引路信使’。它们通常无害，为迷失的猎人指引安全屋方向。但……”

她的目光投向诊所紧闭的大门，眼神凝重：“它们从不往诊所引路。治愈教会一直视它们为异端。有信使出现在这里，很反常。”

就在这时，诊所大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道缝。

门缝里探出一张苍白美丽的脸。那是个年轻女人，穿着一身洁白的、浆洗得一尘不染的修女服。她的皮肤像上好的瓷器，细腻得看不见毛孔，栗色的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优雅的发髻，一丝不苟。她的五官精致得有些不真实，尤其是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像两颗通透的玻璃珠，里面盛满了纯净而无辜的关切。她脸上带着和善温柔的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完美得如同经过精确计算。

这身装扮，这张脸，在这污秽的亚楠，干净得像一个谎言。

“是外面有客人吗？快请进吧。”她的声音和哼唱一样优美，带着一种能抚慰人心的魔力，“亚楠的夜晚又冷又危险，我这里有温暖的壁炉，还有能治愈一切的药。”

她完全走出门口，瓦勒留斯才发现她身形竟如此娇小，大概只到伊拉的肩膀高，站在高大的艾瑞贝斯面前，更是显得楚楚可怜。她的目光扫过三人，瓦勒留斯注意到，当她的视线滑过艾瑞贝斯的符文铠甲和伊拉腰间的猎人武器时，那双美丽的眼睛里没有丝毫的惊讶或恐惧，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反常。最后，她的目光落在瓦勒留斯腿上刚愈合还带着疤痕的伤口。“啊，这位先生，您受伤了。快进来，我这里有最好的血疗药剂，能让您的伤口立刻复原。”

她表现得像末世中坚守岗位的善良医者。若不是事先从纸条上得知“影兽”的存在，瓦勒留斯几乎就要相信她了。

伊拉的手已经按在腰间的银弹箭囊上，但瓦勒留斯轻轻摇了摇头。

他走上前，与修女面对面。他需要微微低头，才能看清她那张完美无瑕的脸。他脸上露出平和的微笑：“非常感谢您，修女小姐。我们是路过的旅人，想找个地方歇歇脚，顺便……打听一个人。”

“打听人？”女人歪了歪头，这个天真无邪的动作让她显得更加娇弱无害，“请说吧，我很乐意帮忙。”

“他叫卡伦，”瓦勒留斯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她的微表情，“是个猎人。我们听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在这附近。”

提到“卡伦”的瞬间，女人温柔的微笑出现了一丝极短暂的僵硬，眼底飞快闪过一抹警惕，却掩饰得很好，足以骗过普通猎人。

“卡伦……”她轻声重复，随即微笑着摇头，“抱歉，我没听过这个名字。或许你们找错地方了。”

“是吗？”瓦勒留斯故作失望地叹气，没有继续追问，转而看向她身后的诊所。她侧身让开的瞬间，瓦勒留斯看到她那身洁白的修女服之下，隐约勾勒出纤细而窈窕的身形，与伊拉那种充满力量感的矫健和艾瑞贝斯的高挑健美截然不同，是一种更具传统美感的柔弱与优雅。“那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您的诊所真是……干净得让人惊讶。在这座城市里还能保持得如此整洁，想必有什么独到的方法吧？”

他巧妙转移了话题，这个问题却比直接追问卡伦更尖锐。

女人的脸色第二次出现微不可察的变化：“只是……勤于打扫罢了。”

“原来如此。”瓦勒留斯点了点头，仿佛全然相信，随即像突然想起什么，从怀里缓缓掏出那个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对了，我们在路上捡到了这个。看样子像是教会的东西，您认识吗？”

在看到十字架的瞬间，女人脸上所有伪装彻底崩塌。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死死盯着十字架，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像被唤醒的野兽，骤然亮起！

她不再伪装，声音变得冰冷尖锐，与之前判若两人：“把它……给我！”

## 第二十四章：伪装者的獠牙

“把它……给我！”

那声音不再是修女的温柔，而是混杂着贪婪与命令的非人嘶鸣。在看到十字架的瞬间，女人脸上所有和善的伪装如面具般剥落，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属于掠食者的凶性。

她不再言语，用行动宣告了交流的破裂。身影突然变得模糊，像一滴融入水中的墨水，瞬间向后倒退，消失在诊所门后的黑暗里。紧接着“哐当”一声，诊所大门被从内部重重关上。

“她想把我们关在外面？”伊拉皱眉，不解地看向瓦勒留斯。

“不。”瓦勒留斯摇头，目光紧盯着诊所二楼那扇唯一亮着灯的窗户，“她不是想关我们，是想把我们……‘请’进去。”

话音未落，诊所二楼窗户的玻璃突然“哗啦”一声被撞碎！一道迅捷的黑影从窗口跃下，像一片无重量的黑色羽毛，悄无声息地落在三人面前的广场上。

那东西勉强维持着人形，四肢细长得不成比例，皮肤呈现病态的、淤青般的灰白色。它脸上没有五官，只有光滑的平面，本该是嘴巴的位置却裂开一道巨大的、咧到耳根的缝隙，露出里面密密麻麻、鲨鱼般的利齿。

“这就是影兽？”艾瑞贝斯握紧战斧，铠甲上的符文光芒吞吐不定，“比典籍里描述的……更恶心。”

影兽没有立刻攻击，只是歪着头，光滑的脸对着伊拉，喉咙里发出“咯咯”声，像是在模仿人类骨骼错位的声音。紧接着，一个声音从它裂开的巨嘴里传出——那是伊拉的同伴卡伦的声音，充满痛苦与哀求：

“伊拉……救我……我的血……好冷……”

伊拉的身体猛地一颤，握着短弩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她知道这是伪装和陷阱，却在听到那个熟悉到骨子里的声音时，眼神出现了一瞬间的动摇与痛苦。那些一同在亚楠挣扎求生的日日夜夜，那些在篝火旁分食最后一块面包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

影兽抓住了这个破绽！

它的身体瞬间化作模糊残影，无视空间距离，直接出现在伊拉面前。寒光闪烁的利爪直取伊拉咽喉！

“叮！”

一声清脆的金属交击声响起。艾瑞贝斯的战斧后发先至，以毫厘之差挡在影兽利爪前，溅起一串火星。影兽一击不中，立刻借力向后翻滚拉开距离。

“别被它的声音迷惑！”艾瑞贝斯低吼，“它在吞噬猎物的记忆，用他们最深的恐惧和思念制造破绽！”

伊拉脸色苍白，她狠狠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铁锈味的血腥气让她混乱的大脑瞬间清醒。她看着艾瑞贝斯，低声道：“多谢。”随即举起短弩，将第一颗宝贵的银弹对准那只伺机而动的怪物。她的眼神里闪烁着近乎残忍的决心，仿佛要将内心最后一丝软弱连同眼前的怪物一同射穿。

“它会模仿，对吗？”瓦勒留斯突然开口，目光在影兽和诊所之间来回移动，“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值得模仿的目标。”

他没有参与正面战斗，而是转身猛地冲向紧闭的诊所大门。

“瓦勒留斯！”伊拉惊呼，“你干什么？”

瓦勒留斯没有回答，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银质十字架狠狠砸在诊所的橡木大门上！

“咚！”

一声沉闷的巨响仿佛敲在影兽的神经上。那只原本与伊拉和艾瑞贝斯对峙的怪物突然发出痛苦的尖啸，光滑的脸庞剧烈扭曲，似乎受到了无法忍受的刺激。

“有用！”艾瑞贝斯立刻明白瓦勒留斯的意图，“十字架上残留的圣血气息是所有暗影生物的克星！它害怕这个！它视诊所为巢穴！”

影兽似乎被激怒了。它放弃与两位女猎手纠缠，四肢着地像捕食的猎豹，再次化作残影直扑对它造成最大威胁的瓦勒留斯！

但这一次，瓦勒留斯没有躲闪，嘴角反而勾起一抹计谋得逞的微笑。

就在影兽即将扑到他面前的瞬间，他猛地向侧方翻滚，露出身后早已准备好的一切。

伊拉的身影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他原来的位置，手中的短弩稳稳举起，弩弦上那颗闪烁着神圣银光的弹丸早已锁定目标。

这是一个陷阱——由瓦勒留斯以身为饵、艾瑞贝斯正面牵制，为伊拉创造的绝佳射击机会！

“再见了，卡伦。”伊拉的声音冰冷刺骨，仿佛在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告别。

她扣下了扳机。

## 第二十五章：尘封的秘密

银色的弹丸在昏暗的广场上划出一道圣洁弧线，像一颗微缩的流星拖着净化的尾焰，瞬间撕裂影兽身前的黑暗。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变慢。瓦勒留斯甚至能看见，影兽光滑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类似“惊骇”的扭曲表情。它试图躲闪，但伊拉在绝对的射击距离和时机下射出的一箭，根本无法回避。

“噗——”

银弹没有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而是像烧红的烙铁浸入冰水，发出轻微、令人牙酸的灼烧声。它精准命中影兽胸口，一团刺目的银白色光芒骤然炸开。影兽发出无声却仿佛能撕裂灵魂的凄厉尖啸，整个身体如同被强酸腐蚀的蜡像，迅速消融蒸发，最终在石板上只留下一滩冒着气泡、散发恶臭的黑色灰烬。

伊拉缓缓放下短弩，吐出一口浊气。她没有立刻放松，而是走到那滩灰烬旁，静静地站了许久，眼神空洞，仿佛在举行一场无声的葬礼。最终，她用匕首拨了拨灰烬，确认再无威胁后，才将那份外露的脆弱重新收敛起来。

艾瑞贝斯也走了过来，看着地上的灰烬，又看了看瓦勒留斯，眼神复杂。“用自己做诱饵，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

“不冒险，怎么能解决它。”瓦勒留斯从地上爬起，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走到被他用十字架砸过的诊所大门前，“现在，该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了。”

诊所的大门没有上锁。瓦勒留斯轻轻一推，门便应声而开，一股浓郁的、混杂着草药味和消毒水气味的暖风涌出。这气味与外面腐败的世界格格不入，反而像一个温柔的陷阱。

三人交换眼神，艾瑞贝斯走在最前，伊拉殿后，瓦勒留斯居中，小心翼翼地走进诊所。

诊所一楼是大厅，布置得干净整洁。壁炉里火焰旺盛，发出噼啪声响，给阴冷的世界带来一丝暖意。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套精致的茶具，茶壶里甚至还冒着热气。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正常得让人毛骨悚然。

“这里太干净了。”伊拉压低声音说，“干净得像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它在等主角登场。”

瓦勒留斯没有说话，目光被墙上挂着的一幅肖像画吸引。画上是位穿着修女服、面容慈祥的中年女性，灰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悲悯。画框右下角挂着一个黄铜铭牌，刻着名字：“尤瑟夫卡”。

“这才是真正的尤瑟夫卡修女。”艾瑞贝斯低声说，“我以前在教会见过她。她是真正的医者，用草药为穷人治病，从不提倡血疗。但一年前，她突然失踪了。”

原来如此。那个影兽不仅模仿了玛丽修女的外貌，还占据了真正尤瑟夫卡修女的诊所。

“楼上。”瓦勒留斯指向通往二楼的楼梯，“那段哼唱声是从楼上传来的。真正的秘密，应该也在楼上。”

三人走上二楼。二楼布局像个小型病房，摆放着几张铺着洁白床单的病床。而在最里面的房间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

房间中央放着一个老旧的八音盒，那段诡异的旋律正是从里面发出的。八音盒旁边，一张凌乱的手术台上散落着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条。

瓦勒留斯拿起最上面的一张，字迹和之前那张一样，狂乱而急促：

“它来了……它伪装成玛丽的样子找到了我。它说能帮我拿到‘月神的眼泪’，但条件是我必须帮它找到一个完美的‘容器’……”

另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把圣血样本交给了它，它很高兴。它说样本能帮助它更好地筛选容器，剔除那些血脉不纯的劣等品。”

伊拉的呼吸变得粗重，一把夺过纸条，看着上面的字迹，眼神里充满被背叛的怒火。“卡伦这个混蛋……他竟然真的和怪物为伍！”

瓦勒留斯继续翻看着纸条，动作突然停住。他拿起最后一张纸，上面的内容让他瞳孔骤然收缩：

“那个外乡人来了。信使说，他就是最完美的容器。他的血，纯净得像初生的婴儿。影兽已经等不及了，它要去‘迎接’他。我必须抓紧时间，在它完成寄生之前，把真正的‘钥匙’藏起来。我把它藏在了……藏在了……”

纸条最后，是一个用血画出的、歪歪扭扭的图案——一个壁炉的形状。

三人的目光瞬间同时投向一楼大厅那个燃烧着熊熊炉火的壁炉！

“快下去！”艾瑞贝斯第一个反应过来。

三人冲回一楼大厅。艾瑞贝斯用战斧拨开燃烧的木炭，在壁炉最深处果然发现一块松动的砖石。她用力撬开，露出后面的暗格。

暗格里静静躺着半张被小心保存的、泛黄的羊皮纸地图，以及一个做工精良的注射器，里面装着半管散发着微光的、银白色的液体。

“这是……”伊拉看着那半张地图，又看了看瓦勒留斯从铁盒里找到的另外半张。两张地图完美拼合成一张完整的、通往禁忌森林深处“月神祭坛”的路线图！

而艾瑞贝斯的目光死死盯住那管银白色液体，她一直平稳的呼吸第一次变得急促，瓦勒留斯甚至能听到她喉咙里发出的、极轻微的吞咽声。她那双如同寒潭的眼眸中，燃起了一团炙热的、混杂着渴望与希望的火焰。

瓦勒留斯注意到，因为情绪的剧烈波动，她那身沉重的符文铠甲下的胸膛正在剧烈地起伏，汗水顺着她银色的发丝滑落，沿着她优美的脖颈线条，消失在冰冷的甲胄边缘。那份一直被压抑在圣洁外表之下的、属于凡人的强烈欲望，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迸发出来，让她这尊冰冷的女神像瞬间充满了灼人的温度。

“这是……真正的‘苍白之血’！”她终于开口，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不是教会那些用旧神之血稀释的劣等品，这是……从‘梦境’源头提取出来的、最纯净的圣血！”

她猛地抬起头，看着瓦勒留斯，眼神灼热得仿佛要将他融化：“你的运气……好得让人嫉妒。”

## 第二十六章：欲望的天平

“你的运气……好得让人嫉妒。”

艾瑞贝斯的声音在温暖的壁炉旁响起，却带着一丝因极度渴望而产生的、压抑的颤抖。瓦勒留斯抬起头，看到她那双不再冰冷的眼眸中，火焰仍在燃烧。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女神，而是一个被凡人欲望所折磨的、真实的女人。

空气瞬间凝固。

伊拉下意识后退半步，握着短弩的手因为紧张而渗出细汗。她不着痕迹地调整站位，将箭头在艾瑞贝斯和瓦勒留斯之间游移。她虽然急于追捕卡伦，却更清楚眼前这管“苍白之血”已变成随时可能引爆团队的火药桶，而点燃引线的，正是艾瑞贝斯那毫不掩饰的欲望。

“运气好，也要有能力抓住。”瓦勒留斯没有被艾瑞贝斯的目光压迫，反而将那管银白色液体举到烛光下仔细端详，像在欣赏一件能决定生死的艺术品。

“质地纯净，”他平静地评价，“几乎没有杂质。这样的东西，足以让任何人疯狂。”

“把它给我。”艾瑞贝斯的声音变得沙哑，她向前踏出一步，战斧的斧刃在地面上划出一道浅浅的白痕。她的呼吸依旧急促，每一次吸气都让那身沉重的铠甲随之起伏，仿佛在努力平息内心的惊涛骇浪。“我需要它挣脱我身上的锁链。这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

“我们约定的是你帮我寻找答案，我帮你接触‘圣血样本’。”瓦勒留斯不紧不慢地纠正，“但我们找到的这个叫‘苍白之血’，是不同的东西。艾瑞贝斯，我们的盟约，需要重新商议。”

“你敢跟我讲条件？”艾瑞贝斯身上的符文开始明暗不定地闪烁，一股混合着怒意和渴望的强大气势升腾而起，压得壁炉里的火焰都矮了半截。

“这不是条件。”伊拉突然插话，立场明确，声音里却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紧张，“没有瓦勒留斯，我们可能还在跟无头神父纠缠！没有他的办法，我也射不死影兽！这东西是我们一起找到的，不是你一个人的！”

“一起找到的？”艾瑞贝斯冷笑，她的目光扫过伊拉，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懂什么？”，“一个追着叛徒跑的教会弃子，一个连猎人都不是的外乡人，凭什么和我分享？我为了它，在亚楠挣扎了十年！”

壁炉里的火焰突然“呼”地窜起老高，将三人的影子拉得扭曲而漫长。脆弱的盟约在绝对的欲望面前，正迅速分崩离析。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瓦勒留斯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他将那管足以引发战争的“苍白之血”随手抛给了伊拉。

“你拿着。”他说。

伊拉下意识接住，冰冷的注射器让她浑身一激灵。她完全没懂瓦勒留斯的意图，却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你……”艾瑞贝斯也被这个举动弄愣了，身上的气势为之一滞。

“艾瑞贝斯，”瓦勒留斯转过身，从容地面对她，脸上甚至带着微笑，“你说得对，你比我们更需要它。但是，能不能拿到，要看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你为了它挣扎了十年。而我，为了找到能救妹妹的希望，赌上了自己的一切。我们的目标在某段路上是一致的。”

“所以，”他伸出一根手指，“我可以把它给你，但不是现在。”

“你什么意思？”艾瑞贝斯的声音里充满怀疑。

“我们先按地图去禁忌森林找卡伦，拿回他偷走的‘圣血样本’。样本归伊拉，让她完成她的誓言。然后，”瓦勒留斯的目光变得深邃，“你用你的知识和力量帮我抵达‘月神祭坛’，让我弄清楚‘容器’的真相。等这一切结束，所有事都了了之后……”

“这管‘苍白之血’，就给你。”

这是个大胆却充满诱惑力的提议。他将最终的希望变成了驱动艾瑞贝斯继续合作的最强大动力。

艾瑞贝斯沉默了。她头盔下的呼吸变得粗重，那因激动而起伏的胸膛渐渐平复，但眼神中的火焰并未熄灭，只是从熊熊燃烧的烈焰，变成了更加危险、也更加专注的、凝聚成一点的火星。她知道这是个陷阱，一个阳谋。只要还渴望“苍白之血”，她就必须接受瓦勒留斯的安排，成为他计划中最强大也最忠实的助力。

“好。”许久，她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身上的气势缓缓收敛。

“明智的选择。”瓦勒留斯点了点头，转向伊拉，“现在，我们该出发了。伊拉，地图在你那，你来带路。”

伊拉复杂地看了瓦勒留斯一眼，将注射器和地图小心收好。她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外乡人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武器，而在于他总能看穿人心，将所有人的欲望都变成棋盘上的棋子。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诊所时，瓦勒留斯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幅尤瑟夫卡修女的肖像画。

“等一下，”他说，“卡伦的笔记，好像还少了一页。”

## 第二十七章：画框的背后

“卡伦的笔记，好像还少了一页。”

瓦勒留斯的话让正准备迈出诊所大门的伊拉和艾瑞贝斯同时停下脚步。

“什么意思？”伊拉回头皱眉，“所有纸条都在手术台上，我们都检查过了。”

“不，不对。”瓦勒留斯走到尤瑟夫卡修女的肖像画前，“你们看这些纸条。”他将从手术台上收集的纸条在壁炉前的桌子上一一铺开，“这些纸条的边缘都有轻微撕裂痕迹，说明是从一本更大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但你看这张——”

他指向那张写着“壁炉”线索的纸条，“它的左侧边缘异常平整，就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所以呢？”伊拉还是没明白，“这只能说明他写完了。”作为猎人，她的思维更直接，对这种细微的观察不敏感。

“所以，卡伦在写下最后一页、藏好‘苍白之血’后，并没有立刻离开。”瓦勒留斯的目光落在肖像画上尤瑟夫卡修女悲悯的眼睛上，“他一定还留下了别的东西。一些比‘苍白之血’更重要、甚至更危险的信息。一些他不敢写在日记里，怕被影兽发现的东西。”

艾瑞贝斯走上前来，目光也落在画上。她已经重新戴上了头盔，那张写满渴望的脸再次被冰冷的钢铁所覆盖。“你是说……线索在这幅画里？”

“一个虔诚的、致力于救死扶伤的修女，诊所被怪物占据，本人很可能早已遇害。”瓦勒留斯伸出手指，轻轻拂去画框上的灰尘，“而卡伦，一个背叛教会的猎人，却在最关键的笔记最后一页画下壁炉的图案。他为什么不直接写‘壁炉’两个字？因为图案比文字更安全，也更……形象。”

他顿了顿，指尖在画框右下角刻着“尤瑟夫卡”名字的黄铜铭牌上轻轻敲了敲：“这间诊所里，除了那个壁炉，还有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无法用文字简单描述的？”

伊拉和艾瑞贝斯对视一眼，瞬间明白了。她们的目光同时集中在那幅巨大的肖像画上！

艾瑞贝斯不再犹豫，用战斧的斧柄小心翼翼地将画框从墙上取下。画框背后没有暗格，但在固定画布的木制背板上，用烧红的匕首烙印着一行潦草却触目惊心的文字。

字迹和日记本上的一模一样，显然出自卡伦之手：

“别相信信使。别相信艾瑞贝斯。她寻找的不是解药，是‘钥匙’。”

“‘圣血样本’是假的，那只是一个诱饵。真正的样本，在‘守林人’手里。”

“血月升起时，去旧亚楠的密道。凯尔的徽章……能打开真正的门。”

这三行字像三记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人心上。地窖里刚刚建立的脆弱盟约，在这一刻轰然崩塌。

伊拉的身体瞬间绷紧，握着短弩的手猛地转向艾瑞贝斯，眼神里充满被欺骗的愤怒和杀意：“你到底是谁？！”

艾瑞贝斯没有看伊拉，看到那行字时，她的身体明显僵硬了。头盔下的目光死死盯着瓦勒留斯，仿佛想从他脸上看出他是否早已知情。

“这是陷阱。”艾瑞贝斯的声音干涩沙哑，“是卡伦的离间计。他知道我们迟早会找到这里，故意留下这些话想让我们自相残杀。”

“是吗？”伊拉冷笑，“那‘守林人’又怎么解释？我从没听说过亚楠有这么个组织！”

“够了！”

瓦勒留斯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从艾瑞贝斯手中拿过那块木制背板，仔细看了一遍。

“现在争论这些没用。”他冷静地分析，“我们无法判断卡伦说的是真是假。但有两点可以确定：第一，卡伦和艾瑞贝斯之间，必然有一方在说谎，或者双方都在说谎。第二，”他的目光扫过两人，“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在找到卡伦之前，谁也别想轻易单独行动。”

他将木板翻过来，在背面右下角发现一个极其隐蔽的、用指甲划出的徽记——半朵盛开的玫瑰。

“这是……”伊拉认出了这个徽记，“和那具尸体戒指上的一模一样！”

“看来在亚楠，玫瑰代表的不是爱情，而是……某种秘密结社。”瓦勒留斯将木板重新装回画框，挂回墙上，“走吧。”

“去哪？”伊拉问，敌意丝毫未减。

“当然是去禁忌森林。”瓦勒留斯理所当然地回答，“卡伦的地图是真的，‘苍白之血’也是真的。无论他的警告是真是假，他本人一定在月神祭坛。我们所有的疑问，都只能当面和他问清楚。”

他率先走出诊所大门，清晨的冷风让他混乱的大脑清醒了些。伊拉和艾瑞贝斯沉默地跟在他身后，但两人之间已经隔开了一段名为“猜忌”的距离。

瓦勒留斯知道，他们的团队已经从一艘勉强合作的小船，变成了一座充满炸药的军火库。而他自己，就坐在这座军火库的中央。

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让他们所有人粉身碎骨。

## 第二十八章：断裂的信任

瓦勒留斯率先走出诊所大门，清晨的冷风让他混乱的大脑清醒了些。伊拉和艾瑞贝斯沉默地跟在他身后，但两人之间已经隔开了一段名为“猜忌”的距离。她们的脚步声都刻意放轻，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又像是在提防着彼此。

“地图给我。”瓦勒留斯向伊拉伸出手。

伊拉犹豫了一下，还是将那张完整的羊皮纸地图交给了他。她依旧将那管“苍白之血”紧紧护在怀里，仿佛那是唯一能保护她的东西。

瓦勒留斯展开地图。地图绘制得相当精细，上面清晰地标出了通往禁忌森林的路径——需要先穿过那座通往旧亚楠的石桥。

“看来，我们还是要从那座桥走。”瓦勒留斯说，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那片依旧被浓雾笼罩的桥口。之前那令人不安的铁链拖地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那地方可不太平。”伊拉皱眉提醒，“铁链囚徒还在那附近徘徊。”

“没办法，这是地图上唯一的路。”艾瑞贝斯的声音冰冷，她似乎急于离开这个让她身份暴露的地方，“尽快通过就是了。”

三人怀着各异的心思再次横穿中心广场，来到石桥桥头。然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石桥……断了。

桥中央的部分被一股无法想象的巨力硬生生砸断，断口处还残留着巨大的、非人的爪痕。浑浊的河水在桥下湍急流淌，河面上漂浮着几具残破的尸体，正是之前在雾中看到的那些摇晃的人影。而那只本该在这里徘徊的“铁链囚徒”，也不见了踪影。

“该死！”伊拉低声咒骂，“是什么东西干的？难道是……教会派了‘清道夫’来处理囚徒？”

艾瑞贝斯没有说话，但握着战斧的手又攥紧了几分。她显然知道一些伊拉不知道的内情，却选择了沉默。

“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瓦勒留斯收起地图，表情却异常平静，仿佛早就料到了这一切。他转过身，看向身后那片被大火焚毁的教堂废墟。

“现在，我们只剩下另一个选择了。”

他的目光扫过伊拉和艾瑞贝斯，缓缓地说：“走卡伦在警告里提到的那条路——旧亚楠的密道。”

这个提议像一块巨石，砸进本就暗流涌动的团队关系中。

“我反对！”伊拉立刻说道，警惕地看了一眼艾瑞贝斯，“那块木板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别相信艾瑞贝斯！谁知道那条密道里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们？”

“我也认为不妥。”艾瑞贝斯的声音同样冰冷，“卡伦的话不可信。他很可能是在引诱我们进入一个他提前布置好的陷阱。”

两人出人意料地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她们都因为那份警告而对彼此充满戒心，不愿意选择对方可能“知情”的路线。

“所以呢？”瓦勒留斯摊了摊手，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我们就在这里互相猜忌，直到天黑，等着新的怪物出来把我们当晚餐吗？”

他指了指断桥，又指了指教堂废墟的方向：“两位女士，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另一条路则充满未知的危险。我的建议是，选择那条至少还‘存在’的路。至于风险……”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先是看向伊拉，然后转向艾瑞贝斯：“……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如果艾瑞贝斯真的有什么图谋，在狭窄的密道里，我和伊拉联手，她也很难全身而退，不是吗？”

他赤裸裸地将潜在的背叛与制衡摆上台面。这种近乎“威胁”的坦诚，反而让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了些。

最终，伊拉和艾瑞贝斯都沉默着点了点头。她们知道，瓦勒留斯说的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三人再次回到教堂的地窖。这一次，他们的心情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瓦勒留斯走到那块巨大的木板前，合三人之力将其移开，露出那个深邃、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过的密道入口。

那洞口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横亘在教堂腐朽的肌体上，不断向外呼出潮湿、发霉的空气。

“走吧。”瓦勒留斯率先举着蜡烛走了进去，“去看看卡伦为我们准备了些什么‘惊喜’。”

## 第二十九章：雄鹰的残羽

伊拉和艾瑞贝斯紧随其后。三人迅速形成了新的、却又充满戒备的警戒队形。艾瑞贝斯依旧走在最前，但她与瓦勒留斯之间的距离拉得比之前更远。伊拉则殿后，短弩箭头有一半时间都若有若无地对准着艾瑞贝斯的后背。这沉默的队形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对峙。

刚一进入，一股混杂着铁锈和黏土的气味便扑面而来。走了大约三十步，艾瑞贝斯突然停住，举起了手：“地上有血迹。”

瓦勒留斯立刻蹲下身，将蜡烛凑近地面。昏黄的光线下，一串暗红色的血珠在石板缝隙里断断续续连成细线。这条血线没有通向密道主路，而是延伸向右侧一条更狭窄的岔路。更奇怪的是，在几滴比较大的血珠旁，他们发现了两三根极细的银白色毛发。那毛发质地很硬，触感像金属丝。

“是那个银甲女人的？”伊拉立刻警惕起来，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艾瑞贝斯。

“不，这不是我的。”艾瑞贝斯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困惑，她从铠甲连接处拔下一根几乎看不见的、用来减震的金属衬丝递给瓦勒留斯看，“我的衬丝是黑色的。”

“跟着血迹走。”伊拉果断做出决定。她用靴尖蹭了蹭主路入口处的石壁，上面刻着一个几乎被磨平的、属于治愈教会的徽记。“我以前听教会的前辈说过，这条密道的主路尽头是旧亚楠废弃的屠宰场，现在堆满了‘失败的血疗者’。这条岔路，反而可能是生路。”

这一次，瓦勒留斯和艾瑞贝斯都没有反驳，选择相信伊拉的判断。在专业领域，信任专业人士的判断是最稳妥的选择。

然而，当他们拐进岔路的瞬间，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粘稠起来。一种单调而富有节奏的水滴声从前方传来，“滴答、滴答……”在狭窄幽闭的通道中形成诡异而放大的回声。

“小心！”走在最前面的艾瑞贝斯突然低喝一声，战斧猛地指向头顶。

瓦勒留斯立刻抬头，将烛光向上照去。只见石壁上方几米高的凹槽里，赫然挂着十几个大小不一、扭曲的人形茧！那些茧呈半透明的灰白色，薄膜之下隐约能看见蜷缩的人形轮廓。其中一个离他们最近的茧正在剧烈地、有节奏地微微震动。

“是影兽的巢穴。”艾瑞贝斯的声音压得极低，“它们会模仿猎物的声音，引诱人进入巢穴。”

就在艾瑞贝斯话音刚落的瞬间，他们正前方通道最深处的那个茧突然“噗嗤”一声自行破裂。一股浓烈的腥甜气味狂涌而出。紧接着，半个穿着亚楠猎人制服的身影从破裂的茧里坠落，重重地摔在积水中。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被血染透的布片。

那块布片上，用金线绣着一个徽记——一只展翅的雄鹰。

伊拉的瞳孔猛地收缩，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艾瑞贝斯，眼神复杂。

但艾瑞贝斯却像被雷击中一般僵在原地。她死死地盯着那块布片，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握着战斧的手甲发出轻微的、金属因过度用力而产生的“咯吱”声。

趁着这个间隙，瓦勒留斯快步走到那具猎人尸体旁。他俯身捡起那块染血的布片，布料粗糙的边缘竟然还带着一丝微弱的体温。布片上的鹰形纹章被血液浸透，已经变成暗红色，但瓦勒留斯依然能看清，在雄鹰的喙部有一个极小的缺口——这个细节，与艾瑞贝斯肩甲内侧那个刻痕完全吻合。

他拿着布片转身走向艾瑞贝斯，发现这个一向冷静沉稳的符文战士，此刻手指竟在微微颤抖。她那柄战斧的刃口，几乎要深深地嵌入旁边的石壁里。

“这是……你的同伴？”瓦勒留斯将布片递到她面前，轻声问道。

艾瑞贝斯死死地盯着那块布片，眼神像是在看一块烧红的烙铁。过了许久，她才缓缓地、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开口：“是凯尔……我以前的队长。”她的声音比刚才嘶哑了许多，带着深切的悲痛。

话音未落，岔路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咔哒、咔哒”的密集声响，像是成百上千只螃蟹在用爪子刮着石头。

伊拉立刻举起短弩，指向他们来时的方向，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有东西跟过来了！是血蛭！刚才那具尸体掉下来的动静，还有我们说话的声音，把它们引过来了！”

瓦勒留斯回头望去，只见他们来时的通道入口处，那片深沉的黑暗里，有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正在一双双亮起！

## 第三十章：血月的面纱

“跑！”

艾瑞贝斯的声音因为震惊和悲痛而变得嘶哑。她没有时间哀悼，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她一把抓住还愣在原地的瓦勒留斯的手腕，那**覆着冰冷金属的手甲坚硬刺骨，力道却大得惊人**：“别管尸体了！快走！”

她低吼一声，转身朝着岔路另一端冲去。行动果决迅速，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瓦勒留斯和伊拉紧随其后。三人不再有任何保留，用尽全力朝着前方那片未知的黑暗狂奔。身后的“咔哒”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像一场由无数骨骼撞击组成的死亡交响乐。瓦勒留斯甚至能闻到它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混杂着泥土和腐肉的腥臭。

就在这时，瓦勒留斯感觉自己的靴子猛地一紧，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下面狠狠地缠住了。他低头一看，只见石缝里一根伪装成树根的坚韧藤蔓不知何时像蛇一样缠住了他的脚踝。

身体因为惯性猛地向前踉跄了两步，眼看就要摔倒。危急关头，一道银红色的光芒从他头顶呼啸而过——是艾瑞贝斯的战斧！她竟在狂奔中以一个匪夷所思的回身动作，精准地将战斧掷出，将那坚韧的藤蔓齐根砍断。

“抓住我的手！”

艾瑞贝斯已经冲到他的身前，她的呼吸因剧烈运动而急促，汗水顺着银色的发丝滑落，在血月的光下闪烁着微光。她没有停下，而是伸出手一把拽住瓦勒留斯的手臂，借着前冲的巨大惯性，将他整个人向前甩了出去！

艾瑞贝斯覆着冰冷金属的手甲坚硬刺骨，力道却大得惊人。瓦勒留斯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投石机抛出的麻袋，重重地摔在通道出口外的草地上。小腿被地面上的碎石划开一道新的伤口，鲜血立刻涌了出来，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终于脱离了那条死亡通道。

伊拉紧随其后冲了出来。她在转身的瞬间，一支箭尾缠着浸满火油的干草的弩箭被精准地钉在通道入口的石壁上。她反手从腰间掏出一枚火石猛地一划，火星溅在箭尾上，“呼”的一声，一堵火焰之墙瞬间燃起，暂时挡住了那汹涌而来的血蛭群。

“这里是……旧亚楠的河谷边缘。”伊拉一边用匕首割掉自己被血蛭咬穿的裤脚，一边大口喘着气说道。她的胸膛剧烈起伏，脸颊上泛起一丝因缺氧和紧张而产生的红晕。

瓦勒留斯挣扎着抬起头，环顾四周。当看清天空的景象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头顶那片原本只是淤青色的天空已经变成一种诡异的、令人不安的绯红色。一轮巨大得不合常理的血色月亮正高高悬挂在翻滚的云层里，月亮边缘泛着一圈扭曲的、如同幻觉般的光晕。

在血月的映照下，远处亚楠那些哥特式的建筑群像一具具被浸泡在红酒里的巨大骸骨。一阵缓慢而沉重的、如同巨大钟摆摆动的“滴答”声从城市深处传来，比教堂的钟声更慢、更压抑，仿佛是这座城市濒死的心跳。空气中那股腐败的湿气似乎被蒸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浓郁、更鲜活的血腥味，仿佛整座城市都变成了一颗正在流血的心脏。

“血月升起来了。”艾瑞贝斯从他身边走过，弯腰捡回自己的战斧。她那身银白色的铠甲在血月的红光下竟然也泛起一层淡淡的红光，仿佛在与天空中的异象产生共鸣。

“这个时候的禁忌森林最是危险。”她的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古神的力量会达到顶峰，森林里所有被污染的生物都会变得比平时狂暴十倍。”

她突然停住，目光落在瓦勒留斯正在流血的小腿上：“你的伤口……在发光。”

瓦勒留斯闻言低头看去，只见自己那道被碎石新划开的伤口里，渗出的血液不再是正常的鲜红色，而是变成一种灿烂的、流动的淡金色，像掺杂了融化的阳光。这奇异的血液似乎带着某种生命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着他的伤口。

这是……“浓缩血液”带来的副作用，还是……我这个“容器”的体质正在被唤醒？

他想起了卡伦笔记里的警告，以及艾瑞贝斯那句关于“共担诅咒”的话语。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被旧神的气息同化、吞噬。他这场以灵魂为赌注的冒险，其“代价”已经开始显现了。

就在这时，河谷对岸那片漆黑的树林里传来一阵清晰的树枝断裂声。

一个穿着亚楠猎人制服的身影缓缓地从树后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的脸完全藏在兜帽的阴影之下，看不清容貌。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举起了一块粗糙的木牌。木牌上用黑色的炭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我知道月神祭坛在哪，想活命，就跟我来。”

## 第三十一章：虚假的向导

那个身影举着木牌一动不動。只能看见，在他兜帽的阴影之下，嘴角咧开一个诡异而夸张的弧度，像一个拙劣的微笑面具。

伊拉立刻举起短弩，箭头直指河对岸那个神秘的身影：“是卡伦的同伙？还是……教会的‘清理人’？”声音里充满戒备。

艾瑞贝斯的战斧也重新握紧，斧刃上的符文光芒吞吐不定。经历了凯尔的死亡打击后，她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危险，像一头随时准备扑杀猎物的孤狼。

瓦勒留斯却盯着那个身影，没有立刻做出戒备的姿态。他腰间的银质怀表链又开始在指尖无意识地缠绕起来。他一生见过太多伪装，对识破谎言和假象的敏感度远超普通猎人。

“别冲动。”瓦勒留斯低声对身边的同伴说，“先看看他想做什么。在摸清对方的底细之前，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致命。”

对方举着木牌的动作看似随意而僵硬，但就在他调整姿势的瞬间，手腕微微转动，袖口向下滑落了寸许。那一瞬间，瓦勒留斯瞥见一抹极淡的、银红色的痕迹，像是某种高档胭脂不小心蹭上去后留下的残渍。

胭脂……在亚楠这种地方，还有心思用胭脂的，会是什么人？

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划过他的脑海。他想起了那具广场尸体上的纸条，想起了诊所里那段诡异的哼唱，更想起了诊所里被影兽占据的、“玛丽修女”的空壳。

他没有去质问对方的身份，而是刻意提高了声音，让话语能清晰地传过哗哗作响的河谷。目光看似随意地停留在对方的脖颈处：“阁下既然知道月神祭坛的所在，总该露个脸，让我们看看诚意吧？”他说着，话锋突然一转，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微笑，“毕竟，据我所知，亚楠的男猎人，可没有在衣领里藏蕾丝花边的习惯。”

这话一出口，河对岸那个举着木牌的身影动作明显地僵硬了一下。兜帽阴影下那夸张的笑容也瞬间凝固了。

伊拉和艾瑞贝斯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困惑。她们显然没注意到瓦勒留斯所说的细节，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将武器握得更紧。

紧接着，一阵被刻意压低、却依然清脆悦耳的笑声从兜帽下传了出来：“呵呵……真不愧是‘梦境信使’选中的人，你的眼睛可比那些只会用蛮力的亚楠蠢货要毒辣多了。”

一只纤细的手抬了起来，摘下了头上的兜帽。兜帽之下，露出一张苍白却精致得如同陶瓷娃娃般的脸。

伊拉的瞳孔骤然收缩：“是你？！”她认出了这张脸，正是她们在诊所里见过的、那个伪装成修女的影兽！

但此刻，她却穿着一身标准的猎人制服。那身本应显得干练的皮甲穿在她身上，却因为她过于纤细的身材而显得有些宽大，反而衬得她更加娇小，惹人怜爱。她的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疯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狡黠、灵动，甚至……有些无辜的神情，像一只闯入猎人陷阱却又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林间小鹿。

“别那么紧张嘛。”她晃了晃手中的木牌，那夸张的笑容又回到脸上，“我只是个……想跟你们谈谈条件的，小小的‘向导’而已。”

## 第三十二章：带毒的蜜糖

“谈条件？”伊拉的短弩箭头依旧没有放下，声音中充满戒备与怀疑，“诊所里的怪物是你，现在出现的也是你。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河对岸那个穿着猎人制服的身影笑了，歪了歪头，动作天真无邪，仿佛在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你可以叫我玛丽。至于我‘是’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为你们提供最需要的东西——通往月神祭坛的路。”

她的目光在三人身上扫过，像一个挑剔的买家在审视货物。她略过了全副武装、散发着生人勿近气息的艾瑞贝斯，也无视了满脸敌意的伊拉，最终，她的视线像一只轻盈的蝴蝶，落在了瓦勒留斯身上，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兴趣和欣赏。

“卡伦是个不错的同伴，可惜，他太急躁了。”她把玩着手中那块粗糙的木牌，指甲上涂着淡粉色血玫瑰香粉的指尖在木牌边缘轻轻划过，“现在，我想找一个新的、更聪明的合作伙伴。”

她舔了舔自己苍白的嘴唇，这个动作带着一种天真而致命的诱惑力。她的目光始终锁定着瓦勒留斯：“我的条件很简单，我带你们去月神祭坛，帮你们找到卡伦。作为回报，祭坛里所有的‘月神之泪’都归我。而这个——”她指了指十字架，“——作为我们之间‘信任’的证明，现在就得给我。”

这个提议狡猾而恶毒。她不仅想独吞最终的宝藏，还要提前拿走他们最重要的钥匙。

“做梦！”伊拉怒喝道，向前踏出一步，身体不着痕迹地挡在了瓦勒留斯和玛丽的视线之间。

艾瑞贝斯也默默地向前移动了半步，她那高大的身躯如同一座冰冷的银色山峦，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她没有说话，但战斧斧刃上吞吐不定的符文光芒，已经表达了她的立场。

瓦勒留斯却抬起手，轻轻按在了伊拉紧绷的肩膀上，示意她稍安勿躁。手掌下，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伊拉因愤怒而微微颤抖的肌肉。“条件当然可以谈。”他脸上露出平和的微笑，绕过伊拉的阻挡，重新与玛丽对视，“但在建立‘信任’之前，总得先‘确认’一下向导的实力和诚意，不是吗？”

“确认？”玛丽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鱼儿上钩，“你想怎么确认？”

“很简单。”瓦勒留斯指向他们脚下那条湍急的河流，“带我们过去。如果你能让我们毫发无伤地抵达对岸，我们就承认你的‘实力’。至于‘诚意’嘛……”

他朝伊拉递过去一个极其隐晦的眼神：“……那就得看你在遇到危险时，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自己先跑了。”

“成交！”玛丽似乎完全没听出瓦勒留斯话里的陷阱，兴奋地将木牌一扔，率先走向河谷的上游，“走左边的浅滩，水比较浅。但是，”她话锋一转，也提出了自己的附加条款，“我也有一个条件——到了河对岸，你们必须把那个十字架交给我保管。毕竟，在森林里，我可不想被一个随时可能引来怪物的‘圣物’拖累。”

瓦勒留斯没有立刻答应，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那笑容既像是同意，又像是默认了这场游戏的继续。伊拉则趁着玛丽转身的瞬间快步上前，假装整理箭囊，“不小心”地撞了玛丽一下。就在身体接触的瞬间，她指尖那点从银弹上蹭下的银粉，神不知鬼不觉地蹭在了玛丽那身猎人制服的后领上。

“现在，可以走了吧？”玛丽掸了掸肩膀，眼神在伊拉的手上锐利地扫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一场心照不宣的“确认”就此开始。

## 第三十三章：河中的考验

玛丽率先走向浅滩。她脱下了厚重的猎人皮靴，赤脚踩进冰冷的河水里。激起的涟漪在血月下竟也变成了诡异的淡红色，衬得她那双脚踝和小腿白皙得近乎透明。“跟着我的脚印走。”她的声音从前方传来，“水鬼只会被偏离安全轨迹的活物吸引。”

浅滩的水刚刚没过脚踝，却冷得像冰，刺入骨髓。瓦勒留斯紧紧跟在玛丽身后，能清楚地看见水底那些光滑的卵石上趴着一只只透明的、如同扭曲人手般的生物——“水鬼”的幼体。它们随着水流微微摆动，像是在挥手欢迎新的祭品。

队伍沉默地行进。走到浅滩中央时，玛丽突然停住脚步：“听见了吗？”她侧耳倾听着哗哗的水流声，脸上露出一丝迷醉的表情，“水鬼……在唱歌。”

瓦勒留斯屏住呼吸，果然在单调的水流声中听到了一阵极其细微的、若有若无的哼唱。那调子，和他之前在尤瑟夫卡诊所外听到的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伊拉突然在背后轻轻拽了拽他的胳膊，用眼神示意他看向玛丽的脚踝。瓦勒留斯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见玛丽那双浸在水中的、白皙的脚踝上，皮肤接触到水的地方正在悄然浮现出一片片淡青色的、细密的鳞片！

“别盯着我看。”玛丽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在亚楠待久了的人，身体多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你们也一样。”她抬起手，指向瓦勒留斯的小腿，那里，淡金色的血液虽然已经不再流淌，却在皮肤下形成了一道道奇异的、如同纹身般的金色纹路。

突然，瓦勒留斯脚边的水底传来一阵“咕嘟”的冒泡声。一个长满了滑腻触须的脑袋毫无征兆地从他脚边的水里猛地冒了出来——是一只成年的水鬼！它的触须像蛇一样瞬间缠住了瓦勒留s斯的脚踝。

几乎在同一时间，艾瑞贝斯的战斧已经带着雷霆之势劈了下来！然而，就在斧刃即将接触到水面的瞬间，水鬼的触须突然绷直，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竟“当”的一声将艾瑞贝斯的全力一击硬生生挡住了！

而那个声称要带他们“安全”渡河的向导玛丽，却在水鬼出现的瞬间毫不犹豫地向后退去，拉开了一个绝对安全的距离，脸上挂着戏谑的微笑，仿佛在欣赏一场早已安排好的表演。

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一场测试！

“玛丽！”瓦勒留斯怒吼出声，但没有浪费时间指责。他反手抽出腰间的猎人弯刀，刀刃上那吸收了囚徒血液的红光再次大盛！“嗤——”一声轻响，那坚韧如钢铁的触须竟被齐根斩断！

与此同时，已经退到浅滩边缘的玛丽终于动了。她冷冷地从袖口里甩出一把银光闪闪的短刀。那短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像一片飞舞的月光，精准无比地、深深地插进了那只水鬼刚刚冒出水面的脑袋里。

水鬼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疯狂地拍打着水面。

“看来，你的实力还算不错。”玛丽冷漠的声音从前方传来，目光却只看着瓦勒留斯，“勉强……有资格让我带路了。”

伊拉的短弩紧随其后地发出了怒吼。她射出了一颗宝贵的银质弹丸，将水鬼整个身体都钉在了水底的卵石上。她朝着玛丽的方向狠狠地啐了一口，声音不大却冰冷刺骨：“刚才你要是再敢多退三步，下一发银弹，就不一定是对着谁了。”

艾瑞贝斯走上前，用战斧的斧背小心地挑开缠在瓦勒留斯脚踝上的触须残骸。她的指尖在瓦勒留斯皮肤上那些淡金色的纹路处，不易察觉地停顿了半秒：“这是血契开始在你体内扎根的迹象。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月神的眼泪。”

浅滩对岸的禁忌森林已经近在眼前。林边的黑暗中，一堆篝火正在风中明明灭灭。玛丽正站在篝火旁，背对着他们，静静地等待着。她的手中，那把杀死了水鬼的银色短刀正在指间灵巧地转着圈。

刀身反射的火光里，瓦勒留斯隐约看见，在玛丽的手腕内侧有一个小小的刺青——那是一个只有半朵的玫瑰，和第一具尸体戒指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 第三十四章：篝火边的谎言

瓦勒留斯不动声色地将弯刀收回鞘中。脚踝处传来阵阵麻木感，像无数只小虫在皮下爬行，但他脸上依旧平静，仿佛刚才那场充满算计的考验只是一场无伤大雅的意外。

队伍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自称为“玛丽”的向导在前方引路，伊拉在她身后虎视眈眈，而瓦勒留斯和艾瑞贝斯则在更后面，结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攻守同盟。四个人，至少有三方心思。

“森林里的雾会让人迷路。”玛丽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她手中的银色短刀不知何时已经收起，双手重新拢在猎人制服的袖子里，“跟着篝火的方向走，别碰路边那些会发光的植物——那是‘引魂草’，它们的根须会缠住活人的影子。”

伊拉突然在后面发出一声不屑的哼笑：“你懂的倒是不少。”她语带讥讽，“你到底是哪边的？怪物？还是猎人？”

玛丽的脚步明显顿了顿，但没有回头：“在亚楠这种地方待久了，‘哪边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活下去。前面是‘守林人营地’，是几个还没彻底疯掉的猎人自发组建的前哨站。你们想知道的情报，他们那里比我这里多得多。”

当他们走近时，瓦勒留斯才发现篝火旁的身影不止一个。三个穿着粗糙兽皮、身材高大的猎人正围坐在火堆边，沉默地翻烤着手里的大块烤肉。油脂滴落在火焰里发出“滋滋”的声响，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却奇异地无法盖过森林里那股根深蒂固的腐臭。

他们看见玛丽时，三个人的动作明显僵硬了一下。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甚至下意识地将手中的烤肉叉往身后藏了藏，眼神里充满了敬畏，甚至……是恐惧。

这个细节让瓦勒留斯心中一动：他们怕的，到底是玛丽这个人，还是……她身体里的某种东西？

“玛丽小姐。”络腮胡男人瓮声瓮气地开口，语气恭敬得有些反常，“您怎么来了？”

“带几个‘客人’去祭坛。”玛丽的回答滴水不漏，她指了指身后的三人，“他们想知道一些最近森林里的情况。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他们。”

络腮胡男人的目光充满警惕，在瓦勒留斯那身装束和艾瑞贝斯那身奇异的银白铠甲上来回打转：“祭坛那边……昨晚来了个新东西。是个穿黑袍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根……顶上带眼睛的法杖。她到处说，要找一个‘能承载旧神血液的容器’。”说到这里，他的目光突然锐利起来，死死地盯住了瓦勒留斯的眼睛，“你的眼睛……在发亮。”

瓦勒留斯心中一凛，但面上毫无波澜。他伸手接过玛丽递过来的一块烤肉，一股浓郁的肉香中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苦杏仁的奇特气味——镇静草的味道。他咬了一小口，肉质意外地细嫩，一股暖流顺着食道滑下，他那原本持续发麻的脚踝突然感觉轻快了许多。

“守林人大哥，”瓦勒留斯一边不紧不慢地吞咽着烤肉，一边看似随意地问道，“那个黑袍女人，有没有提过她是从哪来的？”

络腮胡男人刚要开口，玛丽突然用靴尖轻轻踢了踢火堆：“别问这些没用的。”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到了祭坛，你们自然会见到她。”

伊拉却突然用短弩的弩身指了指络腮胡男人那双沾满泥土的靴子底部：“嘿，大个子，你的靴底蹭到了点好东西。”她冷笑着说，“血玫瑰香粉，和我们这位‘向导’小姐身上的一模一样。你们昨天，见过她吧？”

守林人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眼神慌乱地看向玛丽，像是在寻求指示。

篝火边的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 第三十五章：染血的兽皮

就在这气氛有些凝固的时刻，一直沉默的艾瑞贝斯动了。她缓步走到火堆的另一侧，将手中的战斧轻轻地靠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这个卸下武器的动作像一个谈判者主动张开的、表示善意的手掌。

“那个黑袍女人，”她的声音比平时温和了许多，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她有没有提过‘血契’？我正在寻找解除血契的方法。或许，我可以帮你们避开她，甚至……对付她。”

她巧妙地抛出了一个诱饵，一个直接指向守林人内心恐惧的诱饵。

守林人中那个最年轻、也最瘦弱的男人突然抬起了头。他似乎被艾瑞贝斯的话所打动，眼神里闪过一丝希望：“她……她说过。”瘦子守林人结结巴巴地开口，无视了玛丽投来的警告眼神，“她说，血契是‘月神的枷锁’。还说，能解开这个枷锁的人，就会变成……新的‘月神容器’。”

“容器……”艾瑞贝斯重复着这个词，指尖在战斧的符文上轻轻顿了顿，“她还说了什么？有没有见过……一个拿着银质十字架的神父？”

一直沉默的络腮胡男人在听到艾瑞贝斯主动提供“庇护”后，似乎也动摇了。他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黄牙：“银质十字架？有啊。”他凑近火堆，添了一根潮湿的柴火，“三天前，是有个神父往祭坛那边去了。不过他那样子可不太对劲，斗篷下摆一直在往下流血。”他顿了顿，“对了，他那个十字架上好像还挂着一块破布。布上面，就绣着一只鹰。”

瓦勒留斯的心猛地向下一沉。鹰形纹章，那是凯尔的标志。他立刻转头看向艾瑞贝斯，只见她的脸色在跳动的火光里瞬间变得有些发白。

“天色不早了，该走了。”玛丽也突然站了起来，她似乎不想让他们再继续问下去，“再耽搁下去，祭坛的石门就要关闭了。”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那个瘦子守林人突然叫住了艾瑞贝斯。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粗糙的、鞣制过的兽皮递了过去：“这个，是我们昨天在祭坛附近捡到的。上面，好像有血写的字。”

艾瑞贝斯接过兽皮，只见上面用已经干涸的、暗褐色的血迹潦草地写着几个词。大部分已经模糊不清，只能勉强辨认出：“月神眼泪 = 眼球”、“影兽 = 容器”。

艾瑞贝斯接过兽皮时，瓦勒留斯清楚地看到，她的指尖在“影兽 = 容器”那几个字上停留了很久很久。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混杂着警惕与某种渴望的光芒，似乎在极力压抑着什么，甚至连握着兽皮的手指关节都在微微发白。

她抬起头，目光越过篝火，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自称为“玛丽”的、神秘的向导。

“影兽……等于容器？”

这个念头像一颗剧毒的种子，在艾瑞贝斯和伊拉的心中同时生根发芽。她们看着眼前这个巧笑嫣然、自称“玛丽”的少女，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危险。

如果卡伦是为了成为“容器”才背叛，而“影兽”又等于“容器”，那么眼前这个自称与卡伦只是“客户关系”的家伙，她的真实目的又到底是什么？

瓦勒留斯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地将一块烤肉递给了一旁同样沉默的伊拉，然后将自己的那份小口吃完。在这场暗流涌动的信息交锋中，保持体力是他唯一能做的、最稳妥的准备。

篝火噼啪作响，每个人的脸上都映着跳动的火光，也映着各自心中那深不见底的阴影。

## 第三十六章：骸骨之桥

瓦勒留斯咬下最后一口烤肉，将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扔进篝火。骨头在火焰中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像一声无足轻重的叹息。他快步跟上已经出发的队伍，玛丽和那三名守林人走在最前面，刻意与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那背影在浓雾中显得既像向导，又像是……押送囚犯的狱卒。

森林里的雾气比河谷边更加浓重，能见度不足五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叶与湿土混合的气息，脚下踩着厚厚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掩盖了大部分的脚步声。

“别靠她太近。”伊拉走在瓦勒留斯身侧，脚步放得很轻。为了让他听清，她的嘴唇几乎要贴到他的耳廓上，温热的呼吸让他颈侧的皮肤泛起一阵战栗。她用手肘极轻地碰了碰瓦勒留斯，“那几个守林人有问题。他们走路的时候，脚跟几乎不着地——正常的猎人为了节省体力，绝不会用这种方式走路。”

瓦勒留斯顺着她的目光向前看去，果然发现那个络腮胡男人的步伐有些诡异，轻飘飘的，像被几根无形的线在上方提着。更奇怪的是玛丽，她虽然走在最前面，却总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敏捷精准地避开地面上所有凸起的树根和湿滑的石块，仿佛闭着眼睛也能清晰地“看”到路况。

就在这时，艾瑞贝斯从队伍的后方追了上来，走在瓦勒留斯的另一侧，恰好将他和伊拉那过于亲近的距离隔开。“那块兽皮上的字迹，是用凯尔的血写的。”她的声音压得极低，确保只有瓦勒留斯能听见，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愤怒，“‘影兽 = 容器’这句话，和我在古神遗迹的壁画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壁画上描绘，影兽能够寄生在拥有血契的猎人身上，将他们变成古神降临人间的……傀儡。”

她的话像一根冰锥刺入瓦勒留斯的心脏。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感觉那里仿佛也潜藏着什么等待苏醒的东西。

“如果真是这样，”瓦勒留斯低声回应，“那么前面那个自称‘玛丽’的向导，就是我们此行最大的威胁。而那三个守林人，恐怕早就成了她的……傀儡。”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玛丽停住了脚步。前方的雾气里传来一阵“咔哒…咔哒…”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用两根骨头有节奏地敲击着一棵中空的树木。

听到这个声音，那个一直跟在玛丽身后的络腮胡男人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兽骨制成的哨子放在嘴边，吹出了一声短促而尖锐的哨音。

这显然是某种约定好的信号。但瓦勒留斯看得清清楚楚，当他吹响哨子时，他嘴角的弧度咧开得大得极不正常，那笑容僵硬而夸张，几乎要咧到耳根。

“前面是‘骸骨之桥’。”玛丽的声音在雾里听起来有些发飘，“桥面的木板很旧了，一次最多只能承重两个人。他们熟悉路，让他们先过。我们三个，在后面断后。”

瓦勒留斯走到队伍前面，终于看清了那座所谓的“桥”。那根本不是桥，而是用无数动物和人类的惨白骨骼粗暴搭建而成的一条通道，横跨在一条深不见底的、散发着恶臭的深渊之上。深渊之下，隐约传来阵阵令人不安的、鳞片摩擦岩石的“沙沙”声。

络腮胡男人第一个走上了桥。他的脚刚踩在第一块木板上，桥面就猛地往下陷了陷，但他却像毫无感觉似的，甚至还回头朝玛丽挥了挥手。瓦勒留斯注意到，在他挥手时，他手腕的内侧有一个淡青色的、鳞片状的印记，那形状和之前玛丽脚踝上浮现出的鳞片一模一样。

这根本不是什么自然变化，更像是一种……契约留下的烙印。

玛丽的指尖在袖口里用力地绞了绞，这个微小的动作暴露了她内心的紧张。她嘴上在催促守林人快点过桥，视线却一直越过他们，瞟向桥对岸那片更深的浓雾。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安排。”瓦勒留斯故意对着玛丽扬了扬手中那根啃干净的烤肉骨头，语气听起来毫无防备，“那我们就按你说的来。”

他的脚步却悄悄地向艾瑞贝斯身边挪了半尺，用肩膀极轻地撞了她一下——这是他们约定的“留意异常”的最高级暗号。

艾瑞贝斯立刻会意。她没有说话，只是走到桥边，用她的战斧柄轻轻地敲了敲一根充当护栏的巨大腿骨：“这些骨头，”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排列得很特别。你看，所有肋骨的朝向，都指向了桥对岸的……第三棵树。那不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方向。”

瓦勒留斯看见，玛丽的肩膀在听到这句话时，明显地僵硬了一下。

## 第三十七章：断桥的博弈

当那个瘦子守林人也踏上桥面时，桥面发出“咔嚓”一声刺耳的断裂声。但他就像脚底被粘在了木板上一样，硬生生拖着那块即将断裂的碎木板继续往前走，脸上毫无痛觉。

“看来这桥不太结实。”瓦勒留斯看似在开玩笑，目光却死死地锁定了瘦子守林人的影子。在血月之下，那影子是扭曲的，在他的影子身后竟拖着两条细长的、像尾巴一样在不停摆动的东西。

就在这时，伊拉突然在背后用力地碰了碰瓦勒留斯的手肘，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气声说：“看瘦子的脖子后面。”

瓦勒留斯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见在瘦子后颈的皮肤之下，有一个长条形的东西正在缓缓蠕动。那形状，像一条藏在皮下的、细小的蛇。

那是影兽的幼体！这些守林人，早就已经被寄生了！

“快点！”玛丽突然提高了声音，催促着还在桥上的瘦子。她的指尖已经悄悄地摸向了腰间那柄银色的短刀，显然也感觉到了艾瑞贝斯和瓦勒留斯的试探，准备提前发动陷阱。

但瓦勒留斯不打算再给她机会了。

“伊拉！”他低喝一声，声音不大，却如同在寂静中敲响的警钟。

伊拉没有丝毫犹豫，手中的短弩瞬间举起。她的动作与瓦勒留斯的呼喊几乎同步，仿佛排练了千百次。但她的目标不是桥上的守林人，也不是对岸，而是他们头顶上方一块悬在深渊边缘、早已布满裂纹的巨大岩石！

“嗡——！”

一支普通的铁箭带着无可匹敌的精准，狠狠地钉在了岩石最脆弱的支撑点上！

“轰隆——！”

巨大的岩石瞬间崩落，带着万钧之势重重地砸向了骸骨之桥的中央！整座桥梁连同上面那个还没反应过来的瘦子守林人，都在一瞬间被砸得粉碎，坠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渊！深渊之下，那原本只是隐约可闻的“沙沙”声骤然变得清晰和狂躁起来，仿佛有什么沉睡的巨兽被这突如其来的盛宴所惊醒。

“你——！”桥对岸的络腮胡男人和玛丽同时发出了惊怒交加的吼声。他们的计划，被这突如其来的一箭彻底打乱了。

“既然是陷阱，那就没必要再往下走了。”瓦勒留斯的声音冰冷，看着脸色铁青的玛丽，“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耍花样。现在，桥没了，我们的‘同行’，也该结束了吧？”

桥对岸，那个络腮胡男人见状不再伪装。他猛地举起了手，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用人类指骨制成的、惨白的骨笛。

他将骨笛凑到嘴边，尖锐而刺耳的笛声瞬间响起。

随着笛声，他们脚下这片悬崖的边缘，那些看似普通的岩石和泥土突然开始剧烈地蠕动、开裂！一条条由惨白骨骼组成的、足有水桶粗的巨蛇从悬崖峭壁的裂缝中猛地钻了出来，朝着他们三人张开了布满利齿的巨口！

“他们在引‘骨蛇’！”艾瑞贝斯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该死！我们被包围了！快找退路！”

## 第三十八章：破碎的气息

尖锐的笛声戛然而止，但从悬崖峭壁中钻出的骨蛇却没有丝毫退去的意思。它们那由无数惨白骨片构成的巨大头颅像一朵朵盛开的死亡之花，将三人所有的退路都彻底封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老骨骼特有的、混合着尘土与死亡的腥气。

“该死！我们被包围了！”艾瑞贝斯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明显的急促，脸色惨白如纸，“快找掩体！”

“往那边看！”伊拉突然指向深渊的对岸。

只见那个自称为“玛丽”的向导在骨蛇出现的瞬间，展现出了非人的敏捷。她竟抓着一根从悬崖边垂下的粗壮藤蔓，像一只灵巧的猿猴，几个起落间就已经荡到了深渊的对岸，与那个仅存的络腮胡守林人汇合。她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陷入绝境的他们，脸上挂着冷漠而戏谑的微笑。

“看来，我们的‘向导’已经提前‘离开’了。”瓦勒留斯的声音冰冷，他背靠着艾瑞贝斯和伊拉，三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的、也是最后的防御圆阵。

“她跑不了！”伊拉咬着牙低声说，将最后一颗银弹搭上了弩弦。因为紧张，她的指尖有些冰凉，动作却依旧稳定。“等解决了这些东西，我一定……”

“先活下去再说！”艾瑞贝斯打断了她，她的战斧在身前挥出一道半圆形的弧光，将一条试图扑上来的骨蛇砸得后退了半步，但她那身银白铠甲的连接处已经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嘎吱”声，金属的悲鸣清晰可闻。

骨蛇的攻击接踵而至。它们没有用牙齿撕咬，而是用那水桶粗的、由无数骨节组成的身体像巨蟒般缠绕、挤压过来！艾瑞贝斯凭借符文铠甲的力量硬生生扛住了一条骨蛇的缠绕。那惨白的骨节在她圣洁的铠甲上收紧，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巨大的压力下，她胸甲和臂甲的连接处被强行挤压变形，几片精美的甲胄甚至应声碎裂，露出底下被皮质内衬紧紧包裹的、因用力而绷紧的肌肉线条。她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汗水顺着银色的发丝滑落，沿着她紧咬的下颌线滴落。

瓦勒留斯的情况更加危险。一条骨蛇的蛇尾像鞭子一样抽来，他侧身躲闪，蛇尾重重地砸在他身后的岩壁上，碎石四溅。他注意到，那些骨蛇的攻击目标似乎都刻意避开了他的心脏和头部，更像是在……活捉他。

“它们的目标是你！”艾瑞贝斯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巨大的压力下嘶吼道，“你是‘容器’！它们想把你完整地带回去！”

“那可未必！”瓦勒留斯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不再躲闪，而是主动迎向了另一条扑来的骨蛇。就在蛇口即将将他吞噬的瞬间，他将手中的猎人弯刀猛地插进了脚下的地面！

他整个人借助弯刀的支撑，身体向后仰倒，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从蛇口的下方滑了过去。同时，他空着的那只手从腰间掏出那块银质的怀表，狠狠地砸向了骨蛇的下颚！

“当！”

怀表与骨骼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银质的外壳上蕴含的微弱圣洁之力对于骨蛇这种亡灵生物来说如同烙铁一般。骨蛇吃痛，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巨大的头颅猛地向后仰去。

伊拉抓住了这个转瞬而逝的机会。她没有使用那颗宝贵的银弹，而是一支普通的铁箭，精准地射入了骨蛇那大张的、没有任何防护的口腔之中！箭矢穿喉而过，从它的后颈钻出。骨蛇庞大的身躯剧烈地抽搐了一下，随即像一堆散架的积木轰然垮塌，坠入了深渊。

“干得漂亮！”艾瑞贝斯赞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因脱力而产生的沙哑。她也抓住机会，将战斧的斧刃精准地劈进了缠绕在她身上的那条骨蛇的眼窝之中，同样将其斩杀。

“别高兴得太早！”伊拉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绝望，“看那边！”

深渊对岸，那个络腮胡的守林人再次举起了他的骨笛。这一次，他吹出的不再是尖锐的笛声，而是一种低沉、悠扬，却又充满了不祥气息的调子。

随着他的笛声，悬崖峭壁上，更多的岩石开始开裂，几十条、上百条骨蛇，正从更深的黑暗中，缓缓地钻出！那场面，如同地狱的肋骨，正一层层地暴露在他们眼前。

## 第三十九章：染血的冰桥

“我们会被耗死在这里！”伊拉的声音因绝望而嘶哑，她将最后一支普通的铁箭搭在弦上，动作因疲惫而有些僵硬。银弹，那曾是她最后的底牌，现在只剩下一枚了。

瓦勒留斯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像一台即将过热的齿轮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场早已被暗处力量操控的死局。敌人掌握着源源不断的攻势，而己方的力量——箭矢、体力、希望——正在被飞速消耗。他看了一眼深不见底的深渊，又看了看对岸那两个正准备看戏的敌人。

除非……能找到一条全新的生路，一条能让我们绝境逢生的路。

他的目光，在混乱中精准地锁定在了脚下那片积水的水洼上。那片水洼不大，布满了湿滑的苔藓，在血月的红光下，像一块凝固的、正在腐烂的血玉。一个疯狂的、不计后果的计划在他脑中瞬间成型。

“艾瑞贝斯！”他没有回头，声音却在轰鸣中异常清晰，“你地窖里那种能把东西冻住的粉末，还有吗？”

“还剩最后一点！你想干什么？”艾瑞贝斯的声音从骨蛇缠绕的缝隙中传来，她的战斧每一次挥舞，都带着沉重的风声和铠甲不堪重负的呻吟。

“伊拉！”瓦勒留斯转向她，眼神锐利得像在审视一场生死抉择，“你那枚银弹，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我需要你用它攻击一个看似最不起眼的目标——打断他手里的笛子！”

伊拉的瞳孔猛地收缩。用最后一枚能决定生死的银弹，去攻击一根破骨笛？这在任何一个猎人的战术手册里，都是最愚蠢的选择。但她看到了瓦勒留斯眼中的决绝，那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濒临绝境者对同伴最后的、毫无保留的信任。

她没有多问，只是咬着牙，从箭囊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枚闪烁着圣洁银光的弹丸，动作虔诚得像在安放圣物。“好。”她只说了一个字，“如果这招没用，我就用这把弩，在你心脏上开个洞。”

下一秒，她扣动了扳机。

银色的弹丸在昏暗的悬崖边划出一道驱散邪恶的弧线，发出一声轻微的、仿佛撕裂灵魂的嗡鸣。它没有去攻击任何一条骨蛇，而是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力，精准地打在了络腮胡男人那根惨白的骨笛上！

骨笛发出一声尖锐而短促的悲鸣，像一只垂死飞鸟的颈骨被瞬间折断，应声碎裂成了几片。低沉的笛声戛然而止。

对岸的玛丽和守林人同时愣住了，显然没想到他们会选择这种玉石俱焚的打法。

就在这一瞬间，艾瑞贝斯已经将皮囊里所有的“静滞之尘”，如同一捧绝望的骨灰，全部撒入了那片水洼之中。瓦勒留斯则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了离水洼最近的一条骨蛇的头部，用最直接的方式，将那致命的仇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

被激怒的骨蛇立刻放弃了艾瑞贝斯，转而扑向瓦勒留斯。瓦勒留斯转身就跑，将它成功地引诱到了水洼的边缘。冰冷的、混杂着污泥与死亡气息的池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踝。

这刺骨的寒意，让他想起了另一个同样寒冷的夜晚。妹妹艾拉拉发着高烧，浑身滚烫，他用浸了雪水的毛巾一遍遍地敷在她额头上。那时的他，只觉得妹妹的病，是一场磨人的灾难。

而现在，为了救下妹妹，他必须赌上自己的一切。

“就是现在！”

骨蛇巨大的头颅刚一探入水洼，瓦勒留斯便猛地将手中的猎人弯刀，连同自己的一只手臂，狠狠地插进了冰冷的水中！

“滋——！”

一声仿佛连灵魂都要冻结的、令人牙酸的声响传来。那片混合了“静滞之尘”的池水，在接触到瓦勒留斯那流淌着淡金色圣血的手臂的瞬间，发生了剧烈的、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反应！

以他的手臂为中心，冰晶像疯长的白色玫瑰，在一瞬间绽放、蔓延！整片水洼，在一声仿佛是水体本身发出的痛苦呻吟中，迅速冻结成了一块巨大的、坚硬的、表面还残留着血色月光倒影的寒冰！

那条被引诱过来的骨蛇，巨大的头颅被瞬间冻结在寒冰之中，它空洞的眼窝里，似乎还残留着最后一丝错愕。

“快！趁现在！”瓦勒留斯抽出手臂，那只手臂已经变得毫无知觉，皮肤下的金色纹路却在冰层下异常清晰地亮着。他忍着那股仿佛要将骨髓都凝固的寒意，率先跳上了那块由他的血肉、古神的粉末和绝望共同铸就的、通往对岸的“冰桥”！

伊拉和艾瑞贝斯紧随其后，她们的靴子踩在光滑的冰面上，发出“嘎吱”的声响，每一步都像踩在瓦勒留斯的神经上。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冲过了这片死亡之地，成功抵达了深渊的对岸！

“你……”玛丽和那个守林人，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脸上那看好戏的表情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震惊、不解，以及……对未知力量最原始的恐惧。他们显然没料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外来者，体内竟然隐藏着如此诡异而强大的力量。

“现在，”瓦勒留斯站在他们面前，甩了甩手臂上的冰碴，那些冰碴落在地上，久久没有融化。他的声音比之前低沉了许多，带着一种非人的、被冰雪淬炼过的冷意，“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剩下的问题了。”

## 第四十章：带毒的誓言

“现在，”瓦勒留斯站在那座仍在散发着刺骨寒意的冰桥另一端，甩了甩手臂上凝结的冰碴。他的声音比之前低沉了许多，带着一种非人的、被冰雪淬炼过的冷意，“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剩下的问题了。”

玛丽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那只毫无知觉、却依旧在皮下闪烁着淡金色光芒的手臂。她脸上的震惊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更复杂的评估，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在审视一头刚刚显露獠牙的猎物。她身边的络腮胡守林人则明显露出了恐惧，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那空洞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刚刚从冰封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

“你想怎么样？”玛丽的声音不再有之前的戏谑，多了一丝凝重。她腰间那柄小巧的银色短刀，不知何时已经滑入了掌心，刀柄上那半朵玫瑰的纹路，在血月下若隐若现。

“很简单。”瓦勒留斯没有看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已经失去作用的守林人，像在打量一件即将被丢弃的废物。“让他，还有那些还没来得及爬出来的怪物，都退下。然后，你，单独过来。我们好好聊聊，关于‘月神祭坛’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路？”玛丽似乎被这个说法弄得一愣。

“没错。”瓦勒留斯终于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绝对的自信，像一个已经看穿了所有陷阱的幸存者。“现在，我的力量，比你想象的更强；伊拉的箭术，足以让你付出代价；而艾瑞贝斯……”他瞥了一眼身旁正用披风擦拭着战斧上冰霜的银甲女骑士，“……她看起来心情不太好，随时可能出手。所以，现在由我们说了算。我说的，没错吧？”

玛丽的脸色阴晴不定。她看了一眼身边那个因失去骨笛而显得有些呆滞的守林人，又看了看对面立场分明、杀气腾腾的三人，最终，她似乎做出了某种妥协。她对着守林人挥了挥手，那人立刻像得到了赦免，转身消失在了森林的浓雾之中。悬崖峭壁上那些蠢蠢欲动的骨蛇，也随之无声地退回了岩石的裂缝里，仿佛刚才那场围攻只是一场错觉。

做完这一切，玛丽才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敌意，小心翼翼地，独自一人走上了那座连接着生与死的冰桥。她的高跟皮靴踩在冰面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在走向一场无法逃避的审判。

“好吧，外来者。”她走到三人面前，目光在瓦勒留斯那只还在微微发光的手臂上停留了片刻，“现在，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一切。”瓦勒留斯开门见山，像一个急于揭开真相的探索者，“关于卡伦的背叛，关于你引路的目的，关于你手腕上那半朵玫瑰的秘密，以及……关于‘影兽’，它真正的用途。”

玛丽突然笑了起来，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自嘲，也带着一丝玩味。“你想知道的太多了。这些可都是我们这行的秘密，价值连城。你打算用什么来换？”

“用你的命。”伊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她的弩箭始终没有放下，像一条随时准备咬人的毒蛇。

“不不不，”玛丽摇了摇手指，脸上又恢复了那种狡黠的表情，“用暴力相威胁，是最愚蠢的办法，只会两败俱伤。外来者，”她的声音变得轻柔，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吐息，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瓦勒留斯，“你应该比她更懂这个道理。”

瓦勒留斯没有理会伊拉，他只是盯着玛丽的眼睛，那双眼睛像两片冰冷的、深不见底的湖泊。“我用来交换的，是你最想要的东西——靠近‘月神祭坛’的资格。”他指了指自己，一字一顿地说：“……我。”

玛丽的笑容，第一次僵硬了。

“卡伦在笔记里写得很清楚，‘影兽等于容器’。”瓦勒留斯缓缓逼近一步，他身上那股混合了圣血与冰霜的气息，竟让玛丽这位影兽共生者都感到了压迫，“而我，就是那个‘能承载旧神血液的容器’。你设下陷阱，引诱我们，考验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得到我吗？为了完成你的使命，将我这件独一无二的‘祭品’，交付给你真正的主人。”

“现在，我就站在这里。”瓦勒留斯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个‘报酬’，够不够换你的情报？”

玛丽沉默了。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了真正的情绪——那是一种混杂着渴望、贪婪，却又带着深深忌惮的复杂情感。她像一个饥渴的猎人，终于看到了那能让她完成夙愿的猎物，却又害怕这猎物背后，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好吧……你赢了。”许久，她终于开口，声音嘶哑，“我确实需要你。但不是现在。在进入祭坛，将你正式带到‘那里’之前，你必须先证明，你有资格……承载那份力量。我需要一次最后的考验。”

她突然抬起手，指向了他们身后不远处，一丛在血月下散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

“看见了吗？那是‘引魂草’。”她的声音变得轻柔而蛊惑，像情人在耳边低语，“织梦者最喜欢的植物。它的汁液，能暂时打开人的‘内视’之眼，让你窥见一丝古神的真实。但同时，它也会无限放大你内心最深的恐惧。你的痛苦、你的悔恨、你的无能为力……都会成为它的养料。”

“别听她胡说！那是会吞噬灵魂的毒草！”伊拉立刻上前一步，挡在瓦勒留斯身前，手中的短弩毫不犹豫地对准了玛丽，“你敢让他碰一下，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的下一个考验很简单，”玛丽无视了伊拉的威胁，目光穿过她的肩膀，依旧柔和地注视着瓦勒留斯，嘴角重新勾起那抹狡黠的微笑，“去，把它摘下来。如果你能在它的影响下保持清醒，我就告诉你一个，关于‘引路人’的秘密。如果你疯了……那只能说明，你这件‘容器’，是个残次品，不值得我再继续费力气。”

这是一个带毒的誓言，一场关乎心智的豪赌。

“不行！”伊拉斩钉截铁地拒绝。

“让他自己选。”艾瑞贝斯的声音突然响起。她上前一步，却不是阻止，而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瓦勒留斯。“瓦勒留斯，这是你自己的路。如果你连这点考验都无法通过，那就算我们保护你到了祭坛，你也不过是个任人宰割的祭品。证明给我看，你的意志，配得上你这份特殊的力量。”

伊拉不敢置信地回头看着艾瑞贝斯，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

瓦勒留斯却抬起手，轻轻地、不容置疑地将挡在他身前的伊拉拨到一旁。“她说得对。”

他看着那丛散发着不祥蓝光的引魂草，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神秘莫测的玛丽。他知道，这是他了解真相的唯一机会，也是在抵达终点前，必须跨过的最后一道门槛。

“成交。”

他深吸一口气，朝着那丛引魂草，缓缓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 第四十一章：神之视野

“成交。”

瓦勒留斯吐出这两个字时，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同伴们那复杂的目光。伊拉的眼神里满是焦急和担忧，而艾瑞贝斯则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审视和期待。他知道，这场考验的风险，已经超出了她们能理解的范畴。他一步步地，走向那丛在血月下散发着幽幽蓝光的引魂草，像一个即将面对最终审判的囚徒，走向那张决定生死的审判席。

他能感觉到玛丽那充满审视与期待的目光，像两根淬了毒的无形银针，刺在他的后背上，试图窥探他灵魂的成色。

他伸出手，指尖缓缓地触碰到了引魂草冰凉湿滑的叶片。

就在接触的瞬间，一股阴冷、混乱的精神冲击，如同一股混杂着无数绝望者怨念的污秽寒流，顺着他的指尖猛地灌入大脑！无数充满了憎恨、嫉妒、恐惧的负面情绪和破碎的低语，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

“杀了她们……独占那份希望……那是你应得的……”

“你的妹妹……已经死了……在你为了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奔波时，她早就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你来晚了……”

“他们都在利用你……你这份‘特殊’，不过是祭品身上最肥美的那块肉……”

这些声音像毒蛇一样，精准地咬在他内心最柔软、最恐惧的伤口上。他的太阳穴传来一阵剧烈的、前所未有的钝痛，仿佛那块代表着秩序与过去的银质怀表，正在他的颅内寸寸碎裂。

但，就在他的意识即将被这股恶意吞噬，即将在这场残酷的考验中彻底失败的前一刻——

他那只浸过冰水、早已麻木的手臂，皮下的血管，突然亮了起来！

“你的手……在发光！”伊拉压低声音，惊愕地喊道。

在血月与引魂草的双重辉光映照下，瓦勒留斯手背上的皮肤变得近乎透明，那融合了圣血的淡金色血液在血管中清晰可见，如同一条条流淌的、神圣的岩浆。一股温暖而霸道的力量从他心脏深处涌出，像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瞬间冲垮了脑海中所有关于“绝望”和“失败”的恶意低语！

他没有理会伊拉的惊呼，也没有在意自己身体的异变。因为他知道，这并非恩赐，只是另一份更沉重的负担，其代价，将由他的灵魂来偿还。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手中的引魂草上。

他用力一拔，将整株植物连根从泥土中扯了出来。淡绿色的、如同萤火虫光芒般的汁液溅在他的掌心，没有带来任何不适，反而像清泉般被他的皮肤迅速吸收。

一瞬间，他的整个世界都变了。

他的视野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广阔。他能看见远处断桥下每一块翻滚的卵石，能看见伊拉箭囊里那最后一枚银弹上最细微的、代表“净化”的符文，甚至能“感知”到空气中每一粒尘埃的流动，以及……玛丽那因为震惊而漏跳了一拍的心跳。

这不再是凡人的视角。这是一种近乎于“神”的、冷酷的全知。

“你……”玛丽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无法掩饰的震惊。她显然没想到，瓦勒留斯不仅没有被引魂草逼疯，反而……将这带毒的考验，彻底转化为了自己的力量。

就在这时，那座由瓦勒留斯创造的、连接着深渊两岸的冰桥，突然发出了“咔嚓”的断裂声。寒冰，正在血月的照射下，缓缓融化。那座临时搭建的通路，即将关闭。

而桥的另一端，那个本已退去的络腮胡守林人，再次从浓雾中走了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另外两个一模一样的、眼神空洞的守林人。他们每个人的后颈，都有着影兽幼体蠕动的痕迹，像是被强行打上的、无法移除的奴隶烙印。

“看来，你的‘考验’，还有后手。”瓦勒留斯手握着发光的引魂草，平静地看着玛丽。

玛丽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我只是……想看看你到底能承受多少。”

“很好。”瓦勒留斯点了点头，“现在，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反噬。”

他没有丝毫犹豫，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引魂草甩了出去！那散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如同被精准制导的、淬了剧毒的炮弹，越过正在融化的冰桥，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那三个守林人的脚下！

引魂草落地的瞬间，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悬崖峭壁的裂缝中，那些本已退去的骨蛇，突然齐刷刷地探出了头！它们空洞的眼窝里猛地亮起了与引魂草如出一辙的、幽蓝色的光芒！

它们像是被一根根无形的提线猛地拽起，从岩石的缝隙中疯狂地涌出，不再攻击瓦勒留斯他们，而是直扑那些离它们最近的、散发着活人气息的守林人！

被同伴召唤出的亡灵，此刻却将他们当成了唯一的敌人。

“不！”玛丽发出一声惊怒的尖叫。她显然没料到瓦勒留斯会用这种方式，反过来利用她的陷阱，用她的力量来攻击她的同伴。

络腮胡守林人被数条骨蛇死死地缠住了身体，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嘶吼，那双灰白色的眼球死死地盯着瓦勒留斯，瞳孔深处的影子突然扭曲、变化，变成了瓦勒留斯的模样——这是影兽的诅咒，也是一场失败的算计，所留下的最后印记。

“趁现在！”艾瑞贝斯的吼声如同惊雷。她一斧劈开脚下即将断裂的冰块，“冰桥撑不住了！快走！穿过前面那片蕨类植物，就能看见祭坛的石门！”

瓦勒留斯立刻跟着她往森林深处跑去。他腿上新愈合的伤口处，那些淡金色的纹路变得更加清晰。每跑一步，他都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体内，传来一阵“滴答、滴答”的声响。那声音的节奏，正在与天空中血月那如同巨大钟摆般的心跳，逐渐重合。

这是血契彻底生效的迹象。他这场以灵魂为赌注的冒险，其“代价”已经开始显现了。

伊拉突然从后面追了上来，她的手里，竟然拎着一个从其中一个守林人身上掉落的、破旧的皮囊。“这家伙的口袋里，有张地图！”她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羊皮纸，塞进了瓦勒留斯的手里，“上面标记了祭坛的一个侧门！还写着，那个黑袍女人，昨晚就是从那里进去的！”

瓦勒留斯展开地图，只见在侧门的标记旁边，用同样的炭笔，写着一行极其细小的小字：“月神之眼在祭坛心脏，容器靠近会发光。”

他的指尖刚一触碰到那行字迹，整张羊皮纸突然泛起了一层柔和的银色光芒，与他小腿上那些淡金色的纹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胸口一阵灼热，像是凭空揣进去了一块烧红的烙铁——那是另一件更强大的力量，正在对他这个新的“宿主”，发出共鸣。

“快到了。”身后，传来了玛丽的声音。她竟然也跟了上来，脸色苍白，眼神复杂，“祭坛的石门……就在前面的雾气里。”

祭坛的轮廓，终于在浓雾中渐渐变得清晰。

## 第四十二章：最后的清算

祭坛的轮廓，终于在浓雾中渐渐变得清晰。它不像亚楠任何一座哥特式建筑，没有尖顶，没有浮夸的雕饰，只是一座用巨大的黑色岩石粗暴搭建而成的、原始而古老的庞大建筑，像一头沉睡在时光尽头的、石化的巨兽。

正面的石门高达数十米，上面雕刻着月神的浮雕。那是一个没有面孔、雌雄莫辨的神祇，祂的身躯由无数交缠的、类似蛇或触须的线条构成。祂的眼睛位置，是两个空洞、深不见底的窟窿，仿佛早就被人用某种残酷的仪式残忍地挖走了。整座浮雕，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被遗弃了亿万年的孤寂感。

石门的左侧，果然有一扇不起眼的侧门。门是虚掩着的，一道道淡紫色的、如同雾气般的光芒，正从门缝里缓缓地透出。那光芒有生命般地起伏着，隐约还能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阵低沉的、仿佛由无数人同时在用一种早已失传的语言吟唱的歌声。

就在看到祭坛的瞬间，瓦勒留斯胸口那块烙铁般的灼热感骤然加剧。他那刚刚获得了神之视野的双眼，瞬间被无数混乱的幻象所淹没。眼前那巨大的月神浮雕，它的脸在视野中开始扭曲、重叠，变成了无数张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有凯尔那张充满决绝的脸，有那具广场尸体无声控诉的脸，甚至……有他自己那张因恐惧和贪婪而变得陌生的脸。

“我得……进去……”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撕裂。他推开身边想要扶住他的伊拉，脚步变得踉跄不稳，汗水瞬间浸湿了他的后背。“再晚……就来不及了。”

他体内那“滴答、滴答”的钟摆声，已经和他的心跳完全重合。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某种沉睡在他血脉深处的东西，正在苏醒，即将接管他这具躯壳的“主导权”。这是成为“容器”的最后预兆。

瓦勒留斯猛地按住自己胸口那块发烫的位置，另一只手的手指，在缠绕在手腕上的一条细细的、由“梦境信使”赠予的圣血锁链上，用力地掐了一下。锁链上一个细小的尖刺刺入皮肤，剧烈的刺痛，像一剂猛药，让他那即将被幻觉吞噬的视线，暂时恢复了一丝清明。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在意识被彻底吞噬前，完成这场冒险最后的步骤。

“玛丽，”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但还是刻意放缓了语速，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队长在下达指令，“你去侧门看看情况。这是你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如果里面的危险超出预期，我会立刻退出来。”

玛丽的脸色在血月下显得异常苍白。她看了一眼瓦勒留斯那双因痛苦而布满血丝，却依旧闪烁着坚定光芒的眼睛，又看了一眼对他虎视眈眈的伊拉和艾瑞贝斯。她知道，自己在这个临时组成的队伍里没有任何话语权，要么证明自己的价值，要么被无情地抛弃。她手腕上的玫瑰刺青，在血月下不祥地亮了亮。她攥紧了手中的银色短刀，点了点头，快步走向侧门。

“如果你们听见我喊‘月神’这两个字，”她回头叮嘱道，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一种近乎于祈求的脆弱，“就立刻进来——那是我发现了无法处理的危险的信号。”

她的脚步在侧门前停顿了半秒，伸手推开门缝的瞬间，那淡紫色的光芒在她身后，拉出了一道细长的、如同蛇尾般的影子。

趁着这个间隙，瓦勒留斯靠在一块巨石上，大口地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战士，在脑海里进行着最后的清算。

他手中仅剩的力量：‘梦境信使’的弯刀，祖父的怀表，以及……他自己这具日益非人的躯壳。  
他身边可信的同伴：伊拉那三枚或许能决定生死的银弹，艾瑞贝斯那柄似乎藏着更大秘密的长剑。  
他必须背负的誓言：对艾瑞贝斯的承诺，对远方妹妹艾拉拉的希望……

伊拉走了过来，递给他一块干净的布条。“擦擦你额头上的汗——你看起来，快要站不稳了。”她的短弩始终警惕地对着侧门的方向，但语气里却多了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笨拙的关心。她讨厌这个外乡人的算计，却又不得不承认，在亚楠这个疯狂的地方，正是这份冷静的判断，才让他们活到了现在。

艾瑞贝斯则走到祭坛主石门的底座前，用她的战斧轻轻敲击着。“底座是空的，”她沉声说，“里面有齿轮转动的声音。”她的指尖，在那巨大的、空洞的眼窝处摸了摸，“这里有很细小的划痕，有人用精密的工具撬过——也许，‘月神的眼球’，就是从这里被挖走的。”

她的话，像是在对同伴解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试图撇清卡伦笔记上对她的指控。那份猜忌，像一根看不见的刺，还扎在她的心里。

就在这时，侧门里，突然传来了玛丽的声音：

“安全！都进来吧！”

但她的语调，听起来有些奇怪。太平静，太刻意了，像一个提线木偶，在生硬地、毫无感情地念出台词。

## 第四十三章：诀别的嘱托

瓦勒留斯握紧那块早已停止走动的怀表，挣扎着站起身。冰冷的金属触感，是他此刻唯一能感受到的、来自“过去”的真实。他发现，那张从守林人身上掉落的羊皮纸地图，上面的所有字迹都已在血月的辉光下完全消失。只剩下那个月牙标记，依旧在他的视野中，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闪烁着刺眼的银光。

伊拉突然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力道之大让瓦勒留斯都为之一趔趄。

“等等。”她指向侧门的门缝，声音里带着一种发现猎物踪迹时的警惕，和一丝无法抑制的恐惧，“你看那光里……有东西。”

瓦勒留斯眯起眼睛，他那被圣血强化过的视力，能清晰地看见，那流动的淡紫色光芒中，正漂浮着无数细小的、如同尘埃般的颗粒。它们在光雾中缓慢地旋转、飘舞，像一场无声的、致命的落雪。

“那是‘影兽的鳞粉’。”伊拉的声音在颤抖，她似乎想起了什么极其恐怖的记载，“我只在教会最古老的禁忌典籍里见过描述——只有当它们感到极度兴奋，或者即将完成一次完美的‘寄生’时，才会从身上脱落。”

这个发现，如同一块冰冷的巨石，砸碎了玛丽那句“安全”的呼唤，将其变成了一个拙劣而恶毒的谎言。

瓦勒留斯指尖在圣血锁链上又掐了一下，但这一次，剧烈的刺痛，已经无法压下他胸口那块烙铁般的灼热感了。他体内那“滴答”作响的钟摆声越来越快，几乎要盖过他自己的心跳。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陷阱也好，真相也罢，都必须进去亲眼确认。这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

“艾瑞贝斯，”他转过头，看向那个一直沉默着的银甲女猎人。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托付后背般的沉重，“你之前说，你会履行守护誓言的职责。现在，我要你守住我们的后路。”

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亚楠这污秽的空气全部吸入肺中。

“如果半小时内我们没出来，或者……你听到了不该听的声音，就立刻毁掉这扇门，离开这里。这是命令，也是……我的请求。”

艾瑞贝斯高大的身躯明显地一震。她没想到瓦勒留斯会给她下达这样一个……近乎于托付生死的命令。在这充满背叛与猜忌的亚楠，这种信任，比任何圣物都更沉重。她看着瓦勒留斯那双因痛苦而布满血丝、却依旧清澈决绝的眼睛，头盔下的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握紧了手中的战斧。她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腰间——那里，一柄长剑的剑柄若隐若现，她下意识地按住了剑鞘，仿佛那是一个不能触碰的禁忌。

“伊拉，”瓦勒留斯转向她，眼神变得柔和了一瞬，“把‘苍白之血’给我。”

伊拉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那管在血月下散发着微光的珍贵液体递给了他。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她已经无条件地信任这个外来者的判断。或许他狡猾、精于算计，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从未退缩过。

“跟在我后面，保持三步的距离。”瓦勒留斯将那管可能决定所有人命运的注射器小心地塞进怀里，紧贴着心脏的位置。“进去以后，别碰里面的任何一座雕像。那不是石头。”

他没有再多做解释。

他深吸最后一口气，率先跨过了那道如同地狱之口的门槛。在他踏入那片紫色光雾的瞬间，另一只手，已经紧紧地扣住了银质怀表的表盖。

最后的底牌，即将掀开。

## 第四十四章：双影的囚徒

门轴转动的“吱呀”声，在死寂的祭坛前厅里被无限放大，像一声绝望的叹息。瓦勒留斯跨过门槛的瞬间，那流动的淡紫色光雾便扑面而来，带着一种如同实质的黏稠感，和一股混杂着古老焚香与新鲜血液的甜腻气息。

“伊拉，准备银弹！”

瓦勒留斯低吼一声，同时毫不犹豫地掀开了手中银质怀表的表盖！

“嗡——！”

这一次，怀表没有发出清脆的齿轮转动声，而是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高频的嗡鸣，仿佛这件古老遗物中沉睡的灵魂，在做最后的悲鸣。一道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璀璨、都要纯粹的银白色光芒，从表盘中心猛然炸开！光芒如同一轮被压缩的、坠入凡间的太阳，瞬间穿透了浓稠的紫色光雾。怀表内部的精密齿轮在过载的能量下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表盖的边缘甚至冒出了一缕缕青烟——这件象征着秩序与过去的遗物，在最后一次使用中，释放出了它全部的潜能，也走向了它注定的毁灭。

在这耀眼的白光之下，祭坛前厅的一切都无所遁形。二十几座高达数米、形态各异的石像，整齐地排列在通往主祭坛的道路两侧。它们并非静止，瓦勒留斯能清晰地看见，它们的胸腔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频率微微起伏，仿佛在呼吸。它们的脸部都被人残忍地挖去了眼睛，只留下一个个空洞的眼窝。

而玛丽的身影，就僵硬地站在石像群的中央。她背对着门口，斗篷下摆沾满了那些发光的“影兽鳞粉”。

但最诡异的，是她的影子。在纯白光芒的投射下，她的影子被清晰地拉长，但那影子的形态，根本不是人类！它扭曲、盘绕，如同一条巨大的、正在昂首吐信的、由纯粹黑暗构成的毒蛇！

而且，在这条巨大的蛇形影子之中，还包裹着另一道影子——那道影子穿着一身黑袍，手中，握着一根顶端带着一颗巨大眼球的法杖！正是守林人描述过的那个黑袍女人！

一个身体，两个影子！

“是共生！不是寄生！”门外，传来了艾瑞贝斯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震惊与一丝恍然大悟，“卡伦的警告是真的！玛丽……她和影兽，是共生的！”

“开火！”瓦勒留斯怒吼，这一刻他想不了那么多了，直觉告诉他必须先发制人。

伊拉的反应快如闪电，第一颗银弹在瓦勒留斯开表的瞬间就已经射出。然而，就在弩箭即将射中玛丽后心的前一刻，旁边一座石像的影子，突然像活物般从地面上“站”了起来，化作一道黑色的屏障，精准地挡在了箭矢的路径上。弩箭射在影子屏障上，竟像射中了坚韧的皮革，被无力地弹开，掉落在地。

与此同时，那座石像的手指，几不可察地微微动了一下，指缝间，渗出了一滴滴粘稠的、如同融化树脂般的淡红色液体。

“别碰那些石像！”艾瑞贝斯在门外高声警告，“它们不是石头！是用活人的血肉，混杂着亚楠的特殊黏土浇筑而成的！它们会吸收靠近它们的生物的影子，把影子变成自己的养料！”

就在这时，瓦勒留斯手中的怀表，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咔嚓”脆响，表盘上的玻璃彻底碎裂。那耀眼的白光，也随之消失了。前厅，再次被那种诡异的淡紫色光雾所笼罩。

白光消失的瞬间，整个石像群里，传来了一阵阵密集的“咔哒、咔哒”声，像是无数副骨架正在舒展筋骨。那些空洞的眼窝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缓缓地亮起。

“晚了……”

玛丽那带着哭腔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她缓缓地转过身来，瓦勒留斯终于看清了她的脸。那张原本精致的脸庞，此刻一半维持着人类的模样，另一半却覆盖着淡青色的、如同蛇鳞般的影兽皮肤。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球，已经彻底变成了灰白色，像两颗蒙尘的玻璃珠。

“快跑……”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声音因痛苦和体内的对抗而剧烈颤抖，“我……快控制不住它了！它要用你们的影子，来唤醒主祭坛的守卫！”

但，就在她话音落下的瞬间，她那属于影兽的半边身体，却猛地抬起手，银色的短刀以一种极其艰难、仿佛在对抗着全身肌肉的姿态，猛地刺向了自己的另一边肩膀！

“当！”

刀尖与血肉碰撞，却发出了金属般的声响。她属于人类的那半边身体，手腕上那半朵玫瑰的刺青，骤然亮起灼热的红光，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她在用自己的意志，与体内的影兽，进行着一场惨烈的、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极致的痛苦让她娇小的身躯剧烈地痉挛着，发出一声介于呜咽和咆哮之间的悲鸣。这既非人类也非怪物的挣扎，呈现出一种扭曲而凄美的姿态，令人不寒而栗，却又无法移开视线。

## 第四十五章：燃烧的玫瑰

“往祭坛深处跑！”玛丽那属于人类的半边脸，对着他们嘶吼，声音里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但吐字却异常清晰，“主祭坛的石门后面……有真正的‘月神之泪’！只有容器的血，才能激活它！”

她的话音未落，瓦勒留斯体内那“滴答”作响的钟摆声，突然停下了。胸口那块烙铁般的灼热感，骤然变成了一种尖锐到无法忍受的、仿佛灵魂被刺穿的剧痛。他手腕上那条圣血锁链，猛地勒紧，冰冷的金属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肉里——他知道，自己作为“容器”的时刻，到了。他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他的血脉深处，等待着他的召唤。

“伊拉！跟我走！”瓦勒留斯一把拽住还在因眼前景象而震惊的伊拉，朝着大厅深处那扇巨大的石门方向冲去。他的动作不再有丝毫的犹豫和算计，只有一种属于猎人的、一往无前的决绝。

“艾瑞贝斯！”他冲着门外大喊，声音因痛苦而有些变形，却依旧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命令，“履行你的职责！守住门！”

“明白！”艾瑞贝斯的声音简洁而坚定。紧接着，门外便传来了战斧劈开血肉黏土的沉重轰鸣声。石像的攻击狂暴而密集，她高大的身躯在数座巨像的围攻下显得如此渺小。沉重的石拳砸在她的铠甲上，发出令人牙酸的闷响，她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得连连后退，银白色的肩甲被硬生生砸出一道凹痕。她闷哼一声，嘴角渗出一缕鲜血，顺着光洁的下颌滑落，在冰冷的铠甲上留下一道凄美的红痕。她的战斧几次险些脱手，有那么一瞬间，她的手几乎要握住腰间的剑柄，但最终还是死死按住了战斧。

伊拉被他拽得一个踉跄，但猎人的本能让她立刻反应过来。她的短弩连续射出普通的铁箭，凭借着她精湛的箭术，每一箭都精准地钉在那些苏醒的石像空洞的眼窝里。铁箭或许无法造成致命伤，但那瞬间的冲击力，却能暂时扰乱它们吸收影子的节奏。

瓦勒留斯在跑过玛丽身边的瞬间，那个正在疯狂自残的女人，突然伸出那只属于人类的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她的指尖冰冷得像尸体，力道却大得惊人。

“用你的血……”她用尽最后的意识，一字一顿地说，灰白色的眼睛里，竟然流露出了一丝近乎于解脱的祈求，“你的圣血……能暂时压制它……它害怕你的力量……让我……干净地走……”

瓦勒留斯看着她那张一半是人一半是鬼的脸，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想起了所有在这座城市里挣扎求生的人。他没有丝毫犹豫，抽出腰间的猎人弯刀，反手就在自己的另一只手掌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灿烂的、流动的淡金色血液立刻涌出。他没有将血滴在地上，而是迎着玛丽那祈求的目光，主动地、紧紧地握住了她那只正在发光的手腕！

“啊——！”

一声凄厉的尖叫，同时从玛丽和她体内的影兽口中发出。那声音不再是单纯的痛苦，还混杂着解脱与净化。瓦勒留斯的圣血，与她那玫瑰刺青的烙印之力，在接触的瞬间，产生了剧烈的共鸣！灼热的红光与纯净的金光交织在一起，像一道神圣的、审判的火焰，疯狂地灼烧着她体内那属于影兽的黑暗部分。

一股股浓郁的、淡青色的影子，正从她那半边被侵蚀的身体里，像蒸汽一样疯狂地往外涌，在神圣的火焰中发出“滋滋”的声响，被彻底净化。

“快走！”她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推开了瓦勒留斯，“用它……用它去打开最后的门！”

她的身影，已经被那团由红光与金光交织而成的神圣火焰完全包裹。那半朵玫瑰的刺青，在火焰中像一块被烧红的烙铁，正不断地将影兽的力量从她的灵魂中剥离出去。这火焰既是刑罚，也是救赎。

她用自己的血脉、自己的意志，以及瓦勒留斯的圣血，为他们争取着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时间。

瓦勒留斯踉跄着后退了几步，他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枚从玛丽手腕上脱落的、滚烫的、由红光凝聚而成的……完整的玫瑰烙印。

这烙印不再是单纯的能量体，它温润如玉，仿佛承载着一个家族数百年来所有的誓言与悲伤。它不是战利品，更像是一份沉重无比的……遗产。

## 第四十六章：玫瑰的钥匙

“快走！用它……用它去打开最后的门！”

玛丽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但她的身影，已经被那团由红光与金光交织而成的神圣火焰完全包裹，像一支在黎明前燃烧自己、照亮前路的蜡烛。

瓦勒留斯和伊拉冲到了那扇由整块黑曜石打造的、坚不可摧的主祭坛石门前。这扇门上没有任何缝隙，像一块从宇宙深处坠落的、绝对的黑暗。门外，艾瑞贝斯沉重的战斧劈砍声和石像崩裂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每一次撞击，都让整个前厅随之震颤，仿佛这片古老的空间正在哀嚎。她的呼吸越来越沉重，战斧的挥舞也慢了下来，有一次甚至被石像的手臂扫中，整个人被巨大的力道撞飞，重重地砸在侧面的墙壁上，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银白色的头盔滚落到一旁，露出了她那张沾满汗水与血污、却依旧美得惊心动魄的脸。

银白色的头盔“哐当”一声滚落到一旁，终于露出了她那张一直被冰冷钢铁所覆盖的、令人屏息的脸。

那是一张仿佛由月光与大理石雕琢而成的面容，线条坚毅而高贵，带着北境血统一贯的深邃轮廓。她的眉骨很高，眼窝深邃，一双灰蓝色的眼眸如同被冰封的湖泊，此刻却因剧痛和愤怒而燃起了凛冽的火焰。高挺的鼻梁下，嘴唇丰润而苍白，嘴角紧紧抿着，勾勒出无比倔强的弧度。几缕被汗水浸透的银色长发凌乱地贴在她光洁的额头和脸颊上，混合着从嘴角渗出的一缕鲜血，在那张近乎完美的脸上蜿蜒而下，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凄美的红痕。

这极致的圣洁与此刻的狼狈、这强大的女武神姿态与这无法掩饰的伤痛，共同构成了一幅破碎却又无比动人的画面，**让瓦勒留斯的心头也为之一震。**

“这门打不开！”伊拉用匕首的尖端在门上奋力划了一下，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和一串刺耳的摩擦声。“我们被困住了！”

她的话音未落，整个石像群突然发出一阵“咔哒、咔哒”的脆响。最前面的两座石像，膝盖处裂开了巨大的缝隙，它们正在挣脱底座的束缚，那由血肉黏土构成的沉重身躯，正缓缓地、不可逆转地，要站起来了！

“艾瑞贝斯撑不了多久！”伊拉的脸色变得惨白，她绝望地看着眼前这扇毫无缝隙的石门，那是凡人智慧与力量的尽头。

瓦勒留斯却没有看门。他的目光，落在了石门正中央，那个与月神浮雕的“心脏”位置重合的、不起眼的圆形凹槽上。他摊开手掌，看着手心那枚滚烫的、由红光凝聚而成的“玫瑰烙印”。

这一刻，他的思维前所未有的清晰。他看见了眼前的一切：看见了伊拉脸上那混杂着决绝与恐惧的表情；“听”见了门外艾瑞贝斯因力竭而变得粗重的喘息；“感受”到了远处玛丽在火焰中那即将燃尽的、解脱的灵魂。

他胸口那块烙铁般的灼痛，突然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的平静。仿佛所有的负担、所有的挣扎、所有的情感，都在这一刻被清算完毕，只剩下最后一次的、也是最纯粹的投入。

他不再是一个只想寻求奇迹的外来者，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棋子。在这一刻，他是一个猎人，一个即将为自己的选择支付最终代价的战士。

“伊拉，退后。”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

他不再犹豫，将那枚仿佛承载着一个家族数百年宿命的滚烫烙印，重重地按进了那个圆形的凹槽之中！

烙印与凹槽完美契合的瞬间，没有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黑曜石大门，突然像活物般，表面浮现出无数道血红色的、如同新生血管般的纹路。那些纹路以玫瑰烙印为中心，迅速向四周蔓延，像一颗心脏，开始为这扇沉睡了千年的石门，重新泵送血液。

“吱——呀——”

一声悠长而古老的、仿佛来自亘古之前的叹息声，从石门深处响起。坚不可摧的石门，竟无声地、缓缓地向内打开了。

门后，没有陷阱，没有怪物。只有一股柔和的、如同琥珀般的温暖光芒涌了出来，照亮了门内一座巨大石台的轮廓。那光芒里，带着一种奇异的、能抚平一切创伤的安宁气息。

“快进去！”门外，艾瑞贝斯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急促和疲惫。

瓦勒留斯和伊拉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冲进了门内。就在他们跨过门槛的瞬间，瓦勒留斯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艾瑞贝斯捡回头盔重新戴上，她的战斧划出了一道绚烂的银红色光弧，将一具刚刚站起的巨大石像，连同它背后那道贪婪的影子，一起从中劈成了两半。血肉与黑暗，在琥珀色的光芒中同时蒸发。

而玛丽的方向，那团神圣的火焰，在完成了对影兽的剥离之后，也终于缓缓熄灭。玛丽的身影重新出现，她虚弱地跪倒在地，手腕上那半朵玫瑰的刺青已经消失不见，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她抬起头，冲着瓦勒留斯的方向，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石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合拢，将外界的一切喧嚣与战斗，都隔绝开来。

## 第四十七章：心脏的抉择

琥珀色的光芒，温暖而宁静，仿佛来自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纷争的黄金时代。这光芒拂过瓦勒留斯的身体，他那因失血和精神透支而冰冷的四肢，竟奇迹般地恢复了一丝暖意。在这光芒的笼罩下，他终于看清了石台上的东西。

在一个由不知名水晶制成的、完全透明的容器里，静静地悬浮着一颗淡紫色的、如同巨大宝石般的眼球。眼球的表面，布满了细小的、如同血管般的金色纹路。它没有散发出任何邪恶或疯狂的气息，反而像一颗沉睡了亿万年的、宇宙的胚胎。

它正随着瓦勒留斯的心跳，在容器中，微微地、有节奏地搏动着。

容器的底座，用一种瓦勒留斯从未见过的古老文字，刻着一行小字。他看不懂那文字，但在他凝视的瞬间，那些字仿佛活了过来，直接将意义烙印进了他的脑海：

“以血为钥，以影为食，月神之眼，择主而居。”

“这就是……月神之泪？”伊拉站在他身后，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她紧张地握着弩，警惕地环顾着四周。但这片空间里除了这座石台，空无一物，连一丝风都没有。她那紧绷了一整夜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松懈下来。巨大的疲惫感如同潮水般涌上，她靠着冰冷的石门缓缓坐倒在地，开始检查自己的箭囊，将仅剩的几支普通箭矢擦拭干净。她用颤抖的手指拂去箭羽上的灰尘，仿佛想通过这种熟悉的动作，来对抗眼前这过于神圣而显得不真实的场景，也借此来掩饰自己眼底那份劫后余生的茫然。

瓦勒留斯没有回答。他知道，真正的敌人，已经不在外面了。真正的敌人，是欲望，是选择，是那份他即将要亲手签下的、无法撤销的最终契约。

他看着自己掌心那道还在流血的伤口，又看了看那颗正在与他共鸣的“心脏”。无数张面孔，无数个需要承担的责任，在他眼前一一闪过。

他想起了妹妹艾拉拉苍白的脸，她将那枚银质铃铛塞进他手里时，虚弱地低语：“哥哥，如果你迷路了，就摇摇它，我会听到。”——这是一份亲情的誓言，他必须履行。

他想起了赶车老头沙哑的告诫：“别信那些该死的血疗……利息……是要用你的脑子来付的。”——这是一份善意的警告，他却没有听从。

他想起了艾瑞贝斯那张沾满血污却依旧倔强的脸，她嘶吼着“猎人不应该永远被困在别人的梦境里”，那份痛苦仿佛还灼烧着空气。——这是一份同类的期盼，他理应回应。

他想起了伊拉提及卡伦时那爱恨交织的、冰冷的眼神，以及她挡在他身前时那微微颤抖的肩膀。——这是一份被背叛的愤怒，也是一份新生的信任，他需要见证。

他想起了玛丽最后的托付，她用燃烧的生命为他们打开通路，那份决绝的、解脱的眼神。——这是一份意外的馈赠，他必须承受。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份份无法用言语衡量的、沉重无比的誓言。而现在，兑现誓言的时刻到了。

他不再被动，不再权衡利弊，不再计算得失。他主动地、决然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将那流淌着金色圣血的手掌，重重地按在了那冰冷的水晶容器之上。

“我就是代价。”他轻声说。

“咔嚓……”

水晶容器，应声而裂。那裂痕并非外力所致，而是从内部，被一股温柔而不可抗拒的力量，轻轻地推开。

月神之眼，在柔和的光芒中，缓缓地脱离了容器的束缚，飘浮到他的面前。

它缓缓地睁开了。

它的瞳孔深邃如宇宙，里面没有疯狂，没有恶意，只有一片纯粹的、倒映万物的虚空。

而在那虚空的中央，清晰地映出的——

是瓦勒留斯自己那张，正在发生着某种未知异变的、既陌生又熟悉的脸。

## 第四十八章：真相的账簿

时间与空间仿佛在这一刻失去了意义。

当那颗淡紫色的眼球融入掌心时，瓦勒留斯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离了肉体，坠入一片由破碎记忆组成的、无边无际的星河。这不是他自己的记忆，而是一种更古老、更宏大的存在，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姿态，将海量的信息洪流强行灌入他的脑海。这些信息不再是混乱的低语，而是一本被尘封了亿万年的、关于亚楠这片土地的、最原始的记录。

他“看见”了“献祭”。卡伦，在祭坛的中央，用自己的血精心绘制着一个复杂的血契法阵，眼神狂热而虔诚，他坚信自己的牺牲能换来“苍白之血”的降临。

他“看见”了“共生”。年轻的玛丽与影兽初次共生，在血色月光之下，她手腕上的玫瑰刺青与影兽的黑暗之力交相辉映，那是一份关乎血脉与宿命的、无法解除的共生协议。

他“看见”了“牺牲”。凯尔，高举着银质的十字架，孤独地冲向潮水般的影兽群，他手腕上的圣血锁链发出璀璨的光芒，最终在一声悲鸣中断裂……

最后，所有的画面都定格在了一幕末日般的景象上：当血月升至天穹的正中央时，整座祭坛将由内而外地开始坍塌，将所有的生灵与诅咒，一并归零。

“呃啊……”

瓦勒留斯猛地回过神来，一阵剧痛让他弯下了腰，仿佛那些不属于他的岁月，正要将他的凡人之躯彻底压垮。那颗月神之眼已经消失不见，在他的掌心，留下了一个淡紫色的、如同星云般缓缓旋转的印记。海量的知识和记忆，正与他的灵魂野蛮地缝合在一起。

“瓦勒留斯！”伊拉的声音将他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你的脸色……像死人一样！”

就在这时，石台上一本被忽略了的笔记，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或者说，是他掌心那个新的印记，被笔记所吸引。那是一本皮质封面的厚重笔记，他伸出手，指尖触碰到纸页的瞬间，一股奇异的熟悉感传来。

是卡伦的笔记，比诊所里那些残页更古老、更核心的部分。

他翻开笔记，那些用血液书写的文字仿佛活了过来，自动在他的脑海中组合成意义：

“血月第三夜，圣血锁链在祭坛产生了共鸣……拜伦维斯的那些蠢货说这是‘旧神苏醒’的征兆，但我知道，不，是我坚信，这是‘苍白之血’即将降临的启示！”

瓦勒留斯翻到第二页，上面画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图案：一道象征圣血锁链的圆环，缠绕着一颗睁开的眼睛，而锁链的末端，连接着三个形态各异的小人。旁边，用同样的血色墨水，写着清晰的批注：

“玛丽是‘引导者’(The Guide)，她家族的血脉与玫瑰刺青，能与影兽共鸣，是打开祭坛的钥匙……”

“艾瑞贝斯是‘守护者’(The Guardian)，她的符文铠甲与血脉，能抵挡月神苏醒时的精神冲击，是保护容器的盾……她腰间的长剑，封印着家族最古老的诅咒，那是对抗古神的最后武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使用……”

“而‘容器’(The Vessel)……容器必须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能同时承载圣血与影兽之力的人。一个外来者，一个灵魂纯净到足以被圣血完全接纳的异乡人……”

“容器……是你。”伊拉凑过来看了一眼，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震惊。她指着图案中那条锁链的纹路，“你看这纹路，和你手腕上那条‘梦境信使’给你的，一模一样。那个给你武器的家伙……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他不是信使，他是个该死的‘操纵者’！”

瓦勒留斯翻到第三页，这里的字迹突然变得混乱不堪，仿佛书写者正处于极度的疯狂与挣扎之中。“影兽不是敌人……它们是月神的信使……真正的血契……藏在月神之眼的血管里……”后面的字迹，被一团巨大的、凝固的墨迹彻底覆盖，只能勉强辨认出“凯尔……祭坛……坍塌……”几个残缺的词语。

“咚！咚！咚！”

石门突然传来一阵阵沉重无比的撞击声。门缝里，渗出了一滴滴粘稠的、淡红色的液体。艾瑞贝斯在门外发出了一声压抑的闷哼。

“我们必须在血月到达头顶之前离开！”瓦勒留斯猛地合上笔记，将其塞进怀里。从月神之眼那里获得的记忆告诉他，祭坛的坍塌已经开始了。

他转身看向石门内侧的墙壁，在那光滑的黑曜石上，有一个与他掌心新印记一模一样的、月牙形的凹槽。

“伊拉，备好你的银弹！”他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掏出自己的小刀，用手指蘸着掌心流出的淡金色血液，开始在地面上快速地绘制着什么。“我需要一分钟，画一个增幅法阵。你盯着石门，别让任何东西冲进来！”

## 第四十九章：最后的誓言

伊拉立刻蹲下身，将那两支仅剩的、由她亲手改造过的银箭按在自己随手就能拿到的位置。她没有去催促，只是用行动表达着自己的信任和准备。“尽量快点！”她的声音因紧张而有些发颤，“外面的撞击声越来越密集，艾瑞贝斯……快撑不住了！”

瓦勒留斯没有时间回答，他的全部心神都沉浸在了那繁复的图案上。这图案并非来自卡伦的笔记，而是直接浮现在他脑海中的知识——那是月神之眼自带的、一个能暂时增幅和稳定“容器”力量的圣血法阵，一份来自神明的、没有标明代价的馈赠。

圣血在他的指尖下，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动在地面上汇聚成一道道流畅的线条。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那属于凡人的力量正在被迅速地抽干，但同时，一股更宏大、更古老的力量，正通过这个法阵，与他建立连接，将他与整个祭坛，与天上的血月，彻底绑在了一起。

就在他画下最后一笔的瞬间，整个法阵骤然亮起刺目的红光！瓦勒留斯掌心那个淡紫色的印记，随之剧烈地发烫。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瞬间充满了他的四肢百骸，之前那种被撕裂的痛楚和眩晕感一扫而空。

“好了！”

他猛地起身。画阵的时间，不多不少，刚好花了一分钟。伊拉已经将弩高高举起，手指在扳机上微微发力。门外，艾瑞贝斯沉重的喘息声和石像摩擦地面发出的刺耳声响越来越近，显然已经到了极限。她的战斧被石像的巨手死死按住，眼看就要被夺走，这一刻，她终于不再犹豫，左手猛地抽出腰间的长剑——

剑身在昏暗的光线下闪过一道凛冽的寒光，那是一柄没有任何符文、却仿佛能吞噬光线的漆黑长剑。长剑出鞘的瞬间，一股古老而狂暴的气息弥漫开来，艾瑞贝斯银色的长发无风自动，她那双冰湖般的眼眸深处，燃起了毁灭一切的黑色火焰。石像的手臂接触到剑刃，竟像冰雪遇火般迅速消融。

但瓦勒留斯没有立刻冲向石门。他转过身，看着伊拉，眼神前所未有的平静，像一个即将完成使命、准备远行的旅人。

“伊拉，”他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了。”

伊拉愣住了，显然没想到他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说这个。“你什么意思？想临阵脱逃吗，外来者？别忘了你还欠着我一条命！”她下意识地用讥讽来掩饰自己的不安。

“不。”瓦勒留斯摇了摇头，“我只是想在最后的决战前，把该说的话说清楚。”

他从怀里，掏出了那管装着“苍白之血”的注射器。那里面流淌的，是治愈他妹妹的希望，也是引诱了无数猎人走向疯狂的诅咒。

“这个，你拿着。”他将注射器塞进了伊拉的手里。“如果我失败了，或者……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你就用它。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杀死我，但至少，它能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保障。”

伊拉死死地攥着那管冰冷的注射器，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看着瓦勒留斯那张平静得可怕的脸，想起了这一路上的种种，想起了他用自己的血为她解毒，想起了他用自己的身体当诱饵。她胸口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混杂着愤怒与某种异样情感的酸楚。

她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最终只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蠢货。”

“或许吧。”瓦勒留斯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但我从不做没有意义的事。伊拉，如果……如果你能活着离开亚楠，帮我带句话给我的妹妹。就告诉她，她的哥哥，最终找到了能让她活下去的奇迹。”

他说完，不再给伊拉回应的时间，猛地转身冲向石门。

“我数到三，我们就开门冲出去！”他低吼道，“出去之后，立刻往左侧退——那边有几根巨大的石柱，可以作为掩体！”

“一！”

“二！”

“三！”

他的掌心，重重地按在了那个月牙形的凹槽之上！

淡紫色的印记与古老的凹槽完美契合的瞬间，沉重的石门发出“咔哒”一声解锁的轻响。瓦勒留斯用尽全身力气，将石门向内拉开。

门外，他掌心法阵的红光与门内琥珀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奔涌而出。他听见外面传来影兽因被强光照射而发出的、充满痛苦的嘶鸣。艾瑞贝斯的长剑还在挥舞，剑光所过之处，石像纷纷崩塌，她的脸上带着一种释放诅咒后的痛苦与决绝。

就在门缝大到足够通过一支箭的瞬间，伊拉那支压抑了许久怒火与决心的银箭，已经率先呼啸而出！

## 第五十章：崩塌的圣所

伊拉的银箭精准地刺穿了门缝外一只正准备扑来的影兽的眼睛。那团由淡青色影子构成的怪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猛地向后撞去，将身后一座正在移动的石像撞得一个踉跄，为他们争取到了宝贵的一秒。

“走！”

瓦勒留斯一把拽住伊拉的手腕，朝着计划中的左侧石柱狂奔而去。她的手腕纤细却充满力量，皮肤上还残留着战斗后的灼热温度。他的眼角余光瞥见了战场的惨状：艾瑞贝斯正用自己的长剑和身体，艰难地支撑着另外两座石像的挤压，她的银白铠甲上已经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嘴角挂着血迹，显然已经到了极限。但她手中的漆黑长剑却光芒更盛，每一次挥砍都带着撕裂黑暗的力量。而玛丽，在瓦勒留斯圣血的帮助下，暂时压制住了体内的影兽，正虚弱地靠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这一切。

“用你的血！”艾瑞贝斯看见他们冲了出来，立刻朝瓦勒留斯喊道，她的声音因脱力而有些嘶哑，“影兽害怕月神之眼的气息——你现在，是它们唯一的克星！”她的长剑突然横扫，将一头扑向瓦勒留斯的影兽劈成两半，但剑身上的光芒却黯淡了一瞬，显然使用这诅咒之力的代价极大。

瓦勒留斯没有丝毫犹豫。他抬起那只流淌着圣血的手掌，像举起一面无形的盾牌，按向离他最近的一只影兽。他掌心的血液，仿佛形成了一道灼热的屏障。那些狰狞的黑色触须在碰到他的瞬间，就像被扔进烈火中的蜡烛般迅速蜷缩、融化。

“快走！”玛丽大声喊道，声音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惊恐，“祭坛开始震动了——血月……血月快到头顶了！一切……都要被清空了！”

瓦勒留斯这才注意到，整个大厅的地面都在轻微地、有节奏地晃动，头顶的穹顶，已经有巨大的石块开始纷纷掉落。“这边！”艾瑞贝斯终于摆脱了石像的纠缠，她的长剑拄在地上，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另一只手捂着流血的肩膀，“那边有一条隐藏的逃生通道！凯尔以前在笔记里提过，祭坛的地下，连接着旧亚楠的古代下水道！”她的长剑在刚才的战斗中已经布满了缺口，显然无法再支撑太久。

伊拉已经射出了最后一支改造银箭，此刻正迅速地弯腰，从地上捡起几支还能使用的普通铁箭。“别管那些石像了，它们的速度追不上我们！”她拽了拽瓦勒留斯的胳膊，眼神却死死盯着大厅那些黑暗的角落，“影兽才是最大的麻烦！你的印记在发光，是不是能……能看见它们都藏在哪里？”

瓦勒留斯闻言，立刻集中精神，看向自己掌心的紫色印记。一种全新的感知，在他脑中展开。他不再需要用眼睛去看，就能清晰地“感知”到，大厅里每一团影兽的位置、它们的强弱、甚至它们的情绪——恐惧、愤怒、以及对他身上那股力量最深的……渴望。

“它们在包围我们，想把我们逼回主祭坛！”他快速判断着局势，“我需要一点时间！”

他没有再多解释，而是快速割破自己的手掌，让更多的圣血滴落在地面上。在月神之眼的力量加持下，这些淡金色的血液像有了自己的生命，迅速在地面上蔓延、交织，勾勒出了一道巨大的、弧形的屏障图案。随着最后一笔落下，整个圣血屏障骤然闪耀起刺目的淡金色光芒。光芒所到之处，所有影兽的触须都被灼烧得“滋滋”作响，它们尖叫着，纷纷退缩到大厅的阴影之中。

“快走！趁着屏障还能起作用！”

瓦勒留斯大声呼喊着，和同伴们一起，朝着艾瑞贝斯所指的逃生通道狂奔而去。地面的震动越来越剧烈。当他们接近那个隐藏在巨大浮雕背后的逃生通道时，瓦勒留斯通过他那全新的“月神视野”，清晰地“看见”，圣血屏障之外，那些影兽正在疯狂地撞击着屏障，光芒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黯淡下去。

“入口机关在哪？”艾瑞贝斯警惕地看着四周，手中的长剑已经濒临破碎。

“凯尔说过，入口就在这附近……”玛丽也在墙壁上四处摸索。

就在这时，瓦勒留斯突然停下脚步，他脚下有一块石板的纹路，与周围所有的石板都截然不同。他掌心那个淡紫色的印记，突然剧烈地发烫起来。月神视野让他瞬间看穿了石板表面的伪装。他看见，那些看似无意义的纹路，其实是一个被刻意磨损和掩盖的图案——圣血锁链断裂时的形状。

“就是这里！”

他朝同伴们喊了一声，同时将自己那只还在流淌着圣血的手掌，重重地按在了石板的中央。圣血滴落在石板上的瞬间，像是水滴融入了干燥的海绵，被迅速地吸收殆尽。

“咔哒……”

一声清脆的机括声从石板下传来。石板，沿着那些断裂的锁链纹路，缓缓地向下沉去，露出了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深不见底的洞口。

“快进去！”伊拉突然射出一箭，精准地打在了通道顶端一块看似普通的“岩石”上。那“岩石”突然动了一下，露出了影兽特有的眼睛。

艾瑞贝斯不再犹豫，率先跳进了洞口。“不深！下面是石阶！”她的声音从洞里传来，带着一丝解脱，手中的长剑终于支撑不住，“当啷”一声掉落在地，剑身上的光芒彻底熄灭——诅咒之力已经耗尽。

瓦勒留斯正要跟着跳下去，却被玛丽一把拽住了胳膊。“带好这本笔记。”她将那本卡伦的笔记，重新塞回瓦勒留斯的手里。她的指尖，在笔记封面上那个被磨损的“凯尔”的字样上，停顿了半秒。“他的十字架……应该就在下水道里。那是打开……最后一道门的钥匙。”

头顶，突然传来影兽的尖锐嘶鸣，三只伪装成岩石的影兽，终于按捺不住，从上方扑了下来！伊拉的短弩连续射出普通的铁箭，暂时逼退了它们，但她的脚踝，却被其中一只影兽的触须死死地缠住了。

“别管我！快下去！”她的身体被巨大的力量拖得向前踉跄了几步。

瓦勒留斯立刻返身，一把将伊拉拽入怀中，同时将自己那只“圣血之手”，重重地按在了缠住她脚踝的触须上。灼热的刺痛感让那触须像被烙铁烫到一样，瞬间松开。伊拉趁机一个翻身，也跳进了洞口。

就在这时，瓦勒留斯听见身后传来“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祭坛的顶部，开始大面积地坍塌。血月，已经升至了天穹的顶端。

“走！”

在最后关头，瓦勒留斯拽着玛丽，也纵身跳进了洞口。

那块刻着锁链印记的石板，在他们身后，自动缓缓地合拢。将影兽不甘的嘶鸣，和整个祭坛分崩离析的末日景象，彻底隔绝在了门外。

下水道里，一片死寂。

## 第五十一章：寂静的庇护所

头顶传来的轰鸣与坍塌声被厚重石板彻底隔绝，世界陷入深沉得能溺死人的黑暗与死寂，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埋葬，只剩他们几个幸存者。

艾瑞贝斯第一个行动。她战斧的斧刃在石壁上轻轻一划，一簇银红色的火星应声而起，点燃了铠甲上某个符文。柔和的琥珀色光芒亮起，如同一轮在绝境中诞生的温暖太阳，照亮了古老的地下甬道。

墙壁挂满黏滑的苔藓，不断渗出黑色水珠，空气中弥漫着铁锈、腐烂淤泥与陈年血腥的刺鼻恶臭——这是亚楠被埋藏在地下的真正根基。

“我们……安全了？”伊拉靠在冰冷墙壁上大口喘气，劫后余生的庆幸很快被对未知环境的警惕取代。她下意识摸了摸空空的银弹箭囊，失去最大依仗的不安让她握紧匕首。刚才被瓦勒留斯拽入怀中的瞬间触感和温度，似乎还残留在她的背脊上，让她在面对瓦勒留斯时，眼神不由自主地有些躲闪。

玛丽瘫坐在石阶上，脸色比墙上苔藓还要苍白。被瓦勒留斯的圣血“净化”后，她体内影兽的共生力量似乎被彻底剥离，变回纯粹却脆弱的引路人后裔。她望着自己空空的手腕，眼神迷茫，像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旅人。

瓦勒留斯状态也不佳。掌心淡紫色的“月神之眼”印记像活物心脏般随脉搏起伏，每一次搏动都将不属于他的破碎记忆残片冲刷进脑海。他感觉意识像风暴中飘摇的小船，随时可能被庞大力量倾覆，必须时刻绷紧神经守住自我。

“不，”瓦勒留斯声音沙哑，扶着墙强迫自己站稳，目光扫过每位同伴，“我们只是从一个结束的战场，掉进了另一个未知的困境。”

他看着眼前的处境：艾瑞贝斯战斗中消耗巨大，铠甲破碎；伊拉银弹耗尽，箭矢所剩无几；玛丽彻底失去战斗力，从潜在威胁变成需要保护的同伴。而他自己，背负着随时可能吞噬意识的古老力量。

“先处理伤口，清点物资。”瓦勒留斯下达指令，从怀里掏出艾瑞贝斯给的“拜伦维斯的浓缩血液”，倒出一点涂抹在自己手掌伤口，将剩下大半递给伤势最重的艾瑞贝斯。

“你比我更需要它。”他语气不容置疑。

艾瑞贝斯愣了愣，看着药瓶又看向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最终接了过去。这个举动让两人因卡伦警告产生的猜忌暂时缓和，绝境中资源的合理分配比任何言语都更能建立信任。

伊拉默默走到玛丽身边，从急救包拿出仅剩的绷带递过去。“别死在这里。”她生硬地说，“你还欠我们解释，这是活下去的理由。”

休整时，艾瑞贝斯走到一处墙壁前，用金属手甲拂去厚厚的污垢，露出被利器刻下的隐蔽标记——不完整的符文旁有三道平行划痕。

“是凯尔的记号。”艾瑞贝斯声音带着难以察觉的颤抖，用手甲反复摩挲，仿佛想感受同伴留下的余温，“他确实……从这里走过。”

这个发现像一束微光，让疲惫的小队重新找到方向。

## 第五十二章：遗忘的芬芳

艾瑞贝斯再次走在最前，铠甲上的琥珀色光芒是黑暗中唯一光源。他们沉默地在下水道行进，脚下污水没过脚踝，每一步都发出沉闷的声响，像走在通往世界尽头的被遗忘河道。

瓦勒留斯发现“月神视野”在这里被极大压制，如同习惯了清晰视野的人突然坠入迷雾。这片古老下水道似乎弥漫着比影兽更古老沉重的气息，像层铅幕干扰着月神之眼的力量，他只能勉强感知周围十米，再远便是令人心悸的混沌黑暗。

不知走了多久，就在所有人对单调压抑环境感到麻木时，伊拉突然停下，猎人的敏锐听觉捕捉到异常。“你们听。”她压低声音，嘴唇几乎贴在瓦勒留斯的耳边，**温热的气息让他不由得一颤。**

**就在这一瞬间，瓦勒留斯敏锐地感觉到，前方艾瑞贝斯前进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而队伍最后方的玛丽则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几乎被水流声掩盖的嗤笑。**

众人屏息，果然在水流声背景中听见极其轻微的、有节奏的脚步声。那声音很慢很沉，像穿湿透靴子的巨人在踱步。除了脚步声，还有更响更清脆的水滴声，带着黏稠质感。

瓦勒留斯掌心印记突然发烫，一股混杂危险与“同类”气息的强烈信号涌入脑海。他意识到前方存在远比之前遇到的任何怪物都更可怕的存在。

艾瑞贝斯快速对瓦勒留斯和伊拉做战术手势：左手食指指向前方拐角，右手张开后收起三根手指，只留小指和拇指——这是教会猎人小队暗号，意为“目标是施法者，威胁极高，优先应对”。

伊拉心领神会，她朝瓦勒留斯投去一个“交给我”的眼神，不动声色挪向甬道右侧碎石堆阴影，靴底故意在水洼踩出“哗啦”声，像经验丰富的猎人试探黑暗中未知存在的反应。

艾瑞贝斯行动如同鬼魅，高大身躯悄无声息的融入左侧管道阴影，铠甲符文光芒被披风盖住，整个人仿佛消失在黑暗里。

瓦勒留斯贴着冰冷墙壁一步步移动，强忍着脑中刺痛将月神之眼力量催动到极致。“视野”中，前方拐角后的景象如被干扰的素描缓缓展开。

他“看见”一个穿宽大黑袍的身影背对着他们，静静站在锈迹斑斑的巨大铁闸前。脚步声和水滴声都来自她，手中握着由不知名骨骼制成、顶端镶嵌巨大眼球的法杖。那眼球像活物般转动，“滴答”作响的是从眼球表面渗出的粘稠液体。

伊拉踩响水洼的瞬间，黑袍身影和她法杖上的眼球都缓缓转向右侧阴影，注意力被吸引——这是绝佳机会。瓦勒留斯顺着墙壁阴影绕到她后方，三米距离内甚至能看见她黑袍下摆沾着几点银色粉末，正是伊拉之前标记玛丽用的那种。

她们果然早就碰过面。

就在瓦勒留斯准备发出信号时，黑袍身影仿佛背后长眼般突然开口，声音像两块粗糙石头摩擦，干涩沙哑却带着穿透人心的魔力。

“你身上的味道……很特别，外来者。”

“是月亮的味道……混杂着，一种更古老的、几乎被遗忘的芬芳。”

她缓缓转身，兜帽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看不见五官。只有法杖顶端的巨大眼球正直勾勾、饶有兴致地凝视着瓦勒留斯藏身方向，瞳孔里清晰映出他因震惊而微变的脸。

她早就发现他了。

## 第五十三章：破碎的玫瑰

那来自深渊的话语让瓦勒留斯血液几乎凝固，感觉自己像自作聪明的窃贼，一举一动早被主人尽收眼底。所有计算与试探在对方绝对洞察力面前都成了可笑的独角戏。

“别躲了，出来吧。你们身上那股教会猎犬的气味，隔着半里地都能闻到。”

黑袍女人的声音在幽闭甬道回荡。艾瑞贝斯从左侧阴影滑出，没有丝毫慌乱，手中战斧重新燃起琥珀色光芒，像一轮永不熄灭的太阳。“请问，您见过‘月神之眼’吗？”她声音平静，仿佛只是例行询问，“我们来寻找解除血契的方法，并无恶意。”

伊拉从右侧石堆后走出，短弩上弦，箭头直指黑袍女人心脏。“少装神弄鬼！你把凯尔怎么样了？他的十字架，是不是在你手上？”她声音充满猎人面对猎物的压迫感。

黑袍女人发出低沉的、仿佛从胸腔滚过的笑声。“凯尔？他很荣幸，自愿成为影兽最完美的容器。现在，他就在这道闸门后面，享受着应得的‘永生’。”她抬起苍白无血的手掀开兜帽。

兜帽下是张足以让任何人胆寒的脸，轮廓依稀可见人类女性的柔美，却布满细密淡青色鳞片，像深海生物的皮肤。她左眼角下赫然有颗与玛丽一模一样的泪痣。

“至于他的十字架——”她指尖在法杖划过，骨白色杖身浮现出银光闪闪的完整十字架轮廓，像被囚禁在骨牢里的圣物，“很抱歉，它现在有了新用途，将成为引导月神之眼完成最后仪式的……钥匙。”

瓦勒留斯心脏猛地一沉，注意到她布满鳞片的脖颈处也有刺青——半朵盛开的玫瑰，与玛丽手腕上的能完美拼合成一朵完整玫瑰！

他掌心月神之眼印记剧烈发烫，传递来前所未有的致命信号。这个女人不是单纯的人或影兽，而是二者结合后更恐怖的融合体，一个完成最终“进化”的引路人。

“她……在说谎！”

**瓦勒留斯身后传来一个因极度虚弱而剧烈颤抖、却依旧充满倔强的声音。** 是玛丽。\*\*刚才黑袍女人现身时那股无形的精神威压，让她这个被剥离了影兽力量的“半身”首当其冲，早已支撑不住软倒在地。\*\*此刻，她却用那柄银色的短刀支撑着地面，一点一点地、艰难地重新站了起来。冷汗浸透了她额角的发丝，紧贴着她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颊，嘴唇被她自己咬出了血痕，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第一次燃起了混合着愤怒与悲伤的火焰。

“凯尔队长……绝不会自愿被那种怪物寄生！是你！”她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声音因激动而破音，“是你用玫瑰刺青的共鸣……控制了他！你这个……叛徒！”

玛丽手腕上的玫瑰刺青突然亮起灼热红光，回应着她的愤怒。对面黑袍女人脖颈处的刺青也随之刺痛般扭动，仿佛被同源力量挑衅。

“我们都是‘引路人’的后裔，身负看守祭坛的宿命！你却背叛祖先誓约，与影兽为伍！”

“愚昧的后裔！”黑袍女人声音骤然尖利，充满不屑与怜悯，“你以为我与影兽为伍？错了！我是影兽的主人！是你们祖先惧怕这份力量，才愚蠢地将共生扭曲为诅咒，把引路人一族分裂成两半！”

## 第五十四章：引路人的宿命

黑袍女人身上的鳞片在邪恶红光中竖起，像一朵即将绽放的血肉死亡之花。

“既然月神之眼已选择新的容器——”她目光如毒蛇般锁定瓦勒留斯，充满贪婪，像饥饿数百年的灵魂终于看到盛宴开端，“就用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圣血，完成这迟到数百年的最伟大仪式吧！”

话音未落，她法杖顶端的巨大眼球突然“砰”地爆裂！

沛然莫御的淡紫色能量冲击波瞬间笼罩整个甬道，不是物理冲击，而是纯粹的精神海啸。艾瑞贝斯立刻举战斧，斧刃符文光芒形成屏障挡在最前，却仍被震得连连后退，发出闷哼。伊拉和玛丽直接被震倒在地，痛苦地捂住头。

诡异的是，冲击波接触到瓦勒留斯时并未造成伤害，反而像温顺溪流般绕过他身体，直接涌入七窍。

瓦勒留斯感觉大脑被重锤击中，却不是攻击，而是灌输。他的灵魂像被强行撬开的保险箱，无数不属于他的古老仪式与血脉誓约记忆被野蛮塞进脑海，眼前一切开始扭曲模糊。

视野彻底被黑暗吞噬前，他看见铁闸后隐约有个穿猎人制服的高大身影在用拳头疯狂拍打闸门，发出“咚、咚”闷响。那人胸口的银质十字架散发着求救般的微弱光芒。

是凯尔！

黑袍女人趁众人被冲击波震慑的瞬间化作黑影，直扑唯一不受影响的瓦勒留斯。

“杀！”

艾瑞贝斯发出愤怒咆哮，不顾一切冲破能量余波，战斧带着无匹威势斩向黑影。

但已经太晚了。

就在黑袍女人指尖即将触到瓦勒留斯额头时，他掌心淡紫色的月神之眼印记仿佛受了奇耻大辱，骤然爆发！

一股不属于他的、君王般孤高冷漠的意志从灵魂深处苏醒，不是被召唤，而是被侵犯领地后本能反击。

月神之眼的力量顺着血液逆流而上。

“滚开。”

一个冰冷无感情的声音从瓦勒留斯口中发出，仿佛高维生物在俯瞰蝼蚁。

扑来的黑影如同撞上无形的意志之墙，被硬生生弹回，重重摔在地上。黑袍女人发出不敢置信的尖叫，能量构成的法杖在意志冲击下寸寸碎裂！

甬道又一次恢复了死寂。

艾瑞贝斯和伊拉惊愕地看着瓦勒留斯，此刻他双眼散发淡紫色幽光，脸上没有商人的精明，也没有猎人的决绝，只有神明般的空洞与冷漠，像一尊华丽容器，里面的灵魂已不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

“容器……竟然……已经觉醒了……”黑袍女人挣扎着爬起，非但没有沮丧，反而发出咯咯的毛骨悚然的笑声，充满难以掩饰的狂喜，“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样，仪式才能……更加完美！”

她看着瓦勒留斯的眼神不再是看猎物，而是最虔诚的信徒在仰望着自己亲手唤醒的、即将毁灭一切的……神祇。

这诡异反应让所有人从心底升起比任何怪物都更深沉的寒意。

## 第五十五章：谎言的圣歌

“容器……竟然……已经觉醒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黑袍女人挣扎着爬起，声音里充满震惊与狂喜，她似乎不为失败沮丧，反而更加兴奋。这诡异反应让所有人感到彻骨寒意。

瓦勒留斯感觉到占据身体的古老意志在击退敌人后如潮水般退去，身体控制权回归，随之而来的是剧烈虚弱与眩晕。他眼中紫光散去，身体一软，向后踉跄倒去，被反应过来的伊拉及时扶住。她的手臂环过他的肩膀，将他大半的重量都支撑在自己身上，瓦勒留斯甚至能闻到她发丝间混杂着血腥与尘土的淡淡香气。

“你看到了吗？容器先生？”黑袍女人张开双臂，像舞台上展示杰作的疯子，“这才是月神之眼真正的力量！不是小打小闹的净化，而是……一个新神的诞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艾瑞贝斯怒吼，战斧再次燃起符文之光，警惕地护在众人身前。

“我？”黑袍女人笑了，笑容里充满俯瞰众生的怜悯，“我只是想让一切回到本该有的样子，让你们看看被祖先遗忘的、真正的‘血色契约’！”

她突然举起由碎裂骨片重新聚合的法杖，却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重重顿在地面！

“嗡——！”

无形的精神冲击以她为中心扩散，目标不是现实，而是瓦勒留斯的意识！

那力量灼热滚烫，仿佛要将他血管烧成灰烬。瓦勒留斯感觉大脑像浸入沸腾圣血，无数破碎的古老画面顺着黑袍女人的引导疯狂涌入。

视线开始模糊，一个横跨无数岁月的宏大幻梦在眼前铺展。

他“看见”一座比祭坛更古老宏伟的白色高塔上，一群穿洁白长袍、手腕有玫瑰刺青的“引路人”虔诚地将影兽幼体植入自己血脉。为首的左眼角有泪痣的女人高举月光凝聚的银质十字架，声音穿透时空隔阂：

“引路人与影兽共生，以血与魂为契，守护月神之眼，直至新主降临。”

画面神圣和谐，充满古老原始的美感。

“别信她！”现实中玛丽的尖叫像淬毒匕首刺破幻梦，“她在污染你的记忆！篡改真相！共生的代价是……”

话未说完，瓦勒留斯眼前的幻梦突然扭曲。他看见凯尔无力跪在铁闸后，胸口十字架光芒黯淡，被浓郁淡青色影子按住。黑袍女人站在他面前，布满鳞片的指尖轻贴他后颈。

“成为容器，你才能救她。”女人声音充满蛊惑，像毒蛇信子，“艾瑞贝斯的符文铠甲快撑不住旧神遗骸的侵蚀了，她的灵魂……正在被撕碎。”

瓦勒留斯看见凯尔坚毅的眼睛里没有挣扎，只有为拯救挚爱甘愿牺牲的决绝悲壮。他缓缓抬手握住胸口十字架，任由影兽影子钻进皮肤。

“凯尔！”现实中艾瑞贝斯撕心裂肺的怒吼如惊雷，震碎这令人心碎的幻梦。

瓦勒留斯猛地回过神，抹了把脸，满手温热粘稠的鼻血。他看见前方铁闸剧烈晃动，凯尔的拳头在闸门另一侧砸出凹坑。凯尔的眼睛已变成影兽那种毫无生气的灰白色，但在看见艾瑞贝斯的瞬间，似乎恢复一丝神智，用尽全身力气隔着铁门嘶吼：

“砸……十字架！用……用圣血——！”

## 第五十六章：血色的玫瑰

“现在，你看到了吧？”黑袍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种恶魔般的、胜利的蛊惑，同时在现实与瓦勒留斯的脑海中响起，“影兽，从不强迫。是你们这些凡人的爱、憎、恐惧、与牺牲，才让单纯的共生，变成了痛苦的寄生！是你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随着她的话语，瓦勒留斯感觉自己掌心的皮肤突然裂开，月神之眼印记与他的血液彻底融合，在地面上，自动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与幻梦中一模一样的血契法阵！那法阵的纹路，像一条条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在了古老的石板之上。

幻梦里，那些白袍人手腕上闪烁的古老誓约；  
现实中，玛丽手腕上那枚代表着分裂与守护的刺青；  
铁闸后，凯尔胸口那枚象征着牺牲与希望的十字架……

所有的玫瑰印记，在这一刻同时亮起！三股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力量，如三条奔涌的血河，在血契法阵的中央交汇、碰撞、融合，最终，拼合成了一朵完整的、妖异的、盛开的血色玫瑰！

“这，才是真正的血契！”黑袍女人的鳞片，开始一片片地脱落，露出底下虽然苍白、却光洁如初的皮肤。她的气息正在飞速攀升，像一个即将羽化成蝶的怪物。“月神之眼需要容器来降临，影兽需要宿主来生存，而我们引路人，则需要力量来守护！我们……本就是一体！是宇宙中最完美的共生！”

瓦勒留斯感觉自己的理智，正在被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疯狂地撕扯。一股，是来自幻梦中古老仪式的神圣召唤，那声音宏大而威严，承诺着永生与神性；另一股，则是来自现实中同伴们绝望的呼喊，和凯尔那撕心裂肺的嘶吼。

是成为高高在上的神，还是做一个拯救同伴的人？  
是接受这份早已写好的宿命，还是用自己的血，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他灵魂的天平，在他的内心深处，第一次剧烈地摇摆起来。

“哐当！”

一声巨响，铁闸终于被凯尔的巨力砸开了一道仅容手臂通过的缝隙。一只属于凯尔的、戴着猎人手套的大手，从缝隙里伸了出来。他的掌心，紧紧地握着半块破碎的、沾满了自己鲜血的十字架碎片。

那碎片，在接触到法阵光芒的瞬间，骤然亮起，像一颗坠入凡间的、不屈的星辰！

天平，瞬间停止了摇摆。

瓦勒留斯无视了掌心传来的剧痛。他轻轻推开扶着他的伊拉，朝着那道发光的缝隙，伸出了自己的手。

凯尔的指尖，触碰到了他的指尖。

那一刻，瓦勒留斯看到的不再是幻梦，而是凯尔那双已经恢复了一丝清明的眼睛。那眼中没有怨恨，只有托付与信任。

那半块十字架的碎片，像被一块巨大的磁石所吸引，瞬间贴在了瓦勒留斯的掌心。凯尔的血，与他的圣血，顺着碎片的纹路，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在地面上那盛开的血色玫瑰法阵中，画下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笔。

整个下水道，在这一瞬间，被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圣洁而又恐怖的红光，彻底吞噬。

## 第五十七章：平衡的代价

红光，如同创世之初的第一缕光，却带着末日般的温度。它吞噬了一切，瓦勒留斯感觉自己像一滴水融入了滚烫的岩浆，自我的意识在瞬间被蒸发、分解，然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重组。

幻梦与现实的界限，彻底消失了。

他“看”到，那个自称为艾拉的引路人，身上所有的鳞片都在红光中缓缓脱落、净化。**她的身形不再被宽大的黑袍所笼罩，露出了底下本来的面目——那是一套与凯尔身上制式相同的、属于教会精英猎人的黑色皮甲，皮甲勾勒出她矫健而充满力量感的身形。她有着一头利落的黑色短发，脸庞轮廓坚毅，那双曾经布满鳞片的眼睛恢复了人类的模样，眼神锐利而明亮，充满了女猎手特有的英气与决绝。**

她并没有变回单纯的猎人，而是化作了一团纯粹的、混杂着人类情感与影兽本能的能量体，最终虔诚地、主动地融入了地面上那巨大的血色玫瑰法阵之中，成为了维持法阵运转的第一份“燃料”。

她那充满狂喜的声音，最后一次在瓦勒留斯的脑海中回响：“我的使命……完成了……无论是旧神还是新神……亚楠……终于又有‘神’了……”

她，将自己献祭给了这场仪式的完成。

他“看”到，铁闸之后，凯尔眼中那不祥的灰白色，正在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邃的、如同星空般的淡紫色微光。那光芒的源头，与他掌心那个已经完全融合了十字架碎片的“月神之眼”印记，遥相呼应。他不再是单纯的猎人，也不再是影兽的傀儡，而是成为了某种全新的、介于两者之间的存在。

铁闸，在血契法阵的光芒中，发出一阵阵“咔哒、咔哒”的轻响，那些锈蚀了数百年的锁芯，自动地、缓缓地向两侧退开。

一股股庞大而温和的力量，顺着掌心的十字架碎片，源源不断地涌入瓦勒留斯的四肢百骸。那些之前让他痛不欲生的古神记忆，此刻终于变得清晰而有序，像一本被重新整理过的古老典籍。

红光散去。

伊拉和艾瑞贝斯惊愕地看着眼前这如同神迹般的一幕。黑袍女人消失了，只在原地留下了一件空空如也的黑袍。铁闸大开，一个身材高大、眼神清明的猎人，正缓缓地从中走出。

“凯尔！”艾瑞贝斯的声音里充满了不敢置信的喜悦，她下意识地想冲上前，却又因为某种敬畏而停住了脚步。

凯尔没有立刻回应她，而是先走到了玛丽的身边，将她从地上扶起。他从自己脖子上，解下了一条挂着半朵玫瑰吊坠的项链，与玛丽颤抖着从怀里掏出的另一半，完美地拼合成了一朵完整的、盛开的玫瑰。分裂了数百年的信物，终于在这一刻重新合一。

“这……才是我们引路人真正的使命。”凯尔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他看向瓦勒留斯，“我们世代守护着这个血契法阵，却因为祖先对影兽力量的恐惧而分裂。我们争斗了数百年，却都忘了，这个法阵真正需要的，不是压制，也不是融合，而是一个能够承载一切的……‘平衡’。”

“你的鼻血……停了。”伊拉看着瓦勒留斯，眼神中充满了敬畏与不解，“而且……你看起来，好像没疯。”

瓦勒留斯低头看向自己的掌心。那半块十字架的碎片，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皮肤，与月神之眼、玫瑰刺青的图腾重叠、交织，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无比复杂的图腾。他体内那两股曾经互相撕扯的力量，此刻竟像两条交尾的灵蛇，在他的血管里和谐地流动。

他的视野，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他能“听见”，在遥远的地面之上，亚楠城外的第一声晨钟，正在敲响——血月，即将结束。

## 第五十八章：新生的盟约

“祭坛……快要完全塌了。”艾瑞贝斯扶着凯尔的胳膊，激动的情绪稍稍平复，但眼神中的警惕丝毫未减，“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离开这条下水道。”头顶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仿佛整座城市都在分娩，即将迎来新生。

凯尔走到甬道中央巨大的血契法阵旁，指向法阵中心，一块刻着全新文字的石板正从地面升起。石板上的文字不是任何古老语言，而是由月光、血液和阴影构成的流动符号。

“卡伦笔记没写完的部分，我来告诉你。”他指着石板文字对瓦勒留斯说，“新主降临，影兽归位；血月终结，亚楠新生。月神之眼选择你，瓦勒留斯，不是让你成为被动的‘容器’，而是主动的……‘平衡者’。”

话音刚落，整个下水道传来山崩地裂般的轰鸣！

“我知道一条近路！”玛丽收起完整的玫瑰吊坠，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顽皮笑容，像卸下百年重担的少女，“能直接回到旧亚楠中心广场！”

伊拉突然拽了拽瓦勒留斯的胳膊，指向石板边缘的小字：“你看这个——‘影兽共生者，可召唤月神之影’。意思是不是……你现在能指挥那些影兽了？”

瓦勒留斯看着那行字，心念微动，掌心全新的图腾泛起柔和的淡紫色光晕。

甬道顶端的阴影里，三只从未见过的小巧影兽悄无声息钻出。它们不再是纯粹的黑暗形态，而是覆盖着蓬松如天鹅绒的淡紫色绒毛，眼睛像温柔闪烁的星子，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世界。

凯尔露出欣慰的笑容，捡起地上属于他姐姐艾拉的空空黑袍，轻轻点地。三只影兽温顺地趴在地上，伸出毛茸茸的爪子，像等待主人踩踏的柔软垫子。

“走吧，平衡者。”凯尔的语气带着发自内心的古老敬意，“亚楠在等着我们，结束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血月。”

瓦勒留斯看着三只温顺的小家伙，又看了看身边刚刚还在生死相搏、此刻并肩作战的同伴。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踏入亚楠起就已彻底改写，不再是单纯为拯救妹妹奔波的旅人，肩上扛起了一座城市的宿命，签下了一份关乎世界存续的终极约定。

他深吸一口气，率先踏上了影兽铺成的未知道路。

心中只有一个清晰坚定的念头：

艾拉拉……哥哥很快就会找到真正的“奇迹”了。

## 第五十九章：猩红的晨光

心念微动间，那三只新生的影兽便领会了瓦勒留斯的意思。它们立刻站起身，蓬松的绒毛在法阵的余光中轻轻颤动，随即纵身一跃，如三道紫色的闪电，向着玛丽所指的近路方向奔去，在黑暗的甬道地面上留下了一条条转瞬即逝的星尘轨迹。

“艾瑞贝斯还在后面！”凯尔的声音适时响起，他顺着瓦勒留斯的目光，担忧地望向那道已经重新闭合的、通往祭坛的铁闸方向，“她刚才用自己的符文铠甲，硬生生地加固了那道闸门，说要等我们走出至少五十步的安全距离再跟上来——那家伙总是这样，习惯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自己。”

话音刚落，铁闸的方向，就传来“当”的一声沉闷的巨响。那是战斧重重击中巨石的声音，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独属于艾瑞贝斯的沉稳节奏。显然，她还活着，并且在为他们争取着最后的时间。

队伍跟着影兽的轨迹快速前进。瓦勒留斯一边走，一边仔细地感受着自己体内那股全新的、奇妙的共生感觉。他能清晰地“感知”到前方引路的三只影兽的位置和情绪：前方拐角处有湍急的水流（好奇）、左侧石壁的缝隙里有几块松动的石块（警惕）、右侧一条废弃的管道里，藏着几只无害的、正在沉睡的小血蛭（放松）。

“亚楠的新生，并不是指让死人复活，也不是让时间倒流。”走在队伍侧翼的凯尔，一边走，一边向众人解释着他从血契中获得的知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古老的智慧，“而是让这片被古神们的纷争所污染的土地，恢复它本该有的……正常秩序。”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那三只欢快引路的小影兽。“以前的引路人，都以为必须消灭所有的影兽，才能彻底终结血月。但事实恰好相反——影兽，是唯一能够吸收并净化月神过剩力量的存在。它们就像海绵，而月神之力，是即将淹没整个亚楠的洪水。”

就在这时，前方带路的三只影兽突然停下了脚步，它们毛茸茸的耳朵警惕地竖起，意识里同时向瓦勒留斯传递来一阵“警示”的情绪。

瓦勒留斯立刻示意众人停下。拐角之后，传来一阵“滴答、滴答”的声响，是细小的石块不断从头顶坠落的声音。那里的岩层，正在一片片地剥落，露出了一片不属于地下的、深邃的星空：血色的月亮，已经开始西斜，它的边缘，泛起了一层灿烂的、如同希望般的淡金色晨光。

“看，天……快亮了。”玛丽指着那片来之不易的晨光，声音里充满了感慨，“等血月完全消失，影兽就会带着被净化的月神之力，重新回到地底的巢穴沉睡。这场噩梦，就快结束了。”

“但是，”凯尔话锋一转，眼神变得无比严肃，“需要有人留下来，维持这份来之不易的平衡。你，”他看向瓦勒留斯，“还有我，和玛丽。我们这些体内流淌着新血契的人，必须留在旧亚楠，组成新的‘守护者议会’。”

他的目光扫过伊拉，带着一丝歉意：“伊拉，你是个优秀的猎人。但这份职责，与教会无关，也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我明白。”伊拉打断了他，默默地收起了短弩，眼神复杂地看着瓦勒留斯。她知道，自己这个“外人”，不属于这个由神祇、引路人和共生者组成的、全新的世界。

就在这时，带路的三只影兽突然欢快地摇了摇它们毛茸茸的尾巴，意识里同时向瓦勒留斯传递来一阵“安全”的信号。瓦勒留斯绕过拐角，发现前方出现了一道盘旋向上的宽阔石阶。石阶的尽头，透出明亮而温暖的光，还能清晰地听见旧亚楠的晨钟声。

“我们……出来了？”伊拉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敢置信。

就在这时，他们来时的方向，那道遥远的、本应传来艾瑞贝斯战斗声的铁闸处，**突然传来一声不属于战斧撞击的、尖锐的空间撕裂声，紧接着是一道转瞬即逝的、令人作呕的黄绿色光芒。随后，一切声音都消失了，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那是什么？！”玛丽惊恐地回头。

“不好……”凯尔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们快走！”

就在瓦勒留斯即将踏上最后一级石阶，即将拥抱那象征着新生与希望的晨光时，他掌心的图腾，突然微微地、剧烈地发烫起来！那不是影兽的警示，而是一种细碎的、尖锐的刺痛。

晨光在石阶的顶端织成了一张金色的、温暖的网。一个高大的、穿着银白铠甲的身影，就静静地立在网的中央。

是艾瑞贝斯。她还活着。她正背对着他们，似乎在眺望着刚刚破晓的亚楠。

“艾瑞贝斯！”凯尔第一个喊出了她的名字，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称呼她，之前，他总是习惯性地在心里称她为“符文战士”或是“队长”。

艾瑞贝斯缓缓地转过身来。瓦勒留斯的心，瞬间沉入了冰冷的深渊。

他看见，艾瑞贝斯那身本已破碎的银白铠甲，不知何时已经恢复如初，甚至比之前更加光亮。晨光勾勒着她完美而高挑的身形，每一寸甲胄都流淌着圣洁的光辉，仿佛神明亲手为她重铸。她卸下了头盔，银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披散在肩上，随风轻舞。那张曾沾满血污的脸庞此刻洁净无瑕，美得令人窒息，却也冷得令人心碎。

但所有的符文，都在晨光中泛着一种诡异的、不祥的暗红色。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瞳孔里，没有映出晨光，只有一颗缓缓旋转的、和月神之眼一模一样的淡紫色眼球的倒影，但那倒影比凯尔的更加深邃，更加凝实。

“你来得……真快。”她的声音很轻，很柔，但瓦勒留斯却从中听到了一丝比下水道的寒冰更刺骨的冷意。

“队长……你的铠甲……还有你的眼睛……”凯尔也察觉到了不对，他脸上的喜悦凝固了，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武器。

“不。”艾瑞贝斯突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喜悦，只有一种得到了一切、却也失去了一切的、巨大的悲哀。“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和他重逢。”

她的战斧，突然抬起。目标，不是瓦勒留斯，而是他掌心那个正在剧烈发烫的图腾。

“你体内的力量，瓦勒留斯，本该是……属于我的。”

“轰——！”

一股比之前艾拉引爆眼球时更强大、更纯粹的力量，从她身上猛然爆发！

那三只原本欢快引路的小影兽，在感受到这股力量的瞬间，发出一声尖锐的悲鸣，本能地扑向艾瑞贝斯，似乎想保护新的主人。

但艾瑞贝斯只是冷漠地一挥手，她铠甲上那些暗红色的符文骤然亮起——那是一种专门克制、猎杀影兽的、来自教会最深处禁忌的“圣裁符”！

三只小巧的影兽，在撞上那层红光的瞬间，它们的身躯就像被点燃的纸片，瞬间化为了飞灰，连一丝悲鸣都没能留下。

“不——！”

石阶之下，传来了凯尔和玛丽痛彻心扉的怒吼。但已经太晚了。

艾瑞贝斯的战斧，已经抵在了瓦勒留斯的咽喉之上。刃口上，沾着那致命的红色浆液，冰冷、刺骨。

## 第六十章：猩红的遗言

“把月神之眼给我。”艾瑞贝斯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像一个正在执行命令的机器，“我可以让你，还有你的同伴，活着离开亚楠。就像以前……我们每一次任务结束时那样。”

她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极其短暂的动摇，那是在提及“我们”这个词时，属于过去的、同伴的温情残余。但很快，就被一种更深的、对力量的贪婪所覆盖。

“你在祭坛断后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瓦勒留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能感觉到咽喉处传来的刺痛，但他更想知道真相，“你身上的‘圣裁符’，不是教会赐予的。是你自己……用什么东西激活了它？”

“发生了什么？”艾瑞贝斯突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癫狂，“我只是……想通了而已！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来路不明的‘容器’身上，不如我自己，来成为新的‘神’！”

“你不懂……你不懂被血脉诅咒的滋味！”她的声音骤然拔高，充满了痛苦与不甘，“我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被圣血反噬！每一个成员最终都会变成没有理智的怪物！只有得到月神的力量，只有成为新的神，才能根治这一切！”

“所以，你就杀了那些无辜的生灵？”凯尔的声音从石阶下传来，充满了失望与痛苦，“它们是无辜的，艾瑞贝斯！它们只是想帮助我们！”

“无辜？”艾瑞贝斯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捧温热的飞灰，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很快就被疯狂所取代，“在这个该死的世界里，弱小本身就是原罪！它们保护不了我，也保护不了你们！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行！”

她的战斧猛地向前一压，瓦勒留斯的脖颈上立刻渗出了一道血痕。

但就在这时，伊拉动了。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威胁。她只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怀中那管装着“苍白之血”的注射器，狠狠地掷向了侧面坚硬的石壁！

“啪！”

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银白色的神圣液体在晨光中四散飞溅。

“你疯了？！”艾瑞贝斯的动作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慌乱。那是她渴望了十年的希望！

而伊拉，正是抓住了这千分之一秒的破绽。她像一头蓄力已久的猎豹，猛地撞向艾瑞贝斯，将她和瓦勒留斯撞得分开。

但她自己，也彻底暴露在了艾瑞贝斯那因暴怒而失去控制的攻击范围之下。

“你找死！”

艾瑞贝斯发出愤怒的尖啸，战斧带着猩红的符文之光，以一个无法闪避的角度，狠狠地劈中了伊拉的侧腹。

没有厚重的铠甲保护，锋利的斧刃瞬间撕裂了坚韧的皮甲和血肉。伊拉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整个人被巨大的力量带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冰冷的石阶上，鲜血瞬间染红了她身下的石板。

“伊拉！”瓦勒留斯和凯尔同时发出惊骇的吼声。

瓦勒留斯冲上前，将她抱在怀里。他看到她那张总是充满倔强和生机的脸上，此刻却一片惨白。汗水浸透了她的短发，紧贴着她光洁的额头。她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着瓦勒留斯，嘴角却扯出了一个虚弱而熟悉的、带着讥讽的笑容。

“蠢货……”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沾满鲜血的手，轻轻碰了碰瓦勒留斯脖子上的伤口，“我……我不欠你了……”

她的手无力地滑落，那双曾像鹰隼般锐利的眼睛，在晨光中，永远地失去了神采。

艾瑞贝斯看着眼前这一幕，看着自己战斧上滴落的、属于同类的鲜血，脸上的疯狂似乎凝固了。她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悲鸣，转身用尽全力，劈开了旁边一处看似普通的石壁！石壁轰然倒塌，露出了一个隐藏在后面的、深邃的洞口。

“我会回来的。”

她的声音，在洞口的黑暗中回荡，充满了痛苦与自我憎恨。她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那片不祥的阴影里。

瓦勒留斯紧紧地抱着伊拉那具正在迅速变冷的身体，按住自己脖颈上的伤口，圣血正在快速地将其愈合，但这愈合的能力，此刻却像一个残忍的嘲讽。他掌心的图腾，第一次，向他传递来了一种名为“心碎”的情绪。

凯尔和玛丽沉默地站在一旁。

晨光，已经完全铺满了旧亚楠的街道。血月，也终于彻底消失在了天际线之下。

瓦勒留斯知道，亚楠的新生，或许已经到来。但他的世界，却永远地失去了一道最炽热的光。

## 第六十一章：黄印的低语

晨光，已经完全铺满了旧亚楠的街道。血月，也终于彻底消失在了天际线之下。

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却驱不散瓦勒留斯心中那比下水道更深、更冷的寒意。他沉默地跪在石阶上，怀里抱着伊拉那具尚有余温的身体。他用自己的袖子，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擦拭着她脸上早已干涸的血迹，动作轻柔得仿佛在对待一件稀世的珍宝。

凯尔和玛丽沉默地站在一旁。凯尔从地上捡起伊拉掉落的短弩，仔细地擦去上面的灰尘，然后将那枚仅剩的、未曾发射的银弹，郑重地重新压入弩槽。玛丽则默默地脱下自己那件宽大的猎人外套，轻轻地盖在了伊拉的身上，遮住了她那触目惊心的伤口。

“我们……还追吗？”凯尔的声音沙哑，他将那把短弩递到瓦勒留斯面前。

瓦勒留斯没有立刻回答。他伸出那只融合了神圣图腾的手，轻轻地触摸着地上那捧属于小影兽们的飞灰。他体内的圣血顺着图腾的纹路缓缓渗出，却无法让它们复原。一股陌生的、名为“悲伤”的情绪，第一次通过图腾传递到他的心底。这不再是属于凡人的情感，而是一种更宏大的、神明般的哀恸。

“圣裁符的纹路很旧。”玛丽不知何时，已经捡起了那块艾瑞贝斯的铠甲碎片，她的脸色异常凝重。“这不是临时绘制的，而是用教会最古老的‘血蚀法’直接刻在铠甲内侧的。但更奇怪的是，这些符文的边缘，有明显被反复打磨和修改过的痕迹。就好像……她在反复地挣扎和犹豫。”

“追。”瓦勒留斯终于站起身，做出了决定。他小心翼翼地将伊拉的身体横抱起来，她的重量很轻，像一片即将被风吹走的羽毛。他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审判，他只是要去弄清楚，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艾瑞贝斯不是一个会轻易被恐惧吞噬的人。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他抱着伊拉，率先走进了那个黑暗的洞口。他掌心的图腾，立刻向他传递来一阵强烈的“警惕”情绪——但那情绪，并非是针对逃走的艾瑞贝斯，而是针对……那条地下墓穴本身。

刚一走进洞口，一股比下水道更古老、更浓烈的腐臭味，便扑面而来。那是一种……某种巨大的鳞片状生物，在死去千万年后，依旧散发出的、属于神祇的腥气。墙壁上，那些本已熄灭的火把，突然“噼啪”作响，自行燃起幽绿色的火焰，照出了一道道扭曲的、令人不安的纹路——那是由无数只紧闭的、流淌着黄绿色黏液的眼睛，所组成的、诡异的圆环。

“别盯着那些纹路看！”玛丽立刻高声警告，声音里带着一种源自血脉深处的恐惧，“这是‘黄印’！是另一位古神‘织梦者’哈斯塔的象征！这是心智污染！”

第一个岔路口很快就出现在了眼前。左侧的通道石壁上，艾瑞贝斯用她的战斧，刻下了一个教会猎人小队常用的“求救信号”。而右侧的通道，则飘来一阵淡淡的血腥味。

“她在误导我们。”凯尔立刻警惕起来，“想把我们引向陷阱。”

“不，恰恰相反。”瓦勒留斯看向右侧通道，他的月神视野，让他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看见”，在右侧通道的地面上，残留着几滴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银白色液体——那是艾瑞贝斯藏在铠甲里的那半块“月神之泪”碎片，在与“黄印”的对抗中，被迫渗出的能量残余。

“她在用自己的力量，为我们指引真正的路。”瓦勒留斯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左边是陷阱，右边……才是她真正逃亡的方向。”

众人不再犹豫，立刻踏入了右侧的通道。瓦勒留斯抱着伊拉的身体，走在队伍的中央，凯尔和玛丽则一前一后，将他紧紧地护卫在中间。

## 第六十二章：恐惧的根源

刚一拐进右侧的通道，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令人作呕的精神压力。那感觉，仿佛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撕扯着他们的理智，将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和恐惧，一点点地从灵魂里拖拽出来。

瓦勒留斯怀中伊拉的身体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恶意，冰冷的肌肤下仿佛有细微的战栗。他将她抱得更紧了一些，仿佛想用自己的体温为她抵挡这来自深渊的侵蚀。

“她被织梦者的低语影响了。”玛丽的声音在颤抖，她下意识地握紧了胸前的玫瑰吊坠，“这附近，一定有‘织梦者的喉舌’。那东西，会无限放大生物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她渴望力量，喉舌就会用月神之泪的幻觉来引诱她！”

果然，在通道的尽头，他们看见了艾瑞贝斯。她正高举着战斧，疯狂地劈砍着一团不断变幻形状的、黄绿色的雾气。在那雾气之中，隐约能看见一张巨大的人脸，正对着她，不断地、用一种充满诱惑的声音低语着。艾瑞贝斯那身银白的铠甲上，已经布满了黄印的标记。她瞳孔里的紫色光粒，正在被那种不祥的黄绿色，一点点地吞噬。

“艾瑞贝斯！”凯尔发出一声怒吼，第一个冲了上去。

但瓦勒留斯却一把拽住了他。“别过去！那是精神攻击，物理伤害没用！”

他激活了掌心的图腾，将月神之眼的力量催动到极致。一道纯粹的、淡紫色的光芒，如同净化的冲击波，在整个通道里轰然炸开！

那团黄绿色的雾气，在紫光的照射下，瞬间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向后退去，露出了它在石壁里的真身：那根本不是什么人脸，而是一块巨大无比的、早已石化的旧神骸骨。骨头上，刻满了属于哈斯塔的、亵渎的符文。

艾瑞贝斯的战斧停在了半空，但她的身体却还在剧烈地颤抖，喉咙里发出野兽般压抑的低吼——她还在用自己最后的一丝理智，抵抗着脑海中那无孔不入的低语。

“那不是完整的月神之泪！”凯尔劈开了骸骨旁那些纠缠的藤蔓，露出了骸骨后面的一个空洞。空洞里，静静地放着一块散发着银白色光芒的、月神之泪的碎片。“那是织梦者制造的诱饵！它能完美地模仿月神之泪的光芒，引诱那些心智不坚的人堕落！”

就在这时，瓦勒留斯那被月神之眼强化过的视野，捕捉到了一个令他浑身冰冷的细节。在艾瑞贝斯的后颈处，那身本应紧密贴合的皮质内衬与皮肤之间，有一个细小的、长条形的凸起，正在缓缓地蠕动。那形状，像一条细小的触手。

不是影兽，是织梦者的幼体。

“她……她不是自愿的……”瓦勒留斯的声音干涩无比，“织梦者……早就寄生她了。从我们在祭坛断后，她独自一人面对那些石像的时候开始……那些石像里流出的黑影，不仅仅是影兽的力量，还混杂着……织梦者幼体的卵！”

真相，终于在这一刻，水落石出。这残酷的真相，让瓦勒留斯怀中那具冰冷的身体，显得更加沉重了。

## 第六十三章：织梦者的骗局

艾瑞贝斯机械地转过头，看向瓦勒留斯。她的眼神里，一半是属于她自己的、痛苦的挣扎；另一半，则是属于织梦者的、冰冷的贪婪。

“它说……它说只要拿到那块碎片……就能让所有的古神……全部复活……不只是月神……”

她的战斧，“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沉重的武器砸在潮湿的石板上，溅起一圈混杂着黑色污泥和银白色液体的水花。她伸出那只已经开始变得有些透明的手，不受控制地抓向那块散发着诱人光芒的、银白色的碎片。

“我能……控制它们……我能……成为……新的神……”

“别碰！”

瓦勒留斯将伊拉的身体轻轻地靠在墙边，猛地扑了过去，一把按住了她那只即将触碰到碎片的手腕。他将自己掌心那个融合了三种力量的图腾，重重地印在了她的手背上。淡紫色的净化之光，与艾瑞贝斯后颈那只正在蠕动的触手产生了激烈的共鸣。光芒像烙铁一样，灼烧着那不祥的幼体。

艾瑞贝斯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但她的另一只手，却死死地抓住了瓦勒留斯的手臂，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它……它说……只要献祭了你这个‘容器’……就能让所有的古神……全部醒来……”她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瓦勒留斯的手背，流下的鲜血，在地上画出了一个残缺的黄印。“碎片……是钥匙……它……它们……骗了我……”

石壁，突然剧烈地、疯狂地振动起来。那块巨大的旧神骸骨，发出一阵阵“咔哒、咔哒”的轻响，像是在缓缓地转动。墙壁上那些幽绿色的火把，火焰开始疯狂地摇曳、拉长，将所有人的影子，都投射成了扭曲而骇人的怪物模样。

“织梦者快要苏醒了！”凯尔怒吼道，他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地抵住一块正在下坠的巨石，“这整块骸骨都在移动，它要……它要彻底堵死我们的出口！”

艾瑞贝斯在紫光的灼烧下，身体剧烈地抽搐，但她的意识似乎恢复了一丝清明。她的目光越过瓦勒留斯，终于看清了那个静静靠在墙边、身上盖着猎人外套的身影。

**她看清了伊拉那张苍白而安详的脸。**

“不……”一声破碎的、带着无尽悔恨的呜咽从艾瑞贝斯喉咙深处挤出。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眸中，疯狂的黄绿色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毁灭性的绝望。她看着伊拉，又看向自己那沾满了罪恶的手，仿佛才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抓住了瓦勒留斯的手腕，将他的手掌，贴在了自己那冰冷的额头上。那触感，像是在触摸一块刚刚从深海里捞出的、正在失去温度的玉石。

“对不起。”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般的清晰，“我不是……想要力量。我是害怕……害怕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古神的祭品。”

她顿了顿，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深可见骨的恐惧。

“织梦者在我的脑子里说……月神之眼最终选出的那个‘容器’，那个‘平衡者’……”

“最后，会变成所有古神苏醒时，共同享用的那颗……”

“心脏。”

这个词，像一把淬了最恶毒诅咒的冰锥，狠狠地刺进了瓦勒留斯的心脏。他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心脏的某处，随着这个词的发音，发出了一声微不可闻的、玻璃碎裂般的“咔嚓”声。

## 第六十四章：血之母的圣物

“心脏……”

瓦勒留斯重复着这个词，他看着自己掌心那个绚烂而又恐怖的图腾，那不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一份早已拟好的、无法拒绝的献祭契约。他终于明白了玛丽从一开始，就深深抗拒着“完整”的真正原因。所谓的“平衡”，或许只是一个更宏大、更残酷的献祭仪式的第一步。

而艾瑞贝斯的背叛，更像是一场被古神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注定失败的悲壮挣扎。她看见了最终的结局，却试图用一种更疯狂的方式反抗，结果只是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付出了更惨痛的代价。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向墙边。伊拉静静地躺在那里，玛丽的外套盖住了她的伤口，让她看起来像是睡着了。**瓦勒留斯突然想起她曾说过，“我不会在任务完成前，眼睁睁看着我的同伴变成别人的祭品。”** 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只是代价，是她的全部。而他这个所谓的“同伴”，却最终要变成所有古神共同享用的“心脏”。这真是世上最残忍的讽刺。

就在这时，玛丽的脸色，比刚才艾瑞贝斯被寄生时，还要惨白。她缓缓地，从自己贴身的衣物里，掏出了一块用黑布包裹的、不知名的东西。那块黑布的边缘已经磨损，散发着一股陈旧的、混合着血腥与某种未知花香的奇特气味。

“她……她说的是真的。”玛丽的声音，轻得像梦呓。

她颤抖着展开黑布，里面是一块早已发黑、石化的布片。布片上，用金线绣着一朵完整的、盛开的玫瑰刺青。而在刺青的正中央，是一个早已被利器划掉的、不祥的符号——那符号，与旧神骸骨上某个最核心的符文，一模一样。

“我们引路人的祖训里……最后一句话说……”

“古神，从来就不止一个。”

“月神，是天外来客；织梦者，是深海囚徒；而沉睡在亚楠最深地下的……”

“是创造了这一切，也必将吞噬这一切的……”

“‘血之母’。”

通道的尽头，传来“轰隆”一声最后的巨响。岩层，彻底坍塌了。

瓦勒留斯扶起虚弱的艾瑞贝斯，她的身体还很脆弱，却依旧死死地攥着那半块被污染的月神之泪碎片，仿佛那是她反抗命运的最后证明。凯尔捡起了她掉在地上的战斧，警惕地护在众人身边。

“我们被困死了！”玛丽绝望地看着被堵死的来路。

“不，还有路。”瓦勒留斯看向那块巨大的旧神骸骨。在他的月神视野中，那块骸骨的中心，有一个极其微弱的、正在流动的能量通道。

他没有解释，只是扶着艾瑞贝斯，带着众人，走向了那堵看似是死路的、由旧神骸骨组成的墙壁。墙壁在他们靠近时，上面的黄印符文发出了刺耳的嘶鸣，似乎想阻止他们。但瓦勒留斯掌心的图腾光芒一闪，所有的黄印都如潮水般退去。

骸骨，无声地、缓缓地向两侧退开，露出了外面那熟悉的、属于旧亚楠的、铺满了晨光的街道。

他看着身边这些神情各异的同伴：凯尔的眼神坚毅而沉重，玛丽的脸上写满了对未知的恐惧，而艾瑞贝斯，只是虚弱地靠在他的肩上，眼神空洞。**他下意识地回头，想看看伊拉是否也看到了这久违的阳光，却只看到身后那片被永远封死的、冰冷的黑暗。**

他看着远处那些从地窖和废墟中走出来、茫然地迎接新生的亚楠镇民，他们脸上的表情，像一群刚刚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醒来，却不知该走向何方的孩子。

他看着天空中那轮彻底褪去了血色、变得圣洁而温暖的太阳。

他知道，这场狩猎，结束了。

但另一场更宏大、更绝望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他，瓦勒留斯，一个来自异乡的、只想救自己妹妹的普通人，现在，成了三位古神共同的“心脏”。

他想，这大概是他这一生中，最失败的一笔“交易”了。

## 第六十五章：梦境的信使

晨光，已经完全铺满了旧亚楠的街道。血月，也终于彻底消失在了天际线之下。那温暖的光芒照在身上，却带来一种不真实的疏离感。

瓦勒留斯抱着伊拉冰冷的身体，一步步地走出了那条连接着地狱与人间的通道。凯尔和玛丽沉默地跟在他身后，艾瑞贝斯则虚弱地由凯尔搀扶着。他们看着远处那些从地窖和废墟中走出来、茫然地迎接新生的亚楠镇民，看着天空中那轮彻底褪去了血色、变得圣洁而温暖的太阳，一时间，竟有些恍如隔世。

瓦勒留斯知道，没有结束。他低头看向自己掌心那个绚烂而又恐怖的图腾，艾瑞贝斯最后那句关于“心脏”的警告，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在他的灵魂里。

就在这时，整个中心广场，突然毫无征兆地安静了下来。

不是声音的消失，而是一种更彻底的、仿佛连时间都被冻结的死寂。所有镇民的动作都停滞了，天空中的云不再飘动，连空气中的尘埃都悬停在了半空，像一幅被某个无名画家按下了暂停键的、宏大而诡异的油画。

唯一能动的，只有他们这几个体内流淌着“新血契”的人。

“怎么回事？！”凯尔立刻将艾瑞贝斯护在身后，警惕地看着四周。

一个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广场中央那座早已干涸的喷泉之上。

他穿着一身陈旧的信使制服，脸上缠满了绷带，只露出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正是那个将瓦勒留斯引入这场疯狂的——梦境信使。

“初次见面，守护者，引路人。”信使的声音干涩而平淡，仿佛在宣读一份早就拟好的公文。然后，他的目光转向瓦勒留斯，“以及……新生的‘平衡者’。”

“是你！”瓦勒留斯的心脏猛地一沉，“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我只是一个卑微的观察者。”信使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情感，“负责清扫你们这些旧神留下的烂摊子。”

突然，一股庞大的、充满怨毒的意志，从艾瑞贝斯那虚弱的身体里猛然爆发！她那刚刚恢复一丝神采的眼睛，再次被疯狂的黄绿色所占据。

“‘观察者’？”一个尖锐、嘶哑的声音，从艾瑞贝斯的喉咙里传了出来，“你这个该死的守墓人！你竟然还没死！”

织梦者的意志，竟然借着艾瑞贝斯这个被污染的躯壳，再次降临！

“我从未真正活过，又何谈死亡。”信使的声音依旧平淡，“亚楠不是你的猎场，也不是月神的育婴房，这里……只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育婴房’？”织梦者的声音充满了无法抑制的怨毒，像是指甲刮过玻璃，“你说这里是育婴房？这里是屠宰场！你以为血之母为什么会陷入沉睡？因为祂那些刚刚出生的孩子，全都被你当成祭品，献给了那个天外来的‘小崽子’！”

随着织梦者那充满怨毒的怒吼，一股庞大的精神海啸，以艾瑞贝斯为中心，轰然炸开！

但这一次，瓦勒留斯没有再看到扭曲的幻梦。他掌心那个融合了所有力量的图腾骤然亮起，像一台古老的放映机，将那股精神攻击转化为了最原始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创世记忆。那清晰的画面投射在无形的屏障之上，让所有人都得以一窥那被遗忘的、残酷的真相。

他们“看见”了。

在恒古的、星空之下的亚楠，那颗燃烧的月神碎片从天而降，砸出了连通维度的海沟。织梦者巨大的触须，从海沟深处伸出，贪婪地卷住了滚烫的碎片。紧接着，整片海洋变成了血红色，血之母那温柔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封印了海沟。第一批引路人的祖先到来，从虔诚到贪婪，最终将自己的同胞，献祭给了那渴望力量的月神……

“是你们人类，先打破了平衡！”信使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像一块万年不化的寒冰，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血之母的本意，是想把亚楠，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摇篮。而你，织梦者，却想把这里，变成你吞噬星空的黑暗入口。至于月神……”

那声音顿了顿，流露出一种深可见骨的疲惫。

“祂，从头到尾，只是想回家而已。”

“回家？”织梦者的意识，因为愤怒而剧烈地翻滚。艾瑞贝斯那被占据的身体，流出了两行黄绿色的、黏稠的泪水，“你以为祂还有家可回吗？祂那所谓的‘家’，早就被‘星之彩’烧成了一片宇宙的尘埃！你以为天上的血月，为什么会出现？那不过是祂老家的骨灰，在燃烧时发出的最后一点光！”

这番话，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匕首，狠狠地捅进了所有真相的核心。

信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那团属于“观察者”的、寄宿在瓦勒留斯体内的意志，不安地收缩、颤抖，像是被戳中了最深、最痛的伤口。

就在织梦者的意志即将趁虚而入的瞬间，一直被玛丽紧紧攥在手里的那块、绣着完整玫瑰刺青的黑色布片，突然挣脱了她的手，自行飘浮到了半空之中。

刺青中央那个被利器划掉的、属于血之母的古老符号，猛地亮起了妖异的、血一般的红光！

“……吵够了没有。”

一个温柔、包容，却又带着一种母性威严的、冰冷的声音，在整个静止的广场上响起。

## 第六十六章：新神的诞生

随着那个声音的响起，艾瑞贝斯的身体，突然像断了线的木偶般，软软地倒了下去，被身后的凯尔一把扶住。那团黄绿色的雾气，不甘地从她的口鼻之中涌出，暂时退回到了她的体内深处。

那块黑色的布片，在空中无风自动地展开，露出了它背后隐藏的、真正的图案：代表着月神（新月）、织梦者（螺旋）和血之母（玫瑰）的三个符号，被一个巨大而古老的圆圈，紧紧地包裹在了一起，像一个囚禁了三位神祇的、永恒的牢笼。

“你们的战争，是时候……该结束了。”

血之母的意志，似乎并没有实体，它像一阵温暖的风，拂过广场的每一个人。信使的身影，在风中微微摇曳，最终化作一道银白色的光，主动地融入了瓦勒留斯掌心的图腾之中。

时间，似乎重新开始流动了。

远处，一个穿着洁白长袍的、身影有些模糊的身影，正缓缓地走来。是卡伦。或者说，是曾为卡伦的躯体。

他的手里，正捧着另一半、属于“月神之泪”的碎片。

“该……选择了，平衡者。”

卡伦的声音，不再是凡人的声音，而是融合了月神意志的“引路之光”。

“是将这块碎片，还给一心想回家的月神；还是将它，交给渴望打开星空之门的织梦者；又或者，将它交给想要彻底封闭亚楠的血之母？”

他的眼睛里，没有丝毫的焦点，像是在转述着某个更古老的、不属于他自己的意志。

“但无论你怎么选，从你体内那个‘观察者’苏醒的瞬间开始，你，都已经是……一位新的古神了。”

瓦勒留斯低头看向自己那只正在发光的手。图腾的色彩前所未有的复杂，月神的淡紫、观察者的银白、血之母的绯红，三色光芒在他掌心交织、旋转。他感觉自己可以轻易地撕裂空间，可以重塑血肉，也可以让时间静止。他拥有了实现任何一个愿望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只需要做出选择。

他“看”到，如果选择月神，亚楠将会在一片温柔的银光中缓缓枯萎，变成一座美丽的、没有生命的永恒水晶墓碑。他所有的同伴，都会被凝固在这座墓碑里，脸上带着安详的微笑，成为一件件完美的艺术品。而一缕疲惫的意识将回归那片早已化为尘埃的故乡。

他“看”到，如果选择织梦者，艾瑞贝斯将彻底被吞噬，亚楠会变成一个连接无数黑暗维度的疯狂入口，无数的怪物将从这里涌出，将整个世界拖入永恒的狂乱。他会成为这场狂乱的王，坐在由无数尸骨堆成的王座上，看着世界燃烧。

他“看”到，如果选择血之母，亚楠将会被无尽的血海彻底淹没、封闭，变成一个温暖的、却也永恒静止的巨大胚胎。所有人都将在血海中获得永生，却也永远失去自我，像一个个沉睡在羊水里的婴儿，做着永不醒来的美梦。

凯尔、玛丽、艾瑞贝斯……所有幸存者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但瓦勒留斯的目光，却落在了自己怀中那张苍白而安详的脸上。**

他想起了伊拉曾对他说：“我不会在任务完成前，眼睁睁看着我的同伴变成别人的祭品。”

他想起了她最后那句虚弱的低语：“蠢货……我……不欠你了……”

**她用自己的生命，将他从“祭品”的命运中换了出来。而他现在，却要用这被换回来的生命，去选择一个让所有人都变成另一种形式“祭品”的未来吗？**

不。

## 第六十七章：归宿的誓言

凯尔、玛丽、艾瑞贝斯……所有幸存者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等待着他的判决。

瓦勒留斯低头看向自己那只正在发光的手。图腾的色彩前所未有的复杂，月神的淡紫、观察者的银白、血之母的绯红，三色光芒在他掌心交织、旋转，仿佛将亚楠这数千年来所有的纷争与宿命，都紧紧地攥在了手中。

艾瑞贝斯在他脚边剧烈地咳嗽着，咳出的每一口血里，都混杂着细小的、闪烁的星尘。当她抬起头，重新看向瓦勒留斯时，那眼神里已经充满了凡人看待神祇时，那种最原始的、混杂着敬畏与恐惧的目光。

瓦勒留斯下定了决心。

他没有走向“引路之光”，也没有选择任何一个未来。他只是缓缓地蹲下身，伸出那只融合了神性的手，轻轻地放在了艾瑞贝斯那冰冷的、沾染着黄印的额头上。

“一场约定，最重要的是让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他掌心的图腾骤然亮起！属于月神的淡紫色光芒，化作一道柔和的溪流，涌入了艾瑞贝斯的身体，净化着她体内属于织梦者的污染，也抚平了她家族血脉中那流传了数百年的诅咒。

“不——！”一声充满绝望与不甘的嘶吼，从艾瑞贝斯的体内传出！织梦者那团黄绿色的雾气，不顾一切地再次扑向瓦勒留斯！但这一次，瓦勒留斯甚至没有回头。他的掌心，自动地浮现出了一面由血之母的绯红色光芒组成的、半透明的玫瑰光盾。织梦者的触须，在撞上光盾的瞬间，就像暴露在阳光下的黑暗，被瞬间净化。

“而至于你……”瓦勒留斯看着那团正在消散的雾气，“亚楠不需要一个一心只想打开星空之门的掠夺者。但你的力量，可以成为连接这个‘家’与外界的桥梁。”

说罢，他掌心的图腾再次变化，属于观察者的银白色光芒，像一条条坚韧的丝线，将那团即将消散的雾气重新编织、重塑，最终化作了一棵棵连接着天与地的、巨大的、闪烁着星光的参天大树，扎根在了广场的边缘。

做完这一切，瓦勒留斯才缓缓站起身，走向那个捧着月神之泪碎片的、“引路之光”卡伦。

“你终于来了。”

“引路之光”的声音，像是由无数声钟鸣汇聚而成，空灵、圣洁，却又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悲伤。

“我不是来选择的。”瓦勒留斯平静地回答，“我是来……完成我的誓言。”

当他的指尖触碰到那块碎片的瞬间，没有预想中毁天灭地般的力量冲击，只有一片温热、柔软的触感，像握住了亚楠这片土地，在诞生之初，第一捧来自海洋的、温暖的海水。

两半碎片，在他的掌心，无声地合拢了。

“嗡——”

他体内那个属于“观察者”的意志，化作一道光团，从他体内涌出，与那块完整的月神之泪彻底交织、融合。卡伦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化作无数闪烁的光粒，融入了那块新生的碎片之中。

“月神，从不渴求统治与奴役。”他的声音，最后一次在瓦勒留斯的意识里响起。“祂……只想回家。记住，回家的路，不止一条。”

玛丽手中那块发黑的布片，突然飘到了瓦勒留斯的面前。血之母那绯红色的光芒，也随之融入了他掌心的碎片。布片上那个代表着“平衡”的古老圆圈，开始缓缓地旋转。

“这……这才是我们引路人，真正的使命……”玛丽看着眼前这神圣的一幕，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不是守护某一个神，而是……将祂们重新联结。让这个破碎的‘家’，重新变得完整。”

瓦勒留斯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地变得透明。他的血肉，他的骨骼，都在化作最纯粹的光粒。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艾瑞贝斯正将她那柄沉重的战斧，塞进了他的手里——她将自己“守护者”的责任，也一并交托给了他。

“亚楠，不是囚笼。”瓦勒留斯轻声说，“它是……所有流浪者，都能停靠的港湾。”

当他的最后一缕意识，也完全融入掌心那块融合了所有力量的碎片时，他“看见”了。

他看见，他自己，正站在亚楠的最高处。

在他的脚下，一个全新的亚楠，正在缓缓展开它壮丽的画卷：旧神骸骨，化作了连绵起伏的、崭新的山脉；织梦者的触须，化作了连接天地的参天大树；血之母的血液，化作了清澈的、滋养万物的河流。而那块融合了所有力量的、属于他的碎片，则化作了无数闪烁的星辰，挂满了每一棵大树的树梢。

亚楠的镇民们，从地窖和废墟中走了出来。猎人们放下了武器，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安详的笑容。就连影兽们，此刻也在林间的空地上，欢快地跳起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古老的丰收之舞。

一个声音，最后一次在天地之间响起。那声音，既像是卡伦，又像是凯尔，像是玛丽，像是艾瑞贝斯，像是伊拉……

更像是，瓦勒留斯他自己，在对自己说话：

“回家的路，就是成为家本身。”

“现在，我该去见我那远在家乡的、生病的妹妹了。”

“我的名字，叫瓦勒留斯。”

“我，来履行我的承诺了。”

## 后记

亚楠的史书，翻到了崭新的一页。

血月不再升起，疯癫的野兽变回了温顺的家畜，街头巷尾开始流传起一个模糊的传说——关于一位来自异乡的旅人。有人说，他用自己的血，洗净了整座城市的诅咒；也有人说，他与古神们签下了一份无人能看懂的、最古老的誓言。

没有人知道真相。人们只知道，从那个沐浴着晨光的清晨开始，亚楠第一次，拥有了“明天”。

在旧亚楠的中心广场，那座早已干涸的喷泉旁，悄然立起了一座新的守护者议会。议会的成员不多，却足以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平衡。

凯尔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却扛起了更沉重的未来。他没有成为记录者，而是成为了守护者议会不可动摇的“壁垒”。他用钢铁般的秩序和纪律，为新亚楠筑起了一道高墙，将所有可能污染这份和平的“真实”都隔绝在外。他时常独自一人，凝视着圣所那扇紧闭的大门，眼神坚毅，仿佛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进行着一场永恒的对峙。

玛丽没有再回到诊所。在失去了影兽的共生后，她选择成为守护历史的“智者”。她坐镇于议会的封存档案馆深处，亲手筛选、净化、并掩埋了所有关于旧世界疯狂的真相。她不再寻找治愈疾病的奇迹，而是用一个又一个“白色”的故事，为新生的亚楠编织了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摇篮。

她时常会独自一人，整理引路人家族那尘封了数百年的古老典籍，试图从中找出与“观察者”和“梦境信使”有关的蛛丝马迹。她知道，亚楠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星空之外，或许还有更多的“流浪者”，在寻找着回家的路。

而艾瑞贝斯……她的下落成了一个禁忌的谜团。官方的史书记载，她在最终决战中力竭而亡。但议会最高层的档案里却留下了另一种说法：有人说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拜伦维斯学院的门口。她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静静地站了很久。据说，她最终放下了手中的战斧，将那半块被污染的月神之泪碎片，埋在了一棵新生的、枝繁叶茂的大树之下。然后，她转身离开，消失在了通往外界的茫茫白雾之中。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或许，她也踏上了属于她自己的、那条漫长的“回家之路”。

为了纪念所有在“新生之战”中牺牲的英雄，一座宏伟的“殉道者”雕像在中心广场拔地而起，成为了新亚楠最神圣的地标。市民们每日瞻仰，却无人知晓，在这座城市最坚固的基石之下，一位被历史遗忘的无名女猎手，正用她不屈的骸骨，进行着一场无人知晓的、永恒的守护。她的墓碑前，总是放着一把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短弩，弩弦上，压着一枚闪烁着圣洁银光的弹丸。

在遥远的、亚楠之外的某个普通城市里。

一个名叫艾拉拉的、脸色苍白的女孩，从一场漫长的沉睡中醒来。她看见窗外的阳光温暖和煦，花园里的玫瑰开得正盛。

她的哥哥瓦勒留斯，正坐在她的床边，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无比温柔的笑容。他的手里，没有猎人的武器，也没有神秘的图腾，只有一枚小小的、用丝绸包裹的银质铃铛。

“哥哥，”女孩轻声问道，“我的病……好了吗？”

瓦勒留斯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就像他以前做过无数次的那样。

“好了。”他说，“我找到了能治愈一切的奇迹。”

“那……我们付出了什么呢？”女孩好奇地问。

瓦勒留斯笑了笑，他将那枚银质铃铛放回妹妹的手心。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承诺而已。”

他没有回家。  
他成为了亚楠本身。一座囚禁了古神与他自己的、永恒的圣所。他用自己凡人的意志，在那座无形的牢笼里，进行着一场无人知晓的、永恒的战争。而那个关于妹妹的、温暖的梦境，则是支撑他在这无尽痛苦中，维持最后一丝人性的……唯一信标。

从此，亚楠再无古神。

只有一个不知疲倦的、名为瓦勒留斯的意识，永恒地行走在那片新生的、由山川、河流与森林组成的土地上，守护着他亲手缔结的、那份永恒的约定。